



082. 91
Ty992





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十一輯

東文選 四

朝鮮古書刊行會

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十一輯

東文選 四

朝鮮古書刊行會

082.91
Ty992



東文選第四輯目錄

卷第六十六

記

卷第六十七

記

卷第六十八

記

卷第六十九

記

卷第七十

記

卷第七十一

記

卷第七十二

記

卷第七十三

東文選第四輯目錄

卷第七十四

記

卷第七十五

記

卷第七十六

記

卷第七十七

記

卷第七十八

記

卷第七十九

記

卷第八十

14644

卷第八十一

記

卷第八十二

記

卷第八十三

序

卷第八十四

序

卷第八十五

序

卷第八十六

序

卷第八十七

序

卷第八十八

序

卷第八十九

序

序

已上

卷第八十九

東文選第四輯

東文選卷之六十六

記

止止軒記

李奎報

城之東奉香之里之西肘有草堂數十楹白雲居士所寄也身寄而已心不寄也居士謂誰春卿自號也榜其軒曰止止居士自名之也蓋以玄筮之得止之首而名之也止之首曰初一止于止內明無咎此言君子時止則止其智之明如水之內朗也陰陽隔絕各止其所故初二馬酋止車輟俟此言二為平人不隱不仕故車輟俟而馬就止也居士喜曰是皆予之志也予能識其所止而止則可謂應初一之體進不急於仕退不苟於隱以是而為平人則可謂叶初二之辭予得是而名軒曰止止果不類予之行藏耶夫所謂止止者能知其所止而止之者也非其所止而止其止也非止止也且虎豹麋鹿蛟龍之於藪澤窟穴識其所止而止之者也設客行旅寄以止于城市之中則人以爲祆而從而害之必矣居士之於世偃蹇寡合非馴擾之物也若與人同趨竝驚以止于名利之域則是何以異於虎豹麋鹿蛟龍之城市哉此予所以求其所止而止之

東文選六十六

一

者也。不然。從而害之者至矣。或曰。若子之所言。則必山林窮谷之是處。不與人雜然同域。然後可謂止止矣。今子之所止。迺城市之中。而猶謂之止止。譬之虎豹麋鹿蛟龍之藪澤窟穴何也。曰。蟲獸之藪澤窟穴。人之城市。亦各其所止之常也。假使人厲然伏藪澤。仄然入窟穴。則亦猶虎豹麋鹿蛟龍之入城市也。毒蟲猛獸。亦必以爲祿而群而害之矣。人而避人。被蟲獸所害。吾不忍爲也。且人所以忌人。規有以害之者。非城市之隘而與處之吝也。徒以競其所求。爭其所以而已。苟與人。不爭不競。雖白日有眚。吾廬者。避而不見。則人之城市。亦虎豹麋鹿蛟龍之藪澤窟穴也。庸有害之者乎。居士之名軒。蓋以此也。丁卯三月十日記。

接菓記

事有初。若妄誕幻恠。而其終迺真者。其接菓之謂乎。予先君時。有號長身田氏者。善接菓。先君使試之。園有惡梨。凡二樹。田氏皆鋸斷之。求世所謂名梨者。斫若干梢。安於斷株。以膏泥封之。當其時見之。似妄誕矣。雖至茸抽葉茁。亦似幻恠矣。及鬱然夏陰茂。黃然秋實成。然後乃信其終真者。而妄誕幻恠之疑始去於心矣。先君沒。凡九稔。觀樹食實。未嘗不思嚴顏。或攀樹鳴咽。不忍捨去。且古之人。以召伯韓宣子之故。有勿剪甘棠封植嘉樹者。况父之所嘗有而遺之於子者。其恭止之心。何翅勿剪封植而已哉。其實亦可跪而食矣。抑慮先君。以此

及予者。豈使予革非遷善。當效茲樹耶。聊志而警之耳。

四可齋記

昔予先君。嘗置別業於西郭之外。溪谷窅深。境幽地僻。如造別一世界。可樂也。予得而有之。屢相往來。爲讀書閑適之所。有田可以耕而食。有桑可以蠶而衣。有泉可飲。有木可薪。可吾意者有四。故名其齋曰四可。且祿豐官重。乘威挾勢者。凡所欲得。無一不可於意者。若予則既窮且困。顧平生百無一可。而今遽有四可。何僭如之。夫大牢之享。始於藜羹。千里之行。起於門前。蓋其漸也。予居是齋也。若有得田園之樂。則其唾棄世網。拂衣裹足。歸老故園。作大平農叟。擊壤鼓腹。歌詠聖化。以被于管絃。亦何有不可哉。嘗於是齋。著詩三首。詩集中有西郊草堂詩。是已。其一句云。快哉農家樂。歸田從此始。是真予志也。某月日白雲居士記。

通齋記

衆允通人。楊生應才者。卜築于城北。善接養花木。其園林之勝。頗有聞於京都。予遂往觀焉。環堵蕭然而已。初若無奇觀勝致。殊不類所聞者。及主人贊至。其園然後環視周矚。求勝之所。從有而得有聞者。則園方可四十步許。有珍木名菓。植植爭立。昵不相侵。離不至迺。是皆生之均疎。數而序植者也。別爲塢以居衆花。花各數十種。皆世所罕見。或方開。或已落。映林繡地。交錯糾紛。日萼紅。張

麗華之嬌醉也。露葩濕。楊貴妃之始浴也。風枝舉。趙飛鸞之體輕也。落者如愼夫人之却座。覆者如李夫人之掩被。以花之諭乎。目如此。愛之不能移去。藉草良久而後起。自花塢而少北。有石臺平如局。又潔淨可不席而坐。蒲桃之緣樹下垂者。如纓珞然可愛。下有石井。味極清甘。洩而爲小泓。有稚葦戢戢始生。予曰。更少高其廉。益以淳滂。則可池而放鳧鴨也。還至石臺。酒數巡。主人目予曰。僕之有是齋。莫有標榜。若將有待於先生者。請一溷可乎。予於是遂名之曰通齋。夫由道以冥觀。齊泯萬體。則夫所謂通與塞。了不可得見者也。然以天道論之。日月星宿山川丘陵。爲物之巨者也。然未免盈虛消息。否泰通塞之變者。由未嘗離陰陽之數故也。況其餘哉。然則境欲爲通境。而爲人所礙。則煙愁月慘。終不爲通境矣。人已爲通人。而爲境所塞。則高人才子。北首而莫有至者。孰知有通人哉。今是齋也。境已通。而通人居之。蓋以通貺名耶。雖欲讓而不受。又焉逃是名哉。且天地無私。豈獨私楊生以泉石。私楊生以花柳歟。直由心匠之妙耳。若爾則濃花芳草。非受於天也。受於楊生之手也。碧井清泉。非產於地也。產於楊生之心也。噫。吾不知是齋。昔爲人有。則地頑園俗草荒木老。萬景韜晦而不出。及遇楊生。然後爲神仙別洞耶。假使楊生弃而不居。又屬於人。則又焉知不爲豕槽馬廄之地哉。生又乞爲記。故因目之所寓而志之耳。楊生頗尙俠喜趨人之急。不可不與遊者。

草堂理小園記

城東之草堂。有上園下園。上園縱三十步。橫如之。下園縱橫纔十許步。步則依古算田法而計之也。每夏五六月。茂草競秀。至將人腰而猶不使之剪之也。家有矮奴三羸僮五。見之不能無愧。以鈍鋤一事。更相刮薙。纔三四步而輟。閱旬日。又理他處。則草生前所理處。蔚然葦然矣。又旬日復理。蔚然葦然者。則草又生後所理處。蔚然滋茂矣。如是而終不能盡去焉。此予之督役弛而奴之用。力怠故也。遂貫而不詰。乃自理下之小園。小園力足勝。故遂去怠奴而躬自理之。剗剪榴翳。增卑落高。使平如碁局之面焉。於是葛衣紗帽。徙倚乎其。上竹簟石枕。偃臥乎其中。林影散地。清風自來。兒牽我衣。我撫兒頂。熙熙怡怡。足以遣日。此亦閑居者之一場樂地也。嗚呼。有三十步之園。不能勝理。移於十步之地。然後僅能理焉。是豈拙者之効歟。推是而移之朝廷。顧復穢其務而不理耶。然昔陳仲舉不掃一室。其志遠也。由是言之。大丈夫之蓄意。亦豈了言哉。因自笑而私志之。志而觀之。亦往往自大笑。笑復以爲樂也。甲寅五月二十三日記。

南行月日記

予嘗欲遊踐四方。凡吾馬足之所到。若有異聞異見。則詩以拾文。以探。以爲後日之觀。其意何哉。假得老以至。脚衰腰僂。所處不過房櫳之內。所見不出衽席之間。則取吾手集。觀昔少壯時奔馳步驟遊賞之跡。赫赫若前日事。尙足以舒

暢其幽鬱也。予詩集中有江南詩若干首。至今讀其詩。則當日之遊了了然若
在眼前矣。後五載出補全州幕府。二年間。凡所遊歷。頗亦多矣。然每遇江山風
月。嘯才出吻。而簿書獄訟。來相侵軼。止得一聯一句。而其不能卒就者多。故所
得全篇。不過六十餘首。然列郡風土山川形勝。有所可記。而倉卒不能形于歌
詠。則草草書于短牋片簡。目爲日錄。雜用方言俗語也。及庚申季冬。入洛閑居。
始出而見之。莽莽焉不可讀之。其所自爲。而反自笑也。盡取而焚棄之。拾一二
可讀者。姑次而記之云。夫全州者。或稱完山。古百濟國也。人物繁浩。屋相櫛比。
有故國之風。故其民不椎朴。吏皆若衣冠士人。進止詳審。可觀。有中子山者。最
翦鬱。州之雄鎮也。其所謂完山者。特一短峰耳。異哉。一州之以此得號也。距州
理一千步。有景福寺。寺有飛來方丈。予自昔聞之。以事叢務劇。不得一訪。一日
因休暇。遂往觀焉。所謂飛來方丈者。昔普德大士自盤龍山飛來之堂也。普德
字智法。嘗居高勾麗盤龍山延福寺。一日忽謂弟子曰。勾麗唯尊道教。不崇佛
法。此國必不久矣。安身避難。有何處所。弟子明德曰。全州高達山。是安住不動
之地。乾封二年丁卯三月三日。弟子開戶出見。則堂已移於高達山。距盤龍一
千餘里也。明德曰。此山雖奇絕。泉水枯涸。我若知師移來。必并移舊山之泉矣。
崔致遠作傳備詳。故於此略之。十二月己巳。始歷行屬郡。則馬靈鎮安山谷間
古縣也。其民質野。面如獼猴。杯盤飲食。腥膻有蠻貊風。有所訶詰。則狀若駭鹿。

然似將奔遁也。循山繚繞而行。乃得至於雲梯。自雲梯至高山。危峯絕嶺。壁立
萬仞。路極窄下。馬而後行。高山於他郡中。頗爲不陋。自高山至禮陽。自禮陽至
朗山。皆一宿而去。明日將向金馬郡。求所謂支石者觀之。支石者。俗傳古聖人
所支。果有奇迹之異常者。明日入伊城。民戶凋耗。籬落蕭條。客館亦草覆之。吏
之來者。不過纍纍四五人而已。見之惻然可傷。十二月奉朝勅。課伐木邊山。邊
山者。國之材府也。修營宮室。靡歲不採。然蔽牛之大干。霄之幹。常不竭矣。以其
常督伐木。故呼予曰。斫木使。予於路上。戲作詩曰。權在擁軍榮。可許官呼斫木
辱。堪知以類於擔夫樵者之事故也。正月壬辰。初入邊山。層峰複岫。昂伏屈展。
其首尾所措。跟肘所極。不知幾許里也。旁俯大海。海中有群山。島嶼。皆
朝夕所可至。海人云。得便風。直若激箭。則其去中國。亦不遠也。山中尤多栗。一
方之人。歲常資以爲食焉。行若千里。有美箭植。植立如麻。僅數百步。皆以樊籬
障之。絕竹林直下。始得平路。行至一縣。曰保安者也。方潮汐之來。雖平路。忽漫
然爲江海。故候潮之進退。以爲行期。予始行也。潮方來。尙去人五十許步。於是
促鞭馳馬。欲先焉。從者愕然。急止之。予不聽。猶馳之。俄而崩奔。蹴踏而至。其勢
若萬軍倍道趨來。穹豐然。甚可畏也。予憊然急走。登山而後。僅得免焉。然亦能
追及而蕩馬腹也。其或蒼波翠巘。隱見出沒。陰晴昏旦。每各異狀。雲霞綵翠。浮
動乎其上。縹緲如萬疊畫屏。舉目眺賞。恨不與二三子之能詩者。齊轡而同吟。

也。然萬景蠲惱。使人情張王。初不思爲詩。不覺率然自作也。嘗過主史浦。明月出嶺。晃映沙渚。意思殊蕭洒。放轡不驅。前望蒼海。沉吟良久。馭者恠之。得詩一首云。閏十二月丁未。又承朝旨。監諸郡冤獄。先指進禮縣。山極高。入之漸幽。奧如蹈異邦別境。邑邑然意漸無聊。日過午始入郡舍。令尉皆不在。夜二更許。令尉各自八千步許。皆奔喘而來。以馬縛懸於門柱。戒人不給芻粟。凡馬之極於馳者。不如是恐斃也。予陽睡而聞之。知二君顧老夫頗誠。故不得已聽置酒。有妓彈琵琶。頗可聽。予於他郡不飲。至是稍痛飲。又聽絃聲。豈以路遠境絕。如入異邦。而觸物易感之然耶。自進禮至南原府。南原古帶方國也。客館後有竹樓。閑敞可愛。一宿而去。庚申春三月。又沿水課船。凡水村沙戶。漁燈鹽市。無不遊閱。入萬頃臨陂沃溝。凡留數日而行。將指長沙。有一巖。巖有彌勒像。挺然突立。是因巖鑿出者。距其像若干步。又有巨巖。枵然中虛者。自其中入之。地漸寬敞。上忽通豁。屋宇宏麗。像設嚴煥。是兜率寺也。日侵暮。促鞭絕馳。入禪雲寺宿焉。明日入長沙。自長沙到茂松。皆殘敗小郡。事亦無可記者。但沿江問船。計艘而已。平昔遇一泉一池。挹酌游泳。愛翫不足者。慕江海而不見故也。今並海久矣。態於目者皆水也。聲於耳者亦水之哮怒也。則倦然已厭見矣。何天之餉人驟過。如使飢者暴飽。而反厭見甘旨耶。是年八月二十日。予先君諱旦也。先一日遂往邊山蘇來寺。壁上有故資玄居士詩。予亦和二首書于壁。明日與扶寧

縣宰李君及餘客六七人。至元曉房。有木梯高數十級。疊足凌兢而行。乃得至焉。庭階窻戶。上出林杪。聞往往有虎豹攀緣而未上者。傍有一庵。俗諺所云蛇包聖人所昔住也。以元曉來居。故蛇包亦來侍。欲試茶。進曉公。病無泉水。此水從巖罅忽湧出。味極甘如乳。因嘗點茶也。元曉房才八尺。有一老闍梨居之。厖眉破衲。道貌高古。障其中爲內外室。內室有佛像。元曉真容。外則一瓶雙屨。茶甕經机而已。更無炊具。亦無侍者。但於蘇來寺。日趁一齋耳。予陪吏竊語予曰。此師嘗寓全州。所至恃力橫暴。人皆病之。其後莫知所去。今見之。卽其師也。予歎曰。夫中下人。其器有常。故滯而莫遷。凡以惡駭人者。器必有異於人。故其反於善。必岌岌超卓如此者。昔有獵將遇牛頭二祖大士。改過修善。卒成宿德。海東明德大士。亦自捉騰爲普德聖師之高弟。推此類言之。此師之折節易行。介然有殊行。殊不爲恠也。又問所謂不思議方丈者。求觀之。其高險萬倍於曉公。方丈有木梯高可百尺。直倚絕壁。三面皆不測之壑。回身計級而下。乃得至於方丈。一失足則更無可奈何矣。予平日登一臺一樓。高不過尋丈者。以頭病故猶眩眩然不得俯臨。至是益悚然股抖。未入而頭已旋矣。然自昔飽聞勝跡。今幸特來。若不入見其方丈。又不得禮真表大士之像。則後必悔矣。於是盤桓蒲北而下。足猶在級。而若將已墮者。遂入焉。敲石取火。焚香禮律師真容。律師者名真表。碧骨郡大井村人也。年十二來棲賢戒山。不思議巖。賢戒山者卽此山。

是已。冥心宴坐。欲見慈氏。地藏踰日不見。乃投身絕壑。有二青衣童子以手奉之。曰：師法力微小。故二聖不見也。於是努力益勤。至三七日。巖前樹上有慈氏地藏。現身授戒。慈氏親授占察經二卷。并與一百九十九粒。以爲導往之具。其方丈以鐵索釘巖。故不欹。俗傳海龍所爲也。將還。縣宰置酒一巖。曰：此望海臺也。吾欲勞君。先使人設席而待。請小休焉。予遂登眺。則大海周迴。距山才百餘步。每一杯一詠。萬景自媚。殊無人世間一點塵思。飄然若蛻俗骨。傅羽翰。飛出六合之外。而舉首一望。若將以手招群仙也。坐者十餘人。皆醉。以予先君諱。且故但無管絃歌吹耳。凡所歷無可記。則不載。夫以京師爲身。以四方爲支。則予所遊者。南道之一偏。而特一支之一指耳。況此錄也。皆忘漏剗削之餘。烏足爲後日之觀乎。姑藏之。以待東西南北之窮遊極踐。摠記備錄。然後合爲一通。以爲老境忘憂之資。不亦可乎。辛酉三月日志。

泰齋記

夫緣境而漸染者。人之情也。耳獸嘈晰而不聞清溜之聲。目倦華靡而不矚青山之色。則煩滯之心。有時而萌矣。然山水之勝。求諸遠則易。求諸近則難。故求之城中而未得。則之郊畿之外。而郊畿之外而未得。則尙無可奈何矣。惟其慕肥遁樂。獨善高蹈。遠遊者。然後得之也。是以愛山水之篤者。不可享富貴之樂。嗜富貴之深者。不得致山水之美。而兼之者鮮矣。今知奏事于公。居富貴之中。

致山水之美。以帝城猶謂之遠。遂卜於帝闕之傍。是昔鄭員外所居也。當時茂苑殘莊而已。公得之。尋泉脉之攸出。築石而甃之。凡飲吸盥漱煎茶點藥之用。皆仰此井。因泉之汎濫者。濬作大池。被以菱芡。放鵝鴨其中。至於風軒水榭。花塢竹閣。無不修其制。使三十六洞之景。盡入於朱門華屋之內矣。又何必肥遁遠遊。然後享山水之樂耶。公指崇丘之亞。然者曰：此予之望闕臺也。予嘆曰：旨哉。公之名是臺也。今公以喉舌之任。朝夕密邇龍顏。猶謂之未足。居必近於帝闕。又尙以爲未足。而乃成望闕之臺。此真古所謂心罔不在王室者也。又指岌然高者曰：望月臺也。翼然如飛者曰：快心亭也。因謂予曰：予之標榜也如是。予所未名者。子爲我名之也。予謹名其園曰芳華。井曰噴玉。池曰涵碧。竹軒曰種玉。皆言其狀也。摠而名其齋曰泰。易泰卦有之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今公當君子道長之時。佐王同志。財成輔相。使萬物大通而天地交泰。然後體逸心泰。得此優游之樂。則吾以泰名齋。不中的歟。先是公使內翰李眉叟記快心亭。已書于生絹障子。立其亭之右。又使予作此記。欲對峙於其左。其好事如此。眉叟文之雄者也。狀物周悉。故於此略之。第叙所以名之之意耳。

四輪亭記

承安四年。予始畫謀。欲立四輪亭於園上。俄有全州之命。未得果就。越辛酉。自全州入洛。閑居。方有命構之意。又以母病未就。恐因此不能便就。且失其謀畫。

遂記之云。夫四輪亭者。隴西子畫其謀而未就者也。夏之日。與客席園中。或臥而睡。或坐而酌。圍碁彈琴。惟意所適。窮日而罷。是閑者之樂也。然避景就陰。屢易其座。故琴書枕簟。酒壺碁局。隨人轉徙。或有失其手而誤墮者。於是始設其計。欲立四輪亭。使童僕曳之。趁陰而就。則人與碁局酒壺枕席。摠逐一亭而東西。何憚於轉徙哉。今雖未就。後必爲之。故先悉其狀。四其輪作亭於其上。亭方六尺。二梁四柱。以竹爲椽。以簞蓋其上。取其輕也。東西各一欄。南北亦如之。亭方六尺。則摠計其間。凡三十有六尺也。請圖以試之。則縱而計之。橫而計之。皆六尺。其方如碁之局者。亭也。於局之內。又周迴而量各尺。尺而方如碁之方。野練道間。方井也。野各方一尺。則三十六野。乃三十有六尺之。以此而處六人。則一人坐於東。人坐四野各方焉。縱二尺。橫二尺。摠計二人。凡八尺也。餘四野之方者。判而爲二。各縱二尺。以二尺置琴一事。病其促短。則跨南欄而半豎。彈則加於膝者半焉。以二尺置樽壺盤皿之具。東摠十有二尺。二人坐於西。亦如之。餘四野之方者。虛焉。欲使往來小選者。必由此路。西摠十有二尺。一人坐於北。四野之方者。主人坐於南。亦如之。中四野之方者。置碁一局。南北中摠十二尺。西之。一人小進而與東之一人對碁。主人執酌。酌以一杯。輪相飲也。凡肴菓之案。各於坐隙。隨宜置焉。所謂六人者。誰。琴者一人。歌者一人。僧之能詩者一人。碁者二人。并主人而六也。限人而坐。示同志也。其曳之也。童僕有倦色。則主人自下

袒肩而曳之。主人疲則客遞下而助之。及其酒酣也。隨所欲之而曳之。不必以陰。如是而侵暮。暮則罷。明日亦如之。或曰。已言亭方六尺。則其所以計之之意。非有難曉者。何至詳計曲算。以碁野爲喻。而期人之淺耶。曰。天圓地方。人所皆知。然說陰陽者。以蓋輿爲喻。至於縱橫步尺。無不摠舉者。欲論萬物之入於方圓。皆應形器也。今以是亭計人而坐。至於陬隙中邊。無使遺漏。皆入於用。則非詳計曲算而何耶。其以碁野爲喻者。方圖畫之初。私自爲標。以備不惑耳。非欸欸指人也。曰。作亭而輪其下有古乎。曰。取適而已。何必古哉。古者巢居不可以處。故始立棟宇。以庇風雨。至於後世。轉相增制。柴板築謂之臺。複欄檻謂之榭。構屋於屋。謂之樓。作豁然虛敞者。謂之亭。皆臨機商酌。取適而已。然則因亭而輪其下。以備轉徙。庸有不可乎。雖曰取適。亦豈無謂。下輪而上亭者。輪以行之。亭以停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之義也。輪以四者。象四時也。亭六尺者。象六氣也。二梁四柱者。貳王贊政。柱四方之意也。嗚呼。亭成之後。當邀同志者落之。使各賦詩。以記其詳。今取大概。先夸於朋友。欲令翹首而待成耳。辛酉五月日記。

晉康侯茅亭記

負鵠嶺。腋龍首。扼四方之會。據神京之中。葱葱有佳氣。可掬者。男山也。麗其麓而家焉者。門千戶萬。若鱗錯櫛比。而特控引形勢。螭起鳳舞者。相國晉康侯之甲第也。其燕息遊觀之所。則有茅亭在焉。銳其顛圓其體。望之若羽蓋而軒翥。

於半空者是已。夫澄神汰慮。莫若青山白雲。然所寄遐阻。恒苦其不可跬步到也。豈蟬首龜腰者之所常履也。茲亭也。不出城市。超然有雲山之趣。令人心地自然澄汰。俯仰几席。坐撫四方。長橋相望。九達互湊。乘軒者跨馬者行者走者。擔者挈者千態萬狀。無一毫敢逃。凡遐眺遠覽。莫茲亭若也。雖使公輸督墨。般匠揮斤。其制度宏麗。或可髣髴。至於洞朗豁眼。飄飄若登蓬萊。望四海。則非稟公之日授。願指曷若是耶。噫。自始剖判。固有斯境。曠世伏匿。一朝發朗。豈天作地藏。有待於公耶。羅幕高褰。珠翠森列。笙歌簫笛之聲。隨風嚶亮。或文楸玉子。丁丁然響落竹外。想壺天洞府。殆無以過也。有蓮塘鴨沼。每夏六月。荷花盛開。紅衣錦羽之禽。隨波容與。差不減江湖中所見者。或奇葩異卉。佳木珍菓。其經冬不凋。則天不能信其時。後夏迺發。則春不得一其令。或安於盆盎中。雖隔絕地脈。猶得繁秀。或柱立亭上。罅屋而上出者。至若便江南產中夏。而忌客於他土者。與夫盤松之輪困磊砢。迴萬牛而不可移者。一入公之園囿。一被公之顧眄。則猗猗曄曄。莫不暢茂。意者草木之情。猶有知於榮遇耶。將天公地媪有所相耶。且物生於天地。而公能變化移易。與造物者相為表裏。故物之役於公而為公之用者衆矣。非獨物也。其陶冶生人。亦可謂周矣。孰有不願為公之用者耶。予以凡骨。誤塵清境。目駭毛豎。不得久留。方局然告退。公遽以記命之。退彌日不得構思。懼負公命。獲逋慢之罪。敢濡翰而文之。意尚有慊。仍系以頌。其詞曰。

亭翼然鳳將騫。誰其營我侯賢。侯式宴酒如泉。奉觴醉客指千。何以酢壽萬年。山可轉亭不遷。

崔承制十字閣記 晉康侯

承制尚書崔公。立閣于甲第之西。奇哉異乎。實人間所未嘗見也。大抵作屋之制。不過橫其梁。縱其棟。棗而椽之。椽而桷之。如是而已耳。今此閣也。楞四角如十字。而其中則方如井焉。類世所謂帳廬者。故以十字名之。方井之內。悉以明鏡填之。光明照耀。洞徹表裏。凡人物之洪纖巨細。一變一態。皆瀉于其中。仰之可駭也。有若飛蕈。曲枅層櫺。疊栒皆天。矯橫出。枒枒斜據。或若螭騰。或類鳳翥。殊形詭制。每各異觀。雖隸首算之。茫乎惘乎。弃其籌而莫數也。其髹彤漆綠雕綵之飾。則赫赭璀璨。霞駮雲蔚。或如明月之流光。或若繁星之布彩。雖離婁見之。眩眩眈眈。奪其睛而莫敢仰視也。未知木經。尙有如此制度否。且古亦有豪門巨閥富貴之熏天者。非長材異木之獨產於今。而不產於古也。良工巧匠之若正爾般。榘者亦無代無之。何曠古未曾聞臺榭觀游之若此。其奇而迺今日始見之耶。此豈公之眼匠心籌。復出於古人之所未到歟。雖世之公侯卿相。欲効而營之也。略不得髣髴矣。假如能營。其保之也愈難矣。何則。功未積於王室。澤未洽於生民。一旦遽有觀游之泰。過其分。則適為身之累耳。安得而保之哉。

今崔公。生積善之門。擁傾朝之望。定策安邦之烈。炳炳與日月爭明。陰施顯德之。泱人之肌膚也。滋深則天地神明亦相之矣。庸有累於身而又焉往而不保哉。一昨公召予謂曰。子覩夫茲閣而未識茲閣之樂也。若夫和風澹蕩。桃杏齊拆。吾與珥蟬腰龜者。揖讓坐於龍鬚之席。員案綺錯。金鍾羽飛。東吳絕豔。南國佳人。撫絃而清泉激。唱歌而行雲遏。香風蘭澤。噴散數十里而與花柳爭芳。此予之有得於春也。南火之月。盛暑方蒸。北戶洞開。清風颯來。深閣自陰。日光不窺。環以寒冰。交以大箒。申之以青松翠栢。供美蔭送清籟。淒涼如八九月天。不知人間有流金燦石之炎也。此予之有得於夏也。若秋冬之候。則有溫閨煥館在焉。閣之餉予樂如此。而予無以報於閣者。但欲以華文麗詞。署諸上用。為閣之榮。子可當乎。予讓不獲已。迺言於公曰。此誠公之樂也。然舉其外而言之耳。其所自得於內者。浩浩乎若江海之無涯。蕩蕩乎如天地之莫極。日月所不老。神鬼所不覩。非若僕輩之所能測度而形乎筆翰者也。然公之命嚴矣。予亦敢不舉其粗而叙之。以應公所得於外者耶。其所自得於內者。必待能文之士發其粹而形容之備者。予何足以當之哉。直翰林院李某記。

東文選卷之六十六終

東文選卷之六十七

記

又大樓記

李奎報

夫在陽則舒。在陰則慘。處高則快。處卑則鬱。是人所以受之天而固常有者也。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月令曰。可以居高明處臺榭。蓋謂是也。雖然樓臺觀榭之大小繁簡。亦沿人之勢而各有當焉。雖於位同貴均者。顧人所屬望則異矣。人心所不當大而大之。則人不以為可。而皆謂之過矣。至如功豐德鉅。望壓萬人。處一國奔走瞻望之地者。雖極其大也。人不以為侈。而猶以為隘也。是今承制崔公之所以作大樓於居室之南偏者也。上可以坐客千人。下可以方車百乘。高則橫絕鳥道。大則蔽虧日月。碧瑤瑩柱。玉寫承跋。陽馬負阿。矯首軒擊。飛禽走獸。因木生姿。自棟宇已來。未之有也。按仙經。神仙有玉樓十二。然世無眼觀者。不知其制度何如。而其中有何等奇觀。嘗以此為恨。及觀是樓。雖天之玉樓。想不能侈茲也。其東偏安佛龕。有營佛事。則邀桑門衲子。多至數百人。恢恢有餘地。直樓之南。關毬場。無慮四百許步。平坦如砥。繚以周墻。連亘數里。公嘗以暇日召賓客。開瓊筵。命玉觴。及于目倦。乎姿色之靡曼。耳馱乎絲竹之激越。則顧可以壯其觀。暢其氣者。莫若擊毬走馬之戲也。於是乎命善馭如王

良造父之輩。乘十影之足。跨千里之蹄。翕忽揮霍。星奔電掣。將東復西。欲走反駐。人相叢手。馬相攢蹄。爭毬於跳轉。滅沒之中。譬若群龍揚鬣。奮爪。爭一箇真珠於大海之裏。吁可駭也。大抵擊毬走馬。非以平衢廣陌。則疑若不可。而公獨不爾。使戲於周墻環廡之間者何哉。凡廣陌也。平衢也。雖立標樹柱。要不出其限。猶有不守關禁。逸而過之者。此直由地不束。心不檢。故爾。不若置之於墻廡之間。觀其迴環宛轉。不離其域。地束而技有餘。心檢而巧愈出。此公之所以爲樂也。噫。樓雖欲不邀。而萬景之效於茲樓者。如彼。公雖欲不受。而樓之供於公者如此。凡勝特之觀。皆聚於茲樓。則予恨左右好事者之無有以聚勝。請於公而署其額也。

桂陽自娛堂記

貞祐七年孟夏。予自左司諫知制誥。謫守桂陽州之人。以深山之側。藿葦之間。一頽然如蝸之破殼者。爲太守之居。觀其制度。則拋梁架棟。強名屋耳。仰不足以擡頭。俯不足以橫膝。當暑處之。如入深甌中。而遭蒸灼也。妻兒臧獲。曠之皆不欲就居。予獨喜焉。灑掃而處之。因榜其堂曰自娛。客有詰其由者曰。今之太守。古之邦伯。賓客請謁。日相踵繼。登是堂者。皆官曹之俊秀。儒釋之魁奇。無不與太守享其樂者。而太守遽稱之曰自娛。則其不以向之賓客。置人品中耶。何示人以不廣歟。予笑而應之曰。客安有是言哉。方僕之爲省郎也。出則黃裾。喝

道入。則方丈滿前。當是之時。在膏粱之子。則雖若不足。於僕則大過矣。然詩人命薄。自古而然。忽一旦。被有司所誣枉。而落此幽荒卑濕之地者。殆天也。非人也。若屋宇宏傑。居處華靡。不痛自貶損。則非天所以處我之意。而祇益招禍耳。然則茲陋也。獨予之所自娛。而衆人之所深曠也。豈可以己之所偏嗜。而欲強人以同之哉。如或有籩豆之設。聲色之歡。則予亦何心獨享其樂。而忍不與賓客共之耶。然居是州處是堂。其無此樂也。審矣。又何疑哉。客慙而退。因以誌之。時己卯六月二十四日也。

桂陽草亭記

桂陽僻在蓬艾之間。無一林泉勝境。可以遊踐者。唯南山之側。有一亭焉。父老相傳云。故相國許公洪才。嘗典是州。初相其地。築石而臺之。故太守李諱實忠。疏水作沼。跨亭於其上。也。一間十椽。覆之以茅。示儉也。縱廣不過八尺。坐不過八人。殺其度也。水出巖罅。極寒冽如冰。雖盛夏入浴。毛髮立豎。不可奈久。加以盤松茂樹。布陰產涼。清風自來。畏景不逼。最愜於避暑。故有額曰滌暑。然州人猶以草亭呼之。或曰。此地有奇形勝勢。尤利於爲州者。斯類巫瞽不經之說。儒者所宜慎道。然俚言野語。有時而中。亦不可不信也。先僕之未到。忽爲燒琴煮鶴者所毀。荒涼舊址而已。予見而傷之。召州吏謂曰。亭是李太守所創。庸害汝州而乃敢毀耶。古人有思其人不剪甘棠者。敢毀亭耶。吏默然而退。尋拾舊材。

咄嗟更構。明日以畢事來告。予與寮友置酒落之。噫。予以去歲孟炎。自補闕出守是州。至今年六月。除拜禮部郎中起居注。知制誥。將詣天闕。寮友諸君曰。此亭。太守所重開也。不留誌。無以使後者知之。予然之。因書大概。囑後來者之無輕廢毀。且爲李太守存不朽之迹耳。時庚辰七月日老守禮部員外郎李某記。

孫秘書冷泉亭記

芸臺亞監孫君。卜新宅于城北之某里。有巨巖高可數丈。形若削鐵者。嶢嶢然蒼蒼然。自廳事之北。彌于東隅。其下有冷泉。泫然流出。渟成一泓。澄湛可愛。附廳事之東。架以小亭。可坐十許人。蕭洒如山齋。是遊讌閑適之所也。予觀貴人之居多矣。其飾林園。必以恠石之盤窪癭瘤者。累之爲山。效衡霍之奇。信妙矣。然未若造物者之所曾開闢。嶙峋奇秀天然之狀也。彼亦非不識假之不似真也。然富貴所能致者。如奇花異木珍禽奇獸之類。是已。其若巖石之巍峩磊砢者。權力所不能來也。強欲致焉。當用巨鑿利刃。片截段剖。車載馬馱。然後似可矣。苟如是。特碎石與散礫耳。雖積而高之。其與向之累恠石爲山者無別矣。寧復有嶙峋奇秀天然之舊狀耶。今孫尹之居。非在幽遐僻遠之地。乃鳳城中萬人所寔之間也。於焉有巨巖之奇勝如此。孫君得而有之。此豈君之高懷逸想。固超軼世外。而一爲功名所羈。心未嘗不在青山白雲。故天以此餉之。而有以慰之耶。巖瞻之望。亦基于此矣。予謂主人曰。巖之立于北者。誠穩當無可增損。

唯在東者甚迫近。使人情頗鬱。宜鑿開小却數四尺。則當極佳。主人亦以吾言爲然。因指其軒。請予名之。予以冷泉名之。客有曰。此亭所倚以爲勝者。凡以茲巖也。反以一勺小泉名之。似未宜也。予曰。巖雖奇。餉人之利小矣。泉雖淺。能以冰漿乳液潤人周矣。予今與若。點芥而飲。漉酒而酌。亦莫非泉之施也。可忍負乎。客破顏大笑。孫君又請予爲記。意予與筆俱老矣。然重違主人之請。粗書所見耳。某月日寶文閣待制典誥李某記。記後復題四十字云。

天開洞記

泰和二年壬戌歲。予去城東之舊居。卜遷于城南安申之里。有冷泉潺湲。出於洞之左趾。之巖竇。洞深地奧。如山村野居。瀟洒可愛。予居之甚樂。但洞名塞。雖吾亦不喜其名。後數載。有白秀才廷珪者。來卜隣。其巖君右承宣翰林學士某。或來寓居。往往嘗謂予曰。洞名殊未佳。子盍改之耶。予對曰。業已呼之久矣。非特此洞。舉一國皆呼之。予雖名之。豈盡戶曉。使皆道耶。矧微者所名。孰從之耶。遂不改。至于今。然予之卜居是洞。今已二十餘年矣。自始來不數載。得除拜翰林。驟歷華要。今已踐四品矣。白君亦如之。自卜居于此。始得仕累。遷至侍御史。自爾美官豐祿者。袞袞來居。鬱乎騶騎之旁。予則予以爲天將大啓茲洞矣。夫否極則泰。塞久則通。是陰陽常數。洞之將啓也。予不可以不新其名。以答天意。於是乃名之曰天開。今雖未使人道。吾所名者。安知後世不有人能喻萬人。使

皆得道茲名耶。人雖不呼之。天若知所以名之之意。則洞之益啓也無疑矣。况始之名塞者。人猶從之。若茲名豈終廢者耶。貞祐十一年癸未歲記。

赫上人凌波亭記

或曰權豪貴人之有喜爲亭榭游觀之樂。人猶或非之。况浮屠而務爲此者。其無奈幾於夸浮羨侈而戾於道耶。予曰非也。且人情之皆欲至於青蓮佛界白玉仙臺者。無他焉。蓋以其地之清淨無塵故耳。夫地之清淨。則心亦爾也。未有心清淨而爲濁惡熱惱之所乘者也。由是觀之。雖在人間世上。苟得值地之清淨。而有以汰其心慮。則是亦佛界也。仙臺也。何羨於彼哉。由是而習焉。其蹈佛仙境界。亦其漸也。三岳山人宗赫者。本曹溪韻士也。嘗放浪方外。浮雲其迹者久矣。越貞祐某年。偶得古院於壽春郡之坤維號德興者。以其山水可愛。故因駐錫焉。其棟宇之欹仄者。悉更之。垣墻之頽圯者。亦新之。乃至恢拓舊制。以廣其群髡栖集之地。然後意以爲有賓客之經由。吾不可不供其位置應接之禮矣。雖然於佛宇中。亦不可置其放情肆體遊賞宴喜之所矣。於是選寺之傍地。有水之泓碧漣漪者。遂植礎波底。跨亭於其上。以茅覆之。遠而望之。若輕舟畫舫。浮在滄浪然也。有遊讌其上。則凡坐賓之俯仰屈伸。一頓一笑之態。與夫杯盤几席樽壺碁局之影。瀉在波面。若從明鏡中見人物什器之羅列映澈者。至如春水漫淥。日光涵明。有魚可數百尾。游泳族戲。俯鑑之了了然可數。或涼秋

八九月時。木葉半脫。霜落水清。丹楓夾岸。倒映波上。爛然若濯錦江中。此皆水亭所以爲勝也。雖大略如此。至絕異處。又不可得而名言矣。見之者心自知耳。若傳夸於人。則口不能如眼也。畫之者狀其粗耳。丹青不能似其真也。噫。以此餉客。其誰謂浮屠不宜有亭榭游觀之樂乎。自皇華星節。至于行旅之東西者。莫不遊踐。方其逍遙盤薄也。意若控青鸞跨白鶴。出乎八極之表矣。何白玉仙臺之足道哉。遊者尙爾。如吾禪老之常宴坐飽清景者。想已與青蓮佛界爲隣矣。何謂戾於道耶。赫公素喜文。憑予友韓鴻傳。乞予爲記。欲爲亭之飾而傳之後。予不領。凡二年。韓君不能無慍色。然後粗志其一二。而因署其額曰凌波。蓋以亭之拔水斗起也。於戲僕亦老矣。異日當揖冠高謝。以幅巾藜杖。往遊其中。作風月主人。而於一篇一詠。盡瀉無窮之景。以償予今日之懸懸傾佇也。湖山有靈。姑需焉。

王輪寺丈六金像靈驗收拾記

詳夫自佛法之波及三韓也。由中及外。列刹相望。至如像設。無寺無之。但諸佛一體也。凡像設所在。有顯靈應與不爾者。是凡夫思想未到處。其何以測之哉。雖然諸佛菩薩之於神通方便。遊戲自在。無可無不可。亦不可以色相求之者也。然則其不顯光靈。非不爲也。姑藏其用而已矣。若時乎應機赴感。有以顯其靈應。是亦自然方便所示。而蓋至人之細也。然以世之凡眼見之。則安得不驚

駭且異。而篤生精信之心耶。精信之心篤。則佛輒應之。而其靈應又益顯矣。是世所譁傳某寺某佛像。有大靈驗者之類是已。今夫都城之北。有寺曰王輪。是海東宗恒轉法輪之大伽藍也。寺有毗盧遮那丈六金像一軀。聞昔有二比丘。曰巨貧。曰皎光。同發願欲鑄成金像。作俗諺所謂棟梁者。其所謂棟梁者。凡浮屠之勸人布施。營作佛事者之稱也。巨貧主其事。皎光佐之。巨貧忽一日謂佐者曰。事有不稱吾意者多矣。加之年亦老矣。必不能卒事。當入皆骨山。自焚而化。汝可拾吾舍利。持以勸人。則無有不樂施者。夫然后事可辨矣。言訖入其山鍊道。至丙申八月十五日。於摩訶衍方丈北岫。生茶毗其身。皎公依其言。收靈骨盛于箱。自負擔歸京師。勸人檀施。則自上方至搢紳士庶人。無不施財。如山積焉。板方里有散將官。窮不能施物。有女年可十三。願以此納之。俾供使役。皎公不得已受之。時城南有將軍失其名。年老無息。願贖此女爲養息。因納布五百段。又星臺洞有寡婦。家貧無長物可捨。以所寶大鏡施之。因告曰。此鏡久歸於人。今猶未還。故不能以此時輟納。迨鎔金之日。方取而齎去耳。皎公唯諾。至其時。以日遠偶忘之。不告鏡主而鑄焉。及成。凡相好無不具足。端嚴。唯心胷有虧缺處。僧甚恐之。方議補鑄。鏡主聞像之已成也。大懷嗟惋。然業已捨之。故遂將其鏡往納焉。有以鏡置佛胷之空隙者。其隙與鏡甚穩。當相銜。因假置之。遲明日欲銘之。然後填補之。至曉見焉。則鏡已自合。宛若鎔鑄而了無痕迹矣。都

城觀者如堵。無不駭異。此靈驗一也。像成。輦入于寺。是日欲安於金堂。以戶庫不得容。期翌旦將去上之限木。然後納焉。及旦見之。則佛已端然入座矣。此靈驗二也。崔侍中精安。常痛敬丈六像。以其宅之在寺之南隣。故每上官之時。則到寺門。輒下馬。禮拜而後去焉。及退公。則至朝宗門。又下馬再拜。步過寺門。然後騎焉。凡所得新物。先奉之。而後敢嘗。又往往造于堂。手煎茶供養。如是者久焉。忽夢丈六告曰。汝事我誠勤矣。然不若寺之南里鷹揚府老兵之歸心也。公明日使人尋其家。果有一老兵在焉。公親往訪之。問曰。聞汝之常敬某寺丈六。信然耶。其敬之也。又別作何般耶。對曰。老僕自中風莫興。凡已七年矣。但晨夕聞鍾聲。則向其處合掌而已。安更有餘事哉。公曰。如是。則老夫所以事佛者。其不若汝誠之至矣。由是大重其人。每受祿。輒以一斛賜之。此靈驗三也。又侍中受祿之日。有緇褐僧到門乞食。公賜以食。觀其飲啖。有異於常者。別炊飯一斗進焉。復喫了無遺。公大異之。以祿一斛施之。使蒼頭負之而隨。及出門。苦遣奴。即還。自負擔出歸。公聞之。急使人尋之。不得其迹。公親出追之。聞有負米一僧。入王輪寺門者。即入寺尋之。又不知其所如。偶欲禮丈六入金堂見之。則有祿一斛在佛香案上。於是大悟其僧。乃丈六權化也。此靈驗四也。是皆故首座僧傑傳之於宗門大士正林者也。正林後亦爲僧統。皆釋門老匠。精信謹篤。大和尚也。豈妄傳之哉。其古老所傳。章章播在人口者。則方丈六之入于寺也。以大

車載之。輓者無慮百萬人。填咽道路。有豚市商人輩。亦發隨喜心。併力推轂。衆力如是。而車忽不行。典事僧恠之。登高岸望之。則有羣豕夾轂而行。因悟惡業之爲礙也。禁其人不得與推輪。然後車乃得行。此靈驗五也。又以古今舉國人所嘗親見者言之。國將有變。丈六先出汗示之。丈六出汗。則左右補處泥塑像及石刻華嚴經中。凡如來世尊佛菩薩字。亦皆濡濕。餘字則否焉。是亦丈六所以護我國家。先之以警曉者已。此靈驗六也。皎公鑄此像。自成廟御宇八年。大宋端拱元年。戊子始之。至丁酉歲。凡十年乃成矣。按傑公所傳云。寺曾經回祿之災。凡文籍與丈六靈驗十餘條記。並爲煨燼。今貧道所傳。特遺漏之餘也。以是言之。則靈驗不啻此耳。後復有記其遺漏者。追附于此。亦可也。唯崔侍中齋僧事。所說不同。傑公之言。則曰。有緇褐僧到門乞食。云。業門耆舊今之所說。則云。公每趁日飯。一僧屬其奴曰。汝出求僧先遇者。是有緣僧也。必以是邀之。奴一日出求僧。有僧衣裳藍縷。形貌極醜。奴避而不邀。更覓他僧。則又其僧出見之。如是者數四。奴嫌其醜。便不肯邀之。還以狀白於公。公怒曰。是吾所謂有緣僧也。汝速去邀之。奴出見。又其僧在焉。則邀致於宅。公賜以食。云。此說未知孰是。兩皆有異。故存之。國家以丈六殿之頽殘。方命以修葺也。今相國清河崔公。甚有力焉。公又聞佛蓋與幢蓋之多。至殘毀。迺嘆曰。此皆梵儀之眉目也。不崇飾。無以備佛儀之最巨者。尋命工營之。百寶光明。爛然奪目。眞古所未見也。公覽遺記。嗟嘆不已。但以其所記。皆方言俚語。而不可久其傳。故命予文之。小子敢再拜稽首爲之記。復讚之以頌曰。

清淨一體。月映秋水。卽之朗然。攬之邈矣。毗盧境地。本絕思議。造像者夢。讚者亦爾。

夢驗記

說夢似恠誕。然周官有六夢之占。又五經子史。多皆言夢。夢苟有驗。說之何害歟。予昔嘗掌記完山也。平時略不詣城隍祠宇。一日夢至其祠。拜堂下。似若與法曹同拜者。王使人傳曰。記室上階乎。登廳事再拜。王以布帽緇布襦衣。坐南榮。起答拜。引之使前。俄有人持白酒來斟。杯盤亦草草。與飲良久。謂曰。聞牧官近者。新印十二國史。有諸。予曰。然。曰。何不貺予耶。予有衆兒。欲令讀之。以數件見惠可乎。予曰。唯唯。又曰。官吏之首某甲者。可人也。請護之。予又曰。唯唯。予亦問禍福何如。王指路上車奔而折軸者曰。子猶是也。不出今年。去是州矣。俄自持鞵帶二事贈之。曰。子當貴。請以此贖之。及覺。遍體流汗。時按廉使郎將盧公。使牧官新印十二國史。又官吏某。有不愜吾意者。欲因事斥之。故有是語。明日召其吏。令印史二本遺獻。因貰其罪不問。是年果爲同寮者所愬。見罷。始悟車折之言。然投閑凡七年。未得調一官。困躓莫甚。復不信其言矣。雖歷踐華要。至登三品。亦未之甚信也。暨今進拜相位。然後迺大信當貴之言之。正若符合不

違也。噫神道冥感。亦有時而信。豈皆虛也哉。時闕逢敦梓涂月日誌。

同年宰相書名記

予於大定三十年之庚戌。登進士第。同年凡三十人而已。後皆跨騰振拔。官至相府及華資顯列者。無若我同年之盛也。以兩府言之。趙相國冲。以相門子。早從仕。至守太尉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修國史上將軍。判禮部事。卒年五十。俞相國升旦。起自寒門。至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判禮部事。卒年六十五。韓樞密光衍。亦以宰相子。累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使。禮部尚書。寶文閣大學士。致仕。今尚無恙。年八十三。陳樞密湜。歷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翰林學士。卒年五十八。予亦承乏。至守太尉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戶部事。太子太保。雖微分已足。亦未知終至何官也。噫。於一同年中。宰相之至於五人者。雖國朝全盛之時。想未之多也。其餘或登三品。四品。或躡制誥臺諫郎官者。凡十一人。雖未至叅官。或至七品。八品。凡六人。以此數之。其終於散官者。餘有幾人耶。凡以文鳴世者。亦多出於我同年。世言同年者。必以我同年爲稱首。是年李政堂諱知命。主盟。任承宣諱濡。副焉。世亦服兩公之取人如此。是實士林盛事。而若不記以示于後。則百世之下。誰復知之耶。聊誌之。以爲後之標識也。嗚呼。四十七年之間。皆已爲鬼錄。唯韓公與予存焉耳。

可不哀乎。時乙未某月日記。

空空上人兔角庵記

瑜伽大士景照字空空。其遊刃空門。已可謂法王。而又餘事工於詩。故世或以詩僧稱之。宋朝禪老祖播。聞其名。遙躡以斑竹杖一事。烏漆鉢五器。黃赤文木穗子一串。兼以詩寄之。又名所居曰兔角庵。自書其額以寄之。予嘉二師千里相契之意。既和播師詩。略言大概。師又以記其庵爲請。再三來扣。然予未知所以名之之意。久有難色。今方以予妄意度之。豈以子之字空空。而以空無兔角對之。而名之耶。然則空空兔角。其義雖一。兔角又深於空空。而以空空歸於兔角。是則頑空執空之類。非子之所宗。唯心唯識。入圓成實者也。予復思之。是意不然。名之景照。而字曰空空。則如楞嚴所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者是已。由是觀之。以兔角空空。麗之於照。是豈頑空哉。必以此而名之也。外此。予亦無所言已。

開天寺青石塔記

宗室廣陵侯沔。軒裳中有出塵之想。淡如也。方外之交。有高僧某者。就豐歲縣之南壤。得古寺曰開天。方創而新之也。侯爲之檀越。尤有力焉。師之高弟弟子。玄規見之。迺嘆曰。師所樹立如此。吾居其門。無一事有所措焉。則亦一恥也。於是遂立梵所謂窣堵波者。悉用青石爲之。展轉盤互。凡十有三級。既成。遂報於

侯。且曰。髡所腐亦土毛。若恬安汨沒。無分寸之効。而溘先朝露。則其若國恩何。用是思有以奉福朝家者。今營此區區一石浮圖。既辦矣。第待爲文者銘之。爲不朽之圖耳。侯聞其言。嘉其所守。惇固。有不可欺者。書抵隴西李春卿。託以記銘。予雖不能文。義不欲蓋人之善。且重違侯請。敢受而銘之。

東文選卷之六十七終

東文選卷之六十八

記

天冠山記

釋天因

通天下一氣也。泄爲川瀆。積成山岳。則嶺之南濱海之地。古烏兒縣之境。有天冠山。尾躡荒陬。首漫大洋。起伏穹隆。距數州之壤。其氣積之大者乎。相傳云。此山亦名支提山。如華嚴經說。有菩薩住處。名支提山。現有菩薩名曰天冠。是也。山之陽有累石。屹立數仞者。是西竺阿育王。假聖師神力。建八萬四千塔。此一也。塔前斷崖之上。有層臺斗起。丈餘者。是吾佛與迦葉宴坐處也。按佛願記云。我與迦葉宴坐之所。有阿育王。於我滅後。起塔供養。蓋此所也。新羅孝昭王在宥之時。有浮石尊者。卜居其下。今義湘庵也。面勢得要。清秀甲天下。開戶而下。瞰湖山萬朶。併入於几案間。坐使人心凝形釋。入希夷之境。是知吾佛與迦葉宴坐于此。真不虛也。後有通靈和尚。創寺于塔之東。今塔山寺也。是師嘗夢北岬。從地而湧。所持錫杖。飛過山頂。至北岬而植焉。於髣髴植杖處。剪榛莽而創迦藍。今天冠寺是也。新羅神虎王爲太子時。適遭天譴。流山南莞島。華嚴洪震師素善太子。聞東宮事急。走依是寺。日夜精勤。禮唱華嚴。神衆因感。諸神衆隨唱而應。遍列寺南峯。今神衆崑是也。自寺南而望之。巖石尤奇。峭然而挺立。

者。幢巖也。突然而孤懸者。鼓巖也。僂然如鞠躬聽受者。側立巖也。跪然如獅子
頤伸者。獅子巖也。纍纍乎如供具釘釘者。上積下積巖也。巍巍乎中峙而獨尊
者。舍那巖也。峩峩焉分擁而補缺者。文殊普賢巖也。良以華嚴大德所履踐處。
依正互現。物我全真。則其所狀類而目之者。非苟然也。自天冠寺南行而上五
百步。有小庵介于崖广之下。含九巖之精。因號九精庵。若住庵之人心不淨者。
神必怖之不得住。若其心真淨。必感星月入襟懷。或聞金鐘響巖谷。凡修定習
慧者。必果其願。是以南嶽法亮師嘗來止住。初聞鐘聲。次見星光。至三七日得
陁羅尼。時稱慧解第一。自庵竇緣崖而上百餘步。有石臺盤陁者。曰歡喜臺。以
登陟者困於危險。憇乎此則歡喜也。臺前林薄之間。有古路成蹊。尋蹊而上至
山椒。四望豁如也。雲霞澄鮮。草木韡曄。殘山剩水。排青螺曳白練。如指諸掌。自
山巔南走一舍許。有仙巖寺。寺北巖叢。是地仙所居之處。殆丹崖翁黃石公之
流亞也。寺南別峰頭。彌陁庵之北。有靈石高大僅一尋。手推則動。如有情。吁可
駭也。又有蒲巖在其西。上有方井。可深一尺。靈泉泓澄。四時不渴。青蒲數叢。生
于石罅。如有物護焉。自餘恢詭譎怪。有兀者。亞者。窪者。呀者。崛起者。隱伏者。礧
磊犖确。胚渾簇縮。千態萬狀。奇哉異乎。不可殫記也。豈造物者鍾粹於此。限以
大海而莫之越逸乎。噫。古之人性。酷愛山水。有蠟屐而上。倒驢而還。或信宿而
忘歸。長往而不返者。非唯目嗟峩耳潺湲。務快其情而已。蓋寓意山水之間。從

仁智之樂。將復其性而適其道也。況在諸大士普眼境界。華藏莊嚴當處現前。
百城諸友。跬步可尋。則雖盈縮造化。吞吐山海。皆其餘事也。無足恠焉。嚮者庚
子秋七月。予嘗遊此山。搜訪聖迹。塔山主公曇照。示予古迹曰。此草木遺落在
山後民家。偶往而得之。歲久破爛。文多蓋闕。若紬繹而新之。照示於後。斯亦流
通之一段也。時予方赴他請。未遑屬思。後有湛一者。又以此本遺予。委在篋中
久矣。今於暇日。偶獲檢閱。粗記其梗概。以副其意。并其本而歸之。

孤石亭記

釋無畏

自鐵員郡南行萬餘步。有一神仙之區。相傳曰孤石亭焉。其亭也。巨巖斗起。僅
三百尺。周十餘丈。緣巖而上。有一穴。蒲伏而入。如屋宇層臺。可坐十許人。傍有
珉石立焉。乃新羅真率王來遊。而所留碑也。却出穴登絕頂。盤陁如圓壇。荒蘚
衣以鋪茵。青松環而張傘。又有大川自巽而來。冰崖轉石。如衆樂俱作。至巖下
瀦爲淵。臨視之。兢戰可畏。如有神物居焉。其水溢奔西走。一舍許。觸坤而南流。
前後皆巖巒壁立。楓楠松櫟。雜生其上。若夫神妙清爽。奇形異狀。雖工文善畫
者。殆難得其彷彿矣。予越戊子秋。與山人萬行等尋之。始見而神爽。終陟而慮
絕。嗒焉坐忘。不覺日之夕矣。於是發晚遊之嘆。有再訪之期。既記其狀。又以詩
志之。

庵居日月記

越戊寅春。予始寓鼇山縣之龍穴庵焉。至庚辰夏。遷向尙州之界。又於庚寅春。復來掛搭庵。乃吾從祖所重創也。西偏三間。隳將墜地。於甲午秋。改構之。乙未四月。於南峰。誅榛莽而築崇臺。名之曰凌虛。題詩二絕云。新築高臺得勝觀。蓬山華岳陟何難。前吞巨浸雲烟洵。後揖巉巖玉雪寒。又。凌虛臺上獨遊觀。詩不能形畫亦難。天見道人貧到骨。命專山水慰飢寒。又。丁酉春。剪叢篠累石爲基。立小亭於東崖溪側。名以招隱。有詩二首云。槐栗松篁圍石座。田原海岳入茅簷。悠然偃息忘身世。此味何人共我甜。又。移得花叢粧後砌。折來松杪補西簷。手中只慣山居事。舌下那知世味甜。修築既畢。卽欲他適。乃緣善事。因循未去。時又於凌虛招隱。逢詞人禪客。則聯文話道。以樂性情。或寫沉鬱。則上凌虛而縱目瞻眺。或治浮蕩。則下招隱而冥心寂默。自適其適。而都忘去留矣。一日。有一生來問魯論中山梁之意。解說之。因成二篇云。時哉肯羨山梁雉。老矣還依石穴龍。渴飲玉泉飢白粲。迴慙佛祖尙優容。又。出處隨緣無適莫。何論騎虎與攀龍。凌虛招隱酣清樂。却幸塵寰不我容。且予平生居止。未嘗終三年留也。而栖此庵。今十三年矣。殆水土之緣深乎。然未有長住而不行者。故今卜得寶月山白雲庵而移焉。追記年月。因由留爲後觀。

龍頭山金藏寺金堂主彌勒三尊改金記

李 愴

佛以真空爲體。泛應爲用。豈以其像設之壞也。完也爲念。而禍福於人哉。但人

於善惡二途。隨其所作。獲其果報耳。如斯之理。何足疑焉。今夫金藏寺。實江南之巨刹也。代遠屋老。殊不如古者。其來尙矣。今我王師佛日普照淨慧妙圓真鑑大禪師。嘗晦迹雲遊時。偶經是寺。見金堂主彌勒三尊色相剝落。慨然有修補之志。遂發願而去。及大德十一年丁未夏。自妙蓮社主法受冊爲王師。乃以茲寺爲下山所焉。於是追尋前願。捨達嚩白銀一十六斤。易檀金五兩。并眞彩各色若干。至於工師之費。慶席之資。一皆周備。至至大元年戊申。遷周清寺。俾弟子禪師宏之。繼住茲寺。囑以改金事。禪師於二年己酉秋九月。發京師。十五日甲午。初入寺。卽請畫手高原寺主人自成。以十月二十一日庚午。始事經營。至十二月之終。調泥刻木。泥以補壞。木以易朽。然後以紫金改三尊之像。紺珠換三尊之瞳。至於花冠瓔珞天衣之屬。無不新之。立遮板爲主佛之座。則獅子奮身而踞。斲全木爲補處之臺。則蓮華承足而敷。鍊巨石峙地面而安三尊之寶臺。可謂安且固矣。至明年二月。繪事乃畢。邀請萬德社道侶。設點眼法會。以落之。其泥木之功。繪畫之妙。有加於前。而無闕於古制也。禪師以狀聞于王師。師以詩寄禪師云。老來一物常礙膺。未補金藏金堂佛。今朝風吹雲散空。火輪飛上扶桑出。兜率莊嚴宛在斯。龍華侍從可云必。子如非昔同願人。焉知使我能事畢。須知當來三會中。說此因緣記同日。王師之願。可見於此。故并載之。謹案金堂記。初無金堂。有寺主明眞弘曉大師玄坦。於宋淳化二年。我成宗十一

年辛卯二月始創之。自是年至今庚戌。凡三百一十九年矣。其間住持而經歷者。凡幾許。往來而瞻禮者。亦非一二人也。皆忍視而姑息焉。及我王師一見。然後遂換金容於剝落破壞之餘。豈非待時節因緣者也。昔大迦葉以金薄治瑩古佛。由此因緣九十一劫。天上人間。身恒金色。心恒受樂。乃至靈山會。上聞說法華。受記作佛。號光明如來。則我王師之當來果報。豈可量哉。禪師以書請爲記。傳之無窮。粗記日月耳。

國清寺金堂主佛釋迦如來舍利靈異記

閔漬

夫王道無二。五帝三王禮樂不同者。以所遭時或理或亂故也。佛乘唯一。鹿苑鷲峰權實不同者。以所待機有小有大故也。人王法王。世出世之法雖殊。其以混一爲王。歸一爲佛。則亦不相遠矣。若以風土相當之法。助其王業。則豈不如應病之良藥。適時之甘霖耶。是以昔隋室將興。陳齊並立。而天下三分。隋有智臣周弘正者。勸文帝曰。聞有會三歸一法門名妙法華。若弘此法於天台山下。國清寺。則天下爲一矣。帝從其言。果臻混一。今此東韓之地。亦嘗三分。故在我太祖創業之時。行軍福田。四大法師能競等上書云。聞大唐國有會三歸一妙法華經及天台智者。一心三觀禪法。與聖君合三韓成一國。風土相合。若求法是法流行。則後嗣龍孫。壽命延長。王業不絕。常爲一家矣。于時未暇求得。貽謀後嗣。至宣廟朝。王大覺國師入唐求來。始立天台六山。因卜地於松山西南麓。創

寺。亦曰國清。爲六山根本。造立釋迦三尊。以爲堂主。常演妙法。歷代賴其福利。及國家中否。寺亦隨廢。中興已來。方始重營而未復舊基。故議未及於像設。今國統愴其佛座久虛。誓欲竭力造成。亦有大禪師而安。捨納白銀十斤而未獲。幹辦之人。越皇慶二年癸丑夏。始聞上護軍盧祐。篤敬三寶。又能幹事。遂請而付以茲事。亦納白銀十餘斤。盧公樂從。如石投水。果能不月而成。巍巍金像。如從地而湧出焉。觀者莫不嘉嘆。及乎將安腹藏。道俗十餘人會于其家。諸物既備。舍利猶闕。又無可覓之處。相對咨嗟而已。會中有一信士鄭天甫者。勃然而起曰。今國統泊諸施主所爲。若是眞善。佛身舍利。何求不獲乎。盧曰。然。卽於所常掛壁白衣像前。令鋪尺許。皂羅。焚香三禮。舉頭見之。已有舍利一粒。瑩然而出。衆皆警躍。相與就看。轉轉增多。遂至無數。其色種種。青白玄黃。燦爛盈目。盧曰。若有赤者。五色備矣。其言未終。赤色者已出。連至四箇。於是觀者莫不流涕嘆息。皆知佛境無隔。功德不虛矣。國統聞之。不勝慶悅。乃作長偈以讚之曰。國清堂上三尊奇。文殊普賢侍牟尼。誰集衆緣能辦此。上將盧公之所爲。腹藏諸物欲安置。一物最難求舍利。信士天甫謂盧公。善根眞僞斯可試。君等檀家誠若至。乞得舍利胡不易。盧公卽進白衣前。鋪帛焚香陳願志。退禮三拜舉頭望。已有一粒生帛上。諸人顛喜爭就看。須臾出現無數量。五色爛斑光耿耿。體亦大小非一掬。收拾分盛八葉筒。納安主伴三腹中。聞者皆生希有想。彈指讚歎

終莫窮。須知此像卽真相。不畏劫火毗嵐風。凡捨一塵助營者。安得不成三界雄。蓋實錄也。予欲觀是像。往見盧公。乞舍利處。正是市邊陋屋。囂塵穢氣。四面交集於中。亦現如是靈瑞。是真佛力不思議也。嘗見經中所說云。法身如虛空。法界卽如來。果如所說。若非法身與虛空同體。不垢不淨。無去無來者。今此舍利何從而出乎。且色空無二。淨穢無別。於是可見矣。但未知所感之誠。謂獨在於盧鄭兩公歟。抑亦在於初發誓願納財之處乎。予謂比之於鼓。革木桴手四者俱至。然後能發其聲。斯亦或如革木。或如桴手。共致之耳。洎腹藏已圓。莊嚴旣畢。乃擇日備儀。以延祐元年甲寅冬十一月十二日。將安於是寺。國統手執香爐。立於像前。步至城門。予亦被召。攀附是行。于時風日和暖如春。像旣入安。國統又備供雲。特開熏席。至翌日朝。將點五眼。忽有祥雲四合。瑞雪紛飛。法筵纔罷。天日清明。國統顧予曰。昨將移像。旣定時日。所懼者風雪。今乃欲晴而晴。宜雪而雪。此亦一靈應也。若觀前昨能致舍利之事。又觀今日晴雨如期之狀。則由此勝緣。壽吾君福吾國。亦如所祝。灼然可知矣。君其爲我記之。予以才疎筆老。固辭。適於其日。入社諸賢。各以事牽。一無來者。故無可與讓而承乏。勉強粗記耳目所經者。以呈之。及明年乙卯春。國統反復詳覽前所呈記而嘆曰。昔康僧會。實天下之高僧也。其所祈請舍利者。本欲興其大法。又迫吳王之威刑。與其徒同力合誠而祈請。誠非不專。力非不竭。猶且精進至三七日。期盡而應

滯。更盡死力。又經一夜。然後方獲一粒。今之祈請者。非僧會之敵也。所與俱者。亦烏合之衆耳。旣無尅日之勤。又無刑迫之懼。纔合掌扣頭。而所現靈應。倍百於彼者。豈偶然哉。然此寶像。權措非所。吾何心而能安乎。復請盧公曰。今君與吾。必有宿緣。同作佛事。旣如斯也。又願君更進步而創立本願。并造龕室。金剛臺。安其像。則死無恨矣。其言懇款。繼之以淚。盧公進曰。予雖年過七旬。事不可必。師命至重。敢不敬從。國統於是盡捨達嚩月俸以付之。盧旣承命。與井林寺住持大禪師承淑。及幹善僧厥名供養者。一心力督工徒。起自是年春三月。至秋九月而畢。簷楹飛舞於半空。金碧崢嶸而駭矚。國統復喜功山易成。命撰吉辰。以冬十月十四日起。始立期三日。招集六山名德三千餘指。大張慶席。初行自所新撰法華禮懺儀。以落之。大半日上。遣右代言李光時。獻香燭以伸敬仰。國統請法護寺住持大禪師。陞座說法。祝延上壽。其三日之間。城中尊卑四衆。爭相往來。聽法結緣者。如堵牆焉。是寺有古井最深大。而臭淨無常。今自季秋已來。其臭日增。故齋廚日用。亦常苦於遠汲。及乎欲張是席。將會大衆。供雲雖集。所乏者水。寺人甚憂。聞及于國統。國統亦難之。至會前三日。井水忽變。澄淨旣極。甘涼又加。是一奇事也。又會前三日。天氣亦變。融雪爲雨。洗清塵穢。道場三日。天日晴暖。會罷之夕。雨似傾盆。亦一奇事也。噫。此一段因緣。若非賢聖冥資。天龍密佑。其靈瑞感動。曷能至於斯也。昔佛隴神僧。所謂寺若成。國卽清之。

驗亦可立而待也。國統欲以是事合前功以遐傳。又復命予。即書其事之首尾以續前記焉。

靈鳳山龍巖寺重創記

朴全之

無畏國統下山所龍巖寺。乃在於晉陽屬縣班城東隅。靈鳳山之中也。昔開國祖師道誥。因智異山主聖母天王密囑曰。若創立三巖寺。則三韓合為一國。戰伐自然息矣。於是創三巖寺。即今仙巖。雲巖與此寺是也。故此寺之於國家。為大裨補。古今人之所共知也。然以經始代遠。又住持者無恒。故屋宇頽圯。像設剝落。大藏朽壞。皆將掃地矣。惟我國統妙齡試僧。選捷上上科。即脫身名網。循山住庵有年矣。上聞師所行。以大德六年壬辰夏。特遣中使祇候金光軾。迎師于月出山白雲庵。命主於願刹妙蓮社焉。至十年丙午冬。上法號為白月朗空。寂照無導大禪師。明年丁未夏。潘王與父王欲共行摠衣之禮。封為王師。進法號曰佛普照靜慧妙圓真鑑大禪師。於是上欲以望藍為下山所。時金藏寺無主。而殘師意以為幸。再三申請為下山所。即改造金堂。并以紫磨金薄。修治主佛。彌勒如來補處兩菩薩像。有僉議贊成事。大學士李愔作記焉。至大元年戊申秋。潘王即祚之日。請師上龍床並坐。又進禪教各宗山門道伴摠攝調提之號。仍委差共議事。己酉冬。上命移住國清寺。以五臺水巖槽淵安樂瑪瑙等五寺。屬于是寺為下院也。仍立都監以修之。師盡捨達嚨。創造金堂。并成主佛釋迦如來補處兩菩薩像。皆飾以滿金。倩僉議政丞大學士驪興君閔漬。記而榜之。以下院五寺。非吾志也。皆還其本也。至二年庚戌。上復命移住瑩原寺。然以其寺為前代國統下山所。故師欲辭之而未即。果遂。亦改創金堂。泊諸廊廡。及皇慶二年癸丑夏六月。今上嗣位。至冬十一月。承父王之命。復册師為國統。加法號曰大天台宗師雙弘定慧光顯圓宗無畏國統焉。師於延祐甲寅春正月。入內殿。面辭瑩原寺。上曰。除此寺外。無可安處。何苦辭也。師曰。吾本誓不作住持人。今不獲免而為之。得寺名則足矣。肯以殘盛便否為念。其言甚切。上恐違師志。遂命移于茲寺也。二年乙卯。下王旨于提察使韓仲熙。鹽場別監李白經。始事重營。三年丙辰秋。提察使朴孝修亦承上命。大興斤斧之役。四年丁巳。提察使鄭安校。五年戊午。提察使李貺。鹽場別監方于楨。亦承上命。督役畢功。凡新構者八十餘間。修舊者二十餘間。皆瓦縫鱗差。簷翼翬飛。粉垣算置而縱橫。石磴雲連於上下。殿堂之內。以楮以莞。塗之鋪之。遍施丹雘。而莊嚴無不備焉。其金堂主佛釋迦如來大像。別殿所安觀音正趣兩菩薩之修也。師出私儲。亦募於他。以具諸緣。而黃金滿於如來之軀。五彩瑩於菩薩之相。其大藏之補也。向之鹽場李公方公。別受上命。造雪牋三萬餘張。漆函一百四十副。以助之。師之門人大禪師承淑。中德日生等。就江華板堂。印出闕函。闕卷闕張而來。新舊并六百餘函。皆衣以黃紙。幅以黃絹。合安于新殿新藏之中。鹽場方公復承上

東文選六十八

命以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迎師入院約七日間大設落成法會晝讀大藏夜談
玄旨祝上壽福萬民而能事畢焉噫異哉今國統之歷受三代樞衣之禮終爲
一國之師恢揚祖道而再振玄綱廣修佛事而遐益群萌詎可議其德業哉抑
又此地之初遇道誦祖師始創於四百年之前令我太祖誕生而統三國會一
庭中間許多年不幸爲寂寞之場今復值崇佛乘之國主有宿願之宗師重創
於四百年後以會三歸一之法弘揚福利何其前後相符如是而神耶豈地亦
有會遇而然歟如斯勝事宜登諸琬琰傳之無窮不可闕而不書僕今因國統
門徒之囑粗記日月耳

涵碧樓記

安震

余自志學之歲讀書草廬中不識四方者十有年矣越丁巳秋將應舉中朝道
過平壤初見永明寺浮碧樓其後五年乃出倅晉陽又登龍頭寺狀元樓自以
謂平生所見南北絕景無以過此二樓者也昨因王事將赴江陽道中望見一
樓簷楹飛舞丹雘眩曜若鳳翥於半空余顧謂客曰彼樓創自何時相地者誰
客乃答言惟今太守之所新創也余聞之欣然卽泛舟渡江登欄四望其江山
面勢殆不減向之二樓而丹粧奇巧則過之也於戲自有是州便有此山古之
英雄豪傑來治此州者多矣未有一人鑿翠壁臨清流而起樓者也唯君始得
之此豈天作地藏以遺其人乎於是舉觴而歌之歌曰白雲飛兮山蒼蒼明月

兮水泱泱樓上四時看不足渺渺余懷天一方山其崩兮水亦渴使君之德
不可忘客謂予言宜書此歌以爲此樓之記予卽援筆而書之其經營增損觀
覽巨細以待能詩者之發揮亦未晚也樓稱涵碧者誰太守自名也太守是誰
累世功臣上洛公之令胤金君也

頭陘山看藏庵重營記

崔澐

至治三年秋李君德孺造于僕曰先動安先生在至元間事忠烈王爲諫官以
言事不入去其職素愛外家三陟縣之風土遂往卜頭陘山下以終焉先生自
幼業儒於學蓋無不究性好佛晚年事之愈謹於是別置墅命曰容安堂以居
就山之三和寺借浮屠藏經日繙閱其中十年而畢後以墅施僧易扁曰看藏
庵乃捨近田若干歸爲常住資先生沒茲二十有四年予以薄宦僑寓王京想
念先躅寤寐何忘予仲兄有出家學空者去年省母到故里見庵宇閱年久腐
且傾圯歎曰斯吾先子所留意而葺者而吾幸爲僧其可忍視因請長兄謀以
重新率其徒弟躬自經營而藝文辛侯歲雅稱好事適鎮關東聞役之興符下
本縣助其不逮未期而功告訖初先生志尙敦朴事不欲文故其結構粗禦風
雨取陶淵明容膝易安之意名焉及是二兄以謂先子雖以儉德自居今則旣
爲仁祠盍增崇之乃相與張大制度軒楹閎豁丹碧玲瓏比舊而侈落成之日
二兄喜且曰庵已新矣宜揭文以識之以書屬予曰汝旣遠遊不克與吾二人

從事於斯。汝其謁當代文人。如得一字。有以發先子所以作之。而吾等所以述之之意。使久而不泯。則是汝不負父兄。汝其圖之。予念先事不可無撰。又兄之命。其可忽諸。子與予游。知先事爲詳。試爲予記之。僕竊見天下奉佛大過。舟車所至。塔廟相望。其徒皆附權擅富。蠱毒斯民。而奴視士夫。故爲吾儒所不取焉。是豈佛之過歟。夫佛好爲善。不好爲不善。就其明心見性之說而觀之。似亦祖吾儒而爲者。達人君子。有味其道。樂而不捨者。亦有以夫。洪惟先生行業。家有傳國有史。又布諸人口。其出處大節。已自審矣。至其屏居巖穴。食息不忘君。徵入朝端。斯須不安位。所趨苟義也。勇敢固無敵。所見苟利也。退怯如不能。篤實之履。終始不渝。則又非矯飾自高。干名惑衆者可冀。噫。使得其用。吾民之害可除。而其福可致。如其不用。流風餘韻。尙足以敦薄起懦。其有功於名教。豈淺淺哉。由此而論。今之所舉。特其閑中一時餘事。未足多也。雖然。君子思親。秋霜春露。履之愴惕。矧其居處之久。志意所安。獨使夷廢而不治也耶。宜乎二子勤於修營。而其弟之謁文。勤勤也。是可書已。先生諱承休。字休休。動安其號也。大德初。召至。懇乞歸山。以奉翊大夫密直副使致仕。長子曰林宗。登科筮仕。所至以廉能稱。官至讞部散郎。謝官侍母故里。次出家名曇昱。赴曹溪僧選。中上上科。遂爲禪門宗師。德孺其季也。嘗與僕同癸卯科。今爲左思補知製教。人服其家學云。

禪源寺齋僧記

夫命於天地而有血氣者。皆仰食以爲生。雖聖賢且不異於人也。食固出於農。其不農而食者。又各勞其心力。交相養而無相厲也。佛氏之法。行乎中國。已一千二百六十有四年矣。其徒蓋倍於四民。而所至人爭好施。有不召而自集者。故能群居而暇食。苟非大有陰德於天下。疇克如是耶。禪源在東方爲第二叢林。食指常不下數千萬。近者松坡相君。捨秬米一百五十石。永充常住。歲滋其利。分爲三。每以七月三日。王妃卞韓夫人金氏之忌。正月一日。亡子讞部議郎文進之忌。輒修一齋。以賁冥禧。又以正月十九日。爲公生朝。飯僧資福。徵予爲文。以詔後來。俾久勿墜。予惟佛教芒乎昧乎。人所不睹。然苟以誠心樂施。其得美報於冥冥。理無疑也。松坡推誠亮節功臣。重大匡光陽君。自號也。名誠之。姓崔氏。亦嘗爲考妣。葺天和禪寺。作大道場。其於報本追遠。無有不盡。若以佛語觀之。所謂現宰宮身行菩薩道矣。

春軒壺記

予少時始讀經傳。則知投壺之禮。君子所以節賓主之樂。而作之者。而未究其制焉。及見司馬文正公圖序。則雖得其大概。又無師友可以問而質之。每恨生長海隅。不得與中原士夫相接。而擁矢請益。身習之也。在至治辛酉春。予濫與計偕。朝于帝京。入對明廷。勅且未下。時與遼陽洪仲宜輩。同寓文明之東邸。閑

居無以消日。則從仲宜族父家。借壺矢而試爲之。予心甚樂也。自受勅東歸。赴官。蓋牟奔走。屑屑未暇及也。今予病退于家。有十餘年之久。性不喜博奕。又不解琴瑟。看書之餘。默課他藝。無足爲悅者。唯此壺事。未嘗不日往來於胷中。豈其庶幾治心觀德而不可以廢哉。然家既無壺。而國中之士。又未有畜之者。則予雖好之。無能爲己。春軒崔侯。學古孝悌人也。病子弟汎學無師。未有以正之者。則廣收程朱氏之書。與之講習焉。又懼其張而不弛。無以休焉。則以壺不可無。遠購而置之。時召願學而未能者。按圖而教之。藹然庭院。有春風沂上氣象。非好之之篤。求之之勤。其得如是乎。異日見東方後進。藏脩游息。日習其所未習。而有蔚然豹變者。則知未必不由吾崔侯化之矣。於戲。可不美之哉。益齋李相。與謹齋安君。既銘而賦之矣。予復措何辭於其間耶。聊書予有好壺之意。而崔侯置壺之由。而爲之記。

軍簿司重新廳事記

本國越自古昔。知尊中國。然於官府署額。多做中國而爲之。未嘗有嫌也。今夫軍簿司者。寔尙書兵部。而周官太司馬之職也。其亦做而置焉。逮于皇元受命。首出臣之。至元十二年。始避朝制。易之以今名。至大十年。改爲摠部。泰定三年。復之。所謂判書摠郎正郎佐郎等官。又因尙書侍郎郎中員外郎而易之者也。昔者國相。分判六曹。而大宰主東曹。亞相主西曹。西曹實掌武選。在後尊用武。

人。必以其長爲貳而領之。式至今不替。蓋重其權也。凡軍校名籍兵衛器械。命將出師之事。皆隸而三軍六衛四十二都府。日趨而聽命焉。則其公衛且非宏壯。無以鎮壓之也。舊有廨宇。在王宮之東。自權臣擁主。卷入江華以後。宮室官廬。同爲瓦礫。藜莠之墟者三十有九年。至元庚午。克仗皇靈。獲復舊京。時有部貳奇公洪碩。治其故地而重營之。自此至天曆己巳。又閱六十年之久。其間未有紹繼而能繕理者。則棟榱欄楹。胡得不腐敗摧折。而日就傾圯哉。鷹揚上將金侯就起。適貳于司。始蒞之日。郎署官吏軍衛將士。以次進賀而退。侯復進之。顧視廳事。而喟然謂郎署曰。諸君到此。各有幾年。公宇有責。誰任之者。又謂軍衛曰。此非若輩日聚會稟號令之所乎。頽壞至此。若輩豈不羞耶。諸人苟不拒者。盍撤而改爲之乎。郎及將士皆面赧背汗而言曰。惟侯命。於是出令新之。仍委佐郎金君玩董其役。金君乃出公庫羨財。先市材瓦。凡所指畫。皆出至誠。故軍卒樂其赴。不督而自辦。經始於翌年庚午二月。至五月而功告訖。堂宇比舊頗寬敞。崇庌損益。俱有制度。可以永久。金君謁予。文欲記之。予懶因循。不遽喏。而君俄罷去。後二年。君再入爲正郎。恨前事未見書。又來請之者。再故予未果。辭。遂告之曰。今之安於養望。不官其官者。東方卿大夫皆然。不獨前任軍簿一司者而已。如金侯與君。有唱斯和。舉多年人所不以意者。而成此巨麗。令其改觀。可謂能矣。而官中廢而不舉者。非止一事。君既脩己舉者矣。又當次次而思。

得其可舉者。隨毀隨治。亦若靡宇之營。則人豈以穢官譏之哉。既告之。俾歸書以爲觀者之規。若夫工費之多少。司必置簿。此不具述焉。

襄陽新學記

安軸

關之東山水奇秀。而襄陽居其中。其英靈之精清淑之氣。必無虛畜。而於百餘年間。未聞有懷奇才德之士。出是邑。而瑞人倫者。此非山水之氣無驗。而邑人之性不善。蓋是邑自古隣於藩境。變亂屢興。學校之道不修也。今者區宇混一。而民不知兵。聖學重興。子弟日盛。宜置學校。養育人材。而蒞是邑者。惟以簿書爲急。而慮不及焉。故山水之氣盤礴鬱積。而無所散。子弟之性桎梏襟裾。而無以脫。此豈非邑人之不幸歟。予到是邑。聞之者。舊邑之北有洞相傳云。文宣王洞。斯必古之學基。而廢已久矣。予心竊嘆焉。卽於其地。命邑人營之。邑人咸喜曰。予之志也。悅以忘勞。於是符下同年友通州守正郎陳君。監督其役。工役始興。而邑守正郎朴君。來蒞任。朴君亦文儒相文之子也。實用其力。以成吾志。此豈非邑人之幸歟。夫地之氣。其衰也久。則其旺也暴。其畜也遠。則其發也盛。自今家有才學之孫。里有仁厚之俗。然後有以雪山水之恥。而知余言之不失也。然制定羸疎。事功有闕。望後來君子一寓目焉。

翠雲亭記

余於皇慶壬子春。以單騎遊仙槎郡。郡之南白沙平堤。有稚松數千餘株。童童可愛。余顧謂同遊邑人曰。待松之長。構亭于此。則可與寒越二亭相甲乙也。厥後有邑人之訪余者。則必問松之平安否也。越泰定丙寅年間。聞存撫使朴公。於仙槎郡。構新樓。而風致最佳。問其所。卽余往昔所見稚松之地也。常思欲一登斯樓。以償吾往昔之志。而計無得也。今幸出鎮是方。再登斯樓。其清幽勝致。不是塵熱間所嘗見者。大抵樓亭之作。不在高曠。則在幽深。而倦彼則思此。倦此則思彼者。人情之常也。凡關東樓臺亭榭。皆在高曠。故人之遊者。目倦乎風濤之怒。身疲乎氛霧之蒸。而及登斯樓。得清幽之趣。則如走壙困獸。入于密谷。還空倦鳥。投彼茂林。有至樂存焉。此朴公置樓之志歟。朴公高情徹識。非余庸陋之比。而斯樓之作。偶與僕往昔淺見相合。則余於奇觀異境。雖曰有眼。可不怪也。因追念舊遊。二紀于今。而松之稚者。皆已壯矣。夫人之見松之稚。而又見其壯者。能無情乎。悲感之餘。不忍默過。書以記之。

臨瀛公館墨竹屏記

人心之在乎中。而不接於外。則虛靈不動。而安其本。有事物交於我。然後有以動於中。而發於外。其接物而動我心者。耳目口鼻之類皆是。而目之所交者。尤廣焉。凡物之交於我者。有正而激我者。有不正而撓我者。惟聖人。應物有道。而不失有正。衆人則因物有遷。而趨向異途。故古之君子。欲正其心者。常於日用之間。慎其接物。而至於目之所翫。則尤自擇焉。有對冰壺而思其清。佩絃韋而

効其柔急者存焉。蓋欲謹其外而養其中也。臨瀛東方巨鎮。而公館無屏障之設。過於陋素。余得生絹數匹。作長屏十二疊。請劔山道人行公掃墨竹。此非直爲奇翫而飾其陋素而已。其亦深有所取者焉。夫竹之爲物。清而無累。貞而不變。虛而有容。直而不倚。古今賢君子無不愛之。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其見愛也類如此。求之於人。則其伯夷之流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懶夫有立志。且於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其効至此。況於晨夕起居之際。目見而親炙之乎。自今到是館而坐。是屏者。見竹之清。則可以懷廉恥而不傷民財。見竹之貞。則可以勵節義而不易所守。見竹之虛。則可以寬裕容衆而無苛暴之心。見竹之直。則可以不隨時阿附而挺然獨立。竹之所以激人者如是。則斯屏之設。豈非生民之福歟。人之見是竹而得是心者。善矣。見是竹而不得是心者。余記是觀焉。

江陵府鏡浦臺記

夫天下之物。凡有形者皆有理。大而山水。小而至於拳石寸木。莫不皆然。人之遊者。覽是物而寓興。因以爲樂焉。此樓臺亭榭之所由作也。夫形之奇者。在乎顯而目所玩。理之妙者。隱乎微而心所得。目玩奇形。愚智皆同。而見其偏。心得妙理。君子爲然而樂其專。孔子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此非謂翫其奇而見其偏。蓋得其妙而樂其專也。予未遊關東時。論關東形勝者。皆曰。國島叢石。而鏡

浦臺則不甚稱美。越泰定丙寅。今知秋部學士朴公淑。自關東仗節而還。謂余曰。臨瀛鏡浦臺。羅代永郎仙人所遊也。余登是臺。觀山水之美。心誠樂之。到今惓惓未嘗忘也。臺舊無亭宇。則遊者病焉。故命邑人構小亭于其上。子爲我記之。余聞是言。怪朴公之見。與衆人之論不同。不敢妄自評品。思欲一覽而後記之。今幸承命出鎮是方。歷觀奇勝。彼國島叢石。奇巖怪石。實驚駭人目。而乃奇形之一物也。及登是臺。淡然閑曠。無奇怪異物。驚駭人目者。但遠近山水而已。坐而四顧。水之遠者。滄溟浩漭。而烟浪崢嶸。近則鏡浦澄清。而風漪溶漾。山之遠者。洞壑千重。雲霞縹緲。近則峰巒十里。而草樹青葱。常有沙鷗水鳥。浮沉往來。容與乎臺前。其春秋烟月。朝暮陰晴。隨時變化。氣象不常。此臺之大率也。余久坐而冥搜。不覺漠然凝神。至味存乎閑淡之中。逸想超乎奇形之外。有心獨知之。而口不可狀言者矣。然後知朴公之所樂者。不在奇怪一物。而得吾所謂理之妙者。昔永郎之遊是臺也。必有所樂焉。今朴公所樂者。其得永郎之心歟。朴公命邑人構是亭。邑人咸曰。永郎遊是臺。而未聞有亭宇。今千載之下。安用亭爲。遂以陰陽忌語告之。朴公不聽。督命之役者。除土而得亭舊基。礎砌猶存。邑人異之。不敢有言。亭之基迹。既去古懸遠。至於埋沒。邑人不知。今而偶見。此安知非永郎復生乎。今耶。余前聞朴公之言。而得其端。今登是臺。而考其詳。因書于亭上。

東文選卷之六十八終

東文選卷之六十九

記

金平章行軍記

李齊賢

公諱就礪。後改就呂。鷄林彥陽郡人也。少以父蔭。起為正尉。選補東宮衛遷中郎將。領羽林。不數年。擢將軍。鎮東北界。羯貊不敢犯。以功拜千牛衛大將軍。康王二年癸酉。巡撫塞上。邊民畏而愛之。高王三年丙子八月。契丹入境。西北面知兵馬事。獨孤靖。以書聞。以是月十二日至。王命上將軍盧元純為中軍。吳應夫為右軍。而公以攝上將軍為後軍。十三日。大閱于順天館。二十二日。右軍軍于西普通。中軍于樓橋院。後軍于苾田。信宿啓行。初。皇元太祖聖武皇帝。舉兵攻金之燕都。金宣宗遷于汴。聖武北歸。留兵戍燕。燕人饗之。醉而殲之。有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以其黨。鵝兒乞奴為將。脅河朔之民。自稱大遼。收國王。聖武赫怒。大舉伐之。二王子席卷而東。請地及糧於我。我不許。二王子固有窺覷之心。又挾斯憾。使鵝兒乞奴先引兵數萬渡江。妻子皆以自隨。由鎮戎寧朔趨阿史川。我三軍至朝陽鎮。中軍軍城中。右軍後軍軍城外。朝陽人走報賊已近。三軍各選精銳禦之。軍候員吳應儒。神騎將丁純祐。獨所斬馘八十餘級。擒而致者二十餘人。得牛馬數百疋。符印器仗甚衆。吳應儒又引步卒三千五

百遇賊于龜州直洞村。斬二百級。擒三十五人。得牛馬戰具銀牌銅印甚衆。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皆公麾下也。三軍遣神騎將跡賊。遇賊與戰于新里。斬首一百九十級。進次延州。以光裕延壽周民光世君悌趙雄六將守獅子崑。永麟迪夫文備三將守楊川。九月二十五日。九將斬賊七百級。得馬騾牛牌印兵仗不可殫記。賊不復分兵。聚屯開平驛。三軍既至。皆莫敢進。右軍據西山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屯獨山。公拔劍策馬與將軍奇存靖直衝賊圍。出入奮擊。賊潰。追過開平驛。賊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公迴軍擊之。賊又潰。盧公夜謂公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始齎三日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俟後便。公曰。我軍屢捷。鬪志尙銳。請乘其鋒。一戰而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盧公馳騎召公。且揚黑幟爲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當百。公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公之長子死焉。追奔至香山。南江賊溺死者以千數。其婦子聚哭。聲如萬牛之吼。有一人棄兵自稱官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婦子何知。請無庸盡殺。且無薄我。我則尅日自返矣。公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快飲而去。俄而鵝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賊所弃資糧器仗狼籍於道。牛馬則或斫其腰。或刺其後。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鎮。擒殺過當。平虜鎮都領祿進亦擊殺七十餘級。賊遂踰清塞鎮遁去。昌州分道將軍金公碩報曰。契丹

後至者。自前月大入境。卽金山金始之兵也。三軍次延州。唯留內廂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遇于楊川。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迴博州。公護輜重徐行至沙現浦。賊突出狙擊。公告急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公力戰却之。卒護輜重而至。盧公出迎。西門外賀曰。猝遇強敵。能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酒爲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扣頭曰。今者與強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墨匠香山元林之役。後軍每爲先鋒。以少擊衆。使我老弱存其性命。願無以報。但祝壽而已。公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卽用一卮。與最下者亦均飲。故得其死力。及戰有功。必與諸將帥會議。聯名以聞。未嘗矜其能。十月二十日。三軍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明日夜戰于洪法寺。又明日戰于州城門外。皆克。我軍入城休士。而賊夜涉清川至西京。天寒履冰渡大同。入于西海道。國家復以叅知政事鄭叔瞻爲元帥。樞密院副使趙冲爲副。并前三軍爲五軍。又遣承宣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鄭元帥逗遛失律。樞密院使鄭方甫代之。丁丑二月。就拜公爲金吾衛上將軍。三月。五軍次于安州大棗灘。戰不利。賊氣得馳突。公與文備仁謙逆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公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如京。忠憤之氣猶形言色。聞者壯之。五月。以上將軍崔元世將中軍。以公將前軍。大將軍任甫將新定五領號。加發兵遣詣忠州。公瘡未合力疾受命。七月。至黃驪縣法泉寺之南川上。五軍爭舟。公退須諸軍畢濟。然後

乘舟。忠州城壞於水。木石崩蕩。公舟爲巨石所輻。桅櫓俱脫。板漏水涌。同載者三百餘人。面若死灰。公堅坐不移。神色自若。俄而有三人乘棧截流相救。舟人連斷繩擲之。三人者牽以登岸。問之。原州村居人奴也。與其尤壯者偕行。再宿會本軍于法泉寺。移次禿帖。崔公曰。明日之路有二歧。吾行如何則可。公曰。分軍掎角。不亦可乎。崔公從之。會于麥谷。與賊戰。斬獲三百餘級。迫于堤州之川。流尸蔽川而下。搜山谷得老弱男女。送于忠州。牛馬與獲者。至朴達峴。崔公曰。嶺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公曰。用兵之術。雖先人和。地利尤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猿獠之捷。亦不得過。況於人乎。乃與加發兵。登嶺而宿。質明。賊果進大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公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裔當右。公從中鼓之。士皆殊死鬪。三軍望之。亦大呼爭登。賊大奔。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溟州。戰于柁嶺。于大峴。于丘山。驛于燈臺。壤于惡坂。于登州之東。壤。凡六戰。賊莫能枝梧。奔還女真地。九月。公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曰。賊在咸州。與我比境。犬雞之聲相聞。公築鹿角垣。三周其隍。留克仁。純祐。德威。朴蕤等四將守之。移據興元鎮。十月。賊得女真兵。復振。長驅而來。公迴軍。遇於豫州之柵川。交綏而退。忽遣疾未瘳。將佐請歸就醫藥。公曰。寧爲邊城鬼。豈可與疾求安於家乎。疾甚。水漿不入口。目視不辨人物。有勅歸京理疾。兵馬錄事洪昌衍。將軍李中立等。肩輿公至京。累月乃瘳。

於是賊破數十城。如蹈無人之境。是月二十九日。所留兵與賊戰于渭州。敗績。李陽升死之。戊寅七月。以守司空趙冲爲元帥。公爲兵馬使。借上將軍鄭通寶爲前軍。吳壽祺爲左軍。申宣胄爲右軍。李霖爲後軍。李迪儒爲知兵馬使。九月六日。元帥袍笏承命。出具戎服。再見大觀殿。受鉞道長湍。指洞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官女真名高延千戶阿老。次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尙道按察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金季鳳擊之。以迎李勣之兵。旣而賊從二道。俱指中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二軍望風而北。李敦守等與李勣來會。錄事申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又要之。將軍朴義隣。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刺逃歸。賊魁亦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城。十二月。皇元哈真扎刺兩元帥。其兵一萬。與東真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指江東城。會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真患之。使者十二人。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請兵與糧。且言帝命破賊之后。約爲兄弟。我元帥以聞。王許之。遣金良鏡。晉錫押卒一千以赴。哈真屢責添兵。諸將皆憚於行。公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后悔何及。趙公曰。是吾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公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材。請爲公一行。趙公曰。軍中之事。徒倚公重。公去可乎。己卯二月。公與知兵馬事韓光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往焉。哈真使通事趙仲祥語公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

禮萬奴皇帝。萬奴者。蓋東真之主也。公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於是只拜聖武。不拜萬奴。公身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其腹。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帶。及是。哈真見狀。貌。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幾何。公曰。近六十矣。哈真曰。我未五十。既爲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公東向坐。明日。又詣其營。哈真曰。吾嘗征伐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重兄之故。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臨別。執手出門。扶掖上馬。數日。趙公亦至。哈真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公曰。長於我矣。乃引趙公坐上座。曰。吾欲一言。恐爲非禮。然於親情。不宜自外。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公曰。是誠吾等所望。但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古之俗。好以銛刀刺肉。賓主相啗。往復不容。瞥我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公與趙公。跪起承迎。甚熟。哈真等極權。約詰且會。江東城下。去城三百步而止。哈真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地。廣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委於公。皆令鑿隍。以防逃逸。是月十四日。賊勢窮。開城門出降。王子自縊。其僞丞相以下。皆斬之。哈真曰。我等來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載之幸也。禮合往拜國王。吾軍頗衆。難於遠行。但遣使陳謝。二十日。哈真與扎刺。請趙元帥及公同盟。曰。兩國永爲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我設犒師之宴。哈真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爲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元帥及公各九人。駿馬各九疋。元帥送哈真至義州。公

與扎刺至朝陽。會有西京齋祭使之命。吳壽祺代公送之。九月。義州郎將多知別將韓洵。殺守將。連諸城以叛。樞密院使李克修。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公將右軍討之。庚辰正月。以公爲樞密院副使。代克修將中軍。多知等請兵於遼陽。溫知罕。溫知罕誘斬二人。傳首于我。三軍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公曰。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况因丹寇。關東爲虛。今又縱兵于此。自殘藩籬。可乎。唯誅多知。韓洵之黨。餘一不問。丹之漏網者。竄伏寧遠山中。時出鈔盜爲民患。而義州人昌名。與秀甫公理。又謀叛。公遣李景純。李文彥。討寧遠之賊。文備。崔珙。討昌名。昌名時攻鐵州。官軍至。賊黨瓦解。遂斬昌名。秀甫公理。而景純。文彥。亦破賊于寧遠城。北境以安。五月。凱以班師。其後公宰相高王。位冢宰八年。功德載諸信史。此但記五年行軍之事而已。

重修開國律寺記

龔惟我太祖。既一三韓。有利家邦。事無不舉。謂釋氏可以釐理。道化暴逆。不氓其徒。俾闡其教。凡立塔廟。必相夫山川陰陽逆順之勢。要有以損益壓勝者。然後爲之。非如梁氏畏慕罪福。求媚于佛也。都城東南隅。其門曰保定。其路自楊廣全羅慶尙江陵四道而來。都城者。與夫都城之四道者。憧憧然罔晝夜不息也。有川焉。城中之水澗溪溝澮。近遠細大咸會而東。每夏秋之交。雨潦旣集。則崩犇注濊。若三軍之行。吁。可畏也。有山焉。根乎鵠峰。邐迤而來。若頰而起。若

驚而止。猶龍虎之變動而氣勢之雄也。世號斯地爲三鉗。豈以是哉。清泰十八年。太祖用術家之言。作寺其間。以處方袍之學。律乘者名之曰開國寺。時征役甫定。萬事草創。募卒伍爲工徒。破戈楯充結構。所以示偃兵息民之意也。火于壬辰。莫爲重新。僧寮佛宇。無以風雨。戒壇墟矣。講肆蕪矣。日月以殞。幾至於無矣。然而物不可以恒瘁。得時而榮。道不可以終否。待人而興。故我南山宗師木軒丘公。以辨才義解。賜號定慧妙圓。茲行大師。惟振起頽綱。是任。一日集衆而告曰。吾儕寓跡王土。不桑不稼。衣足以禦寒暑。食足以度朝暮。吾君之賜。吾相之施。亦已至矣。今國家非曩日之比。必欲使例舊修吾廬。難矣。且夫藩缺而責補於隣。非義也。田秀而望芸於人。非智也。衆聞而喻其意。扼腕從與。牒宗門諸刹。科徵役徒。夷窠崇剔。蓄翳繩墨。曲直筵几。寬狹棟而桶之。聖而騰之。峙峻殿于上方。引脩廡于兩傍。樓兩廡之端。而軒焉。廊兩樓之間。而門焉。其西則學徒之舍。監師之堂。曰厨曰庫。各有攸位。約而周儉。而固酌。既往計可久。增損而適宜者也。自至理癸亥。迄泰定乙丑。三秋而畢功。作慶會以落厥成。見聞者莫不嘆賞焉。於是其徒之來。圖所以不朽。踵余門求記甚勤。余惟近世浮屠之流。有所經爲。必假勢於權豪之家。毒民病國。徒務亟成。而不知種福爲歛怨也。木軒大師則不然。言發于誠。衆樂爲用。不糜國秋毫之財。不籍民食頃之力。其所樹立如是。是可書也。而茲寺之始創。太祖蓋欲以利乎家邦。非如梁氏之爲者。亦

不可使來者不察。故粗敘梗槩云。若夫律乘之爲道。其抑非趣善。猶堯舜之政。而有咎繇之刑。期于無刑而已。微辭奧義。則余未嘗學。不敢強爲言。

重修乾洞禪寺記

慶原在楊廣道。爲邑最僻。然而自侍中章和公而下。名公碩儒。貴戚之卿。多產焉。蓋其地繇絡山川。控引滄海。勢之所鍾者奇。而氣之所發者秀也。去邑西北五里而近。有山嶸然起。呀然開。中有故佛寺基。土人相傳號乾洞。實一邑奇秀之尤者也。侍衛護軍河氏名元瑞。本邑之士族。早年給事宮掖。見稱謹愿。嘗遊獵抵此。頽垣破礎。蕪沒灌莽。見之慨然。以起廢自矢。時大德甲辰歲也。迨今積二十餘年之久。竭囊褚之畜。節衣食之資。以充其費。伐材于林。攻石于山。莒礫榻土。身先工徒。少不如意。雖作必改。于再于三。略無懈容。丹楹藻梲。宏且麗者。所以居佛也。洞房煥室。窈而廓者。所以處僧也。崇其堂。廣其廡。挹絕嶠於軒窗。俯洪濤於庭戶。繚以層墉。列以青松。登降旋視。左右俱宜。而鍾魚鉢螺。咀咏之用。靡不精。錡釜鼎鑪。食飲之具。靡不完。牀几茵簟。坐臥之設。靡不周。又捨臧獲。以足使令。舉是而言。可謂無遺算矣。至如鏹巖石。寒泉食。汲引之勞省。墾斥鹵良田。收供養之需給。是則神物若有感其誠。而陰來相者。今年十月。西域指空禪師。將如華山。過而閱之。大稱嘆。以爲稀有。及還。與其徒千數百指。因留焉。客有問益齋曰。昔梁蕭氏。據萬乘之勢。窮四海之力。造塔立廟。不可勝數。計其功

德。豈特百倍河氏一寺而已哉。而達磨譏之。今指空之於河氏。稱嘆之。此其故何也。答曰。事有勢同而理別者。非胷中有權度。莫能辨之。古之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焉。以爲非己有也。苟取諸非己有者而爲之功德。不若不爲之爲功德也。吾觀河氏其致力也。盡己而不借人。其用心也。利物而不爲我。則拳石拯土。功高須彌。縷煙寸燭。利博恒沙。此其勢同而理別者耶。至若指空達磨。同別處。待子具一隻眼。却向汝道。

白華禪院政堂樓記

然菴坦師作精舍于龍宮郡之天德山。有二樓。西曰觀空。其徒之老號雲叟者。記之。東曰政堂。以政堂韓宰相嘗南遊。登其上。故名之。政堂之歸。師屬以索文於予。爲樓之榮。已而師繼至。予相見問焉。曰。菩提達磨。以造塔起寺。爲有爲之福。而獨照常知爲真功德。雖以天子之尊。不見容而不恤也。師師達磨。顧乃勞心土木。以壯屋。托名達官。以侈游觀。其亦有說乎。師曰。今夫有人。將適千里。怠而莫有率之。半塗而不進。昧而莫有導之。由徑而不達。吾觀舉今世吾徒。所以學道。得古人糟粕之餘。居然自肆。醞釀聲利。不幾乎半塗之怠者歟。或凍餒山林。剋志修悟。款啓聽瑩。靡所取正。不幾乎由徑之昧者歟。吾爲是發憤結社。庶幾糾合吾徒。捨聲利之醞釀。免山林之餒凍。率其怠導其昧。則於吾師所謂獨照常知之理。必有默契而懸解者焉。吾將以大吾師之道也。非故爲有爲之福也。若夫暉老之於裴相國。滿公之於白少傅。唱酬問答。叢林傳爲盛事。曷嘗避嫌於達官哉。吾樓之名。得自韓公者。世有古今。其致一也。余旣聞而謝之。書其語爲記。其山川之勝。面勢之宜。經始落成之歲月。雲叟言之。此不復云。

雲錦樓記

山川登臨之勝。不必皆在僻遠之方。王者之所都。萬衆之所會。固未嘗無山川也。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雖使衡廬湖湘。列于跬步。俯仰之內。將邂逅而莫之知有也。何者。逐鹿而不見山。攫金而不見人。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心有所專。而目不暇他及也。其好事而有力者。踰關津。卜田里。規規於丘壑之遊。自以爲高。康樂之開道。小民之所驚。許汜之問舍。豪士之所諱。又不若不爲之爲高也。京城之南。有池可方百畝。環而居者。閭閻烟火之舍。鱗錯而櫛比。負戴騎步。道其傍而往來者。絡繹而后先。豈知有幽奇閑曠之境。迺在其間耶。后至元丁丑夏。荷花盛開。玄福君權侯見而愛之。直池之東。購地起樓。倍尋以爲崇。參丈以爲袤。不礎而楹。取不朽。不瓦而茨。取不漏。桶不斷。不豐而不撓。望不賸。不華而不陋。大約如是。而一池之荷。盡包而有之。於是請其大人吉昌公。與兄弟姻婭。觴于其上。怡怡愉愉。竟日忘歸。子有能大書者。使之書雲錦二字。揭爲樓名。余試往觀之。紅香綠影。浩無畔岸。狼藉風露。搖曳烟波。可謂名不虛得者矣。不寧惟是。龍山諸峰。攢青抹綠。輻湊簷下。晦明旦夕。每各異狀。而嚮之閭閻烟火之

舍其面勢曲折。可坐而數。負戴騎步之往來者。馳者休者。顧者招者。遇朋儔而立語者。值尊長而趨拜者。亦皆莫能遁形。而望之可樂也。在彼則徒見有池。不知有樓。又安知樓之有人。信乎登臨之勝。不必在僻遠。而朝市之心目。邂逅而莫之知有也。抑亦天作地藏。不輕示於人耶。侯腰萬戶之符。席外戚之勢。齒不及古人。強仕之年。宜於富貴利祿。寢酣而夢醉。乃能樂乎仁知之所樂。不見驚于民。不見諱于士。而奄有幽奇閑曠之境。於市朝心目之所不及。樂其親以及於賓。樂其身以及於人。是可尚也已。益齋居士某記。

妙蓮寺石池竈記

三藏順庵法師奉天子之詔。祝釐于楓岳之佛祠。因遊寒松之亭。其上有石池。竈焉。訊之士人。蓋昔人所以供茗飲者。而不知作於何代。師自念曰。幼時嘗於妙蓮寺。見二石草中。想其形製。豈此物耶。及歸。物色而求。果得之其一。方刳之。如斗。為圓。其中如白。所以貯泉水也。下有竅如口。啓以洩其渾。塞以畜其清也。其一則有二凹。圓者所以厝火。橢者所以滌器。亦為竅。差大。以通凹之圓者。所以來風也。合而名之。所謂石池竈也。於是命十夫。轉置之宇下。邀賓客列坐。其次。挹白雪之泉。煮黃金之芽。因謂益齋曰。昔崔靖安公。嘗為雙明耆會。其地於今。寺之北岡。去寺數百步而近。此其當時物歟。牧菴無畏國師。住錫茲寺。有若三菴。日嘗往來。一經題品。價必三倍。迺為榛穢所掩沒。自雙明迨今。幾二百年。

始為吾一出而效用於前。請為記。以慰其不遇而慶余之能得也。竊惟雙明之會。有李學士眉叟。凡一草木之微。苟可以資談咲。皆載之詩文。今考其集中。未見一語及此何耶。其后亦未聞好事如崔太尉兄弟者。來家于此。石之為池竈。其在於雙明之前。而與夫寒松亭者。未知孰為先后也。蓋其晦而不遇也久矣。豈獨于三菴。其于眉叟。亦未之遇也。然而晦幾三百年之前。而現於一朝。雖眉叟。三菴之未遇。而有師之遇。遇若有所謂數者。存乎其間。物之與人。常相為其名焉。柯之笛。豐之劍。待邕煥而著稱。固也。二子之鑑識。為千載所服膺。亦以夫二物也。師伐冰華胄也。雖圓其顛。而素富貴者也。今為天子之使。使一國之主。敬愛之如師友。顧乃與騷人墨客。逍遙乎風月之場。其襟度可見矣。將使後之不及見者。聞其名而知其心之二石也。豈亦邕煥之笛。劍歟。

金勝記

白文寶

歲辛丑冬十一月。上避亂行至福州。初自忠廣而踰嶺。官吏泊民。臨亂蒼皇。如驚麕伏兔。罔措手足。雖令之不能齊。上心憂之。及登嶺下視之。蒼蒼焉。茫茫焉。若天地之橫截者。慶之一境也。由嶺以北。大小伯雄峙。而盤紆乎其南者。有十餘州。福為巨鎮。山高而水清。俗古而民醇。旗纛交蔽。冠佩相望。清宮引駕。且安以肆。上心喜之。於是焉駐駕。命將討賊。既克復京都。遂陞為大都護府。蠲免租稅。一日出御州之映湖樓。暢敘賞心。既還京。遐想不已。暇日親締筆硯。作樓勝

三大字。賜揭其樓。樓臨湖浸。楹桷蔓棟。影倒凌亂。而巫峽列其左。城山控其右。大江襟帶。匯而爲湖。凡水之源派。首良而尾坤者。在天謂之河漢。故福之文士傑人。往往稟是氣而生其間。蓋日月之懸象。河漢之爲章。天之文也。宜乎茲樓之控壓河漢。得之天章。刻之金碧。焜耀乎來世。然耿光之臨。千載莫瞻。事機有不幸。而反爲樓之幸者。夫豈偶然哉。昔我忠烈。雖當泰世。尙有事乎東陬。巡省是方。行次州之迎恩亭。亦紆寶札。抑爲亭之幸歟。前作後作。赫然模範。炳如日星。竝而爲一州之榮耀。於戲盛哉。是樓之作。旣舊矣。金勝字畫。如擎天之柱。而樓未稱其大。至正戊申。州倅申君子展爲之改舊。貫而烏革。翬飛直跨乎湖面。時方登樓。朝日升夕月輝。冠金勝而爭光。直恐躋輝龍戰。倏忽變化於湖心。而使人心悸魄慄。若無以陟降之爲安也。信乎望之灌然。凜乎若不可犯乎。渾而尔悅親曩者乎。奉翊判典校權君旦。復州人也。旣新其樓。揭其勝。請記其端。予雖無文。竊喜載名。獨美不朽。粗叙歲月。以竢膝閣三王之詞。未必不在後焉。雖老矣。它日出爲江山之遊。一再至。獲觀絕特之蹟。復拜手而繼以詩。亦可以盡下陪情。倘償素志焉。

尹氏墳廟記

栗亭尹公。吾同年也。其孫紹宗。來告余曰。王考退居錦州。於母之墳側。作齋廬。設時祀。一日歸其廬。與子孫訣。因寢疾而歿。葬其母墓之南。今上所賜親寫公眞。在其廬。因使人守之。時祀從其母可乎。余曰。廬墓古有之。昔賜林攢母墓之廬。時人謂之闕下林家。蓋上墳非古也。然孝理所在。世莫得爲非。是以近代大夫士皆從墳祀久矣。况先人之堂。其不肯構乎。古者藏屍於地。迎精而返。廟位用木。後世有影堂。程子曰。天下人類多矣。一鬚一髮之不如吾親。則便是他人。然漢唐而下。皆尙眞。况上筆絕倫。精在阿堵中。忽焉瞻之。神彩如存。何暇計一鬚髮乎。祭義曰。見於羹。見於牆。矧其猶肖而爲君賜也。禮士二世大夫三世。皆立廟。夫禮合於古者。必泥於今。而置廟於墳。寫眞於廟。雖不合古墓廬。先命不可以廢。寫眞君賜。不可不重。豈若以廬爲廟。以眞爲主。俾來者知無改父之道。而侈君之賜乎。豈非禮法人情。酌古準今者耶。况東人拘於異教。廟享俱廢。寧孰爲墳廟。可以守經而行權。可以立儒而激俗者歟。公之德爵行狀。具載史官特書。茲不繁叙。然公有大度。幼年志學。常誦范文正之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爲大丈夫。不爲則已。苟志於世。胡不爾也。自是入黌堂。與諸生處。儻不群。丁巳中監試第四。庚申益齋爲知貢舉。中第六。調京山府掌書記。董耕葺學。令州人上墳。俗重孝理。後除校勘入翰苑。壬申毅陵在燕都。公往從之。上曰。吾兒不類其兄。永陵煩君教道。賜卮酒。公拜謝曰。臣愚賤年幾半百。元子長而臣當耄矣。上曰。傳道德義。無若老成人。時公年四十餘。四癸酉上東轅。從至平壤。因命以檢閱兼叅軍。上常見公曰。賢哉。回也。會詔使至。命公

讀詔賜以應教紫袍之服。俄升爲判官。戊寅拜代言預政。己卯掌監試。取安元龍等九十九人。上謂公曰。卿勿忘致力吾兒。公對曰。犬馬之力。已盡於殿下。焉能及後。厥後明陵無嗣。忠定幼。民望歸今上。公唱請立。及忠定卽位。貶公光陽。時耆老十一人。上書望元子賢。宜莅王位。辛卯。上果膺是命。由是重公。拜密直提學。壬辰。上疏陳時政。不獲允。公固辭位。年已六十四。授開城尹。致仕。迺築亭于城南。閱馬陂之御恩池。扁曰逍遙。倘伴自頤。仍加三資。以重大匡贊成事終。公雖致笏家居。上欲源源見之。故每近耿光。獻言不已。斥圖讖息兵役。乞進講衍義。并崔令上書曰。願上盡誠宗廟。盡孝慈闈。延訪耆老。勤率舊章。公以先王毅陵顧托。知無不言。不欲以忌諱。上雖不能用。率皆優容。常稱叟不名。一日語上曰。仁柔不斷。則是非因循。必害於政。救之莫及。上色渝。俄執卮賜之酒。洪侍中彥博侍。出歎曰。不知尹公。慙直至此。吾輩不及也。上親寫公眞。又書栗亭二字。其上賜之。益齋諸先生皆有詩讚。公之王考諱諧。仕慶陵。歷官刑憲。出按楊慶淮三道。察訪全羅。仁明斷獄。入爲中丞。至大司成。仍令致仕。清白至襄。有子曰守平。早歿。娶進禮郡夫人金氏。生公諱澤。九歲誦詩書。中書舍人崔斯立見之。曰。神童。作神駒行與之。司成公泣謂公曰。汝在。守平不死矣。興吾門者汝也。果然有始有終。子孫寔繁。余曾有栗亭說曰。栗之生。栽甚難長。而長則易壯。花甚晚開。而開則易盛。實甚後結。而結則易收。蓋其爲物。有虧盈謙益之理。公之

榮達則粟之生長。而粟之收藏則公之養靜。言其始終也。公嘗謂子孫曰。先祖興寒門。以清白傳家。吾且幼孤。不蒙義方。匪德匪材。誤被上恩。未有毫報。汝等勤儉清忠。可保門戶。公生平布被弊裘。饗殮。或缺晏如也。每春秋佳辰。力具酒食。率門生泊同年。迎致益齋及愚谷及菴耆老諸相。觴詠盡歡。晚年乞骸歸錦官臨川。既七年。庚戌九月丁酉卒。訃聞。賜諡文貞。因以墓廬爲廟。紹宗來京師。求廟記於余。余知公最久。墳有廟。不可不議。故冠之篇首。嗚呼。益齋雖早年掌試。及年八十二。下世。門生存者才二三。公及龜谷在外。予獨執紼拜哭。後三年。公歿。年亦八十二。予今六旬有八。臨紙操筆。誦公功德。惘然不知措手耳。公凡四娶。曰文氏。曰李氏。曰奇氏。先歿。又娶奇氏。皆有男女。曰龜生。文出。曰鳳生。先歿。有男女四。女適起居郎許湜。歿。有子一。皆李出。曰東明。奇出。登丁酉科。官吏部散郎。女適郎將朴龜齡。後奇女適進士李存中。歿。有女二。總孫九人。紹宗其一也。爲乙巳科壯元。官禮部散郎。女孫四。外孫二。曾孫四。庶出二。余曰。往哉。敬哉。集享于廟。庶不忘于茲記。

東文選卷之六十九終

東文選卷之七十

記

義財記

李穀

牛峯李敬父問於余曰。朋友與兄弟孰親。曰。兄弟親。然則世之人。皆急於朋友。而緩於兄弟何也。曰。此從欲之害。而好利之弊也。請為君言之可乎。蓋孩提愛親。及長敬兄。擴而充之。由內及外者。天性之真。而人道之常也。且如粟米魚肉。麻縷絲絮。衣食之常也。苟或從欲好異。必求難繼之物。非常之味。以適於口腹。以便於身體。不惟不適不便。將不勝其害矣。人於兄弟。曰。惟其常。流於褻慢。而不務於愛敬。甚者猜嫌忿鬪。而無所不至。至於它人。或勢利以相啗。貨財以相通。酒食以相歡。親愛之篤。結託之固。而亦無所不至。雖然。既曰。勢利矣。勢利之竭。則其相啗者。適足以相害耳。貨財酒食之細。曷足道耶。此從欲之害。而好利之弊者也。人之倫有五。而聖人序之。其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兄弟。而朋友居其終。朋友比四者。其勢若後。而其用實先。蓋責善輔仁。而能致乎人倫之懿者。皆朋友之力也。然其本末。固有秩然而不可易者。此常棣之詩所由作也。其首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至於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五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自

古兄弟朋友之間。其理不過如此。詳味此詩。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君謹慎好學。其於人倫。輕重親疎之分。講之熟矣。今之言。蓋有為而發之耳。李君嘆曰。然。吾有親兄弟。遠兄弟。二十餘人。而與之游。切切焉。怡怡焉。而又今各出錢若干。命之曰。義財。歲更二人。而迭主之。月取其息。以備慶弔迎餞之用。苟有羨餘。將以爲救恤。調贖之資。俾子孫守之。此法。而勿失焉。蓋慕范文正公義田之遺意也。其與世之援路人為兄弟。視同氣如仇讎者。則有間矣。子為我記之。余樂其言之合理。而有激于世俗。而有動于余心者。乃作義財之記。而其兄弟年齒名氏。具錄于左。

禁內廳事重興記

國初設官置六局禁中。為文翰職。曰翰林。曰史館。曰秘書。寶文。同文。留院。而史翰為之冠。自國都遷徙。王宮官府破壞無遺。庚午復都之後。未遑營構。以文翰官不可一日無其所。乃賜舊議政之堂。因仍餘六十年。日趨頽圯。未有能修葺者。元統癸酉六月有日。禁內諸君。小酌酒行。春秋修撰安員之獨不飲。且曰。吾在此已七年。今將去矣。每夏。雨屋漏。坐臥無地。岌岌然如在巖墻下。諸君不以為意。或言修造者。群笑之曰。書生知飲酒賦詩而已。何以居處為。噫。世之人士。凡所以自奉者。力盡乃已。其視官府。獨不如居室哉。衆皆曰。然。修撰是聽。於是出公廩錢若干緡。不足則借錢人家。立市材瓦。請夫於官。不得則私雇工匠。各

役家僮自食之而自督之。始于八月乙丑。爲日五十。爲夫五百。爲廳四楹。深廣增舊制各三尺。爲史庫南門各二楹。皆中程度。侈前而不奢。貽後之可繼。始焉笑之者。終則愧伏。工既畢。寄書都下。求余文記其事。曰。記誰不能爲。不遠數千里。徵之子者。子館中人。且在皇朝翰苑。居移養移。必有所觀感。本館之興復。不可以不相報。余得書而嘆曰。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本國之法。或過三年。然其王宮官府破壞而不之修。不知民力用之何所。顧茲國史所在。文翰所居。官不爲修。而區區屬官。竭已有以新之。當路者能不愧歟。余欲書此語而未得便者久矣。今幸奉詔東還。獲登斯堂。輪奐可觀。文固不俟再徵。欣然爲書。禁內古六局。戊申官制。改翰林史館爲藝文春秋館。秘書爲典校寺。而餘皆罷焉。元統二年九月既望記。

金海府鄉校水軒記

慶源李君國香。以都官正郎。出守梁州。有廉能聲。國家以諸道守令。久不移易。頗有厲民則沙汰其尤者。俾所近州兼治之。由是李君權守是府。既視事。謁先聖于文廟。退謂諸生曰。凡事君事親脩己治人。皆於學得之。學若農夫然。苟怠其事。失其時。悔不及矣。諸生勉旃。且茲學舍隘陋。當爲廣之。舊有跨溪小亭。在學舍東。每夏課時。賓客來之。坐諸生其下。刻燭賦詩。或值暑雨。人皆病之。李君詢其故。卽屬州吏。迺役農隙。豐其材。壯其址。擴而新之。昔之容膝者。今則函丈。

賓客之位。師生之次。恢恢有餘焉。方其夏月。坐倚北山。俯瞰南江。水流席下。風生檐間。弦誦之暇。操筆賦詩。情致超然。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工甫畢。余行適至。李君率諸生。具其事。求余記。余惟聖元文治大洽。今詔天下作新學校。余猥廁天朝搢紳之列。得奉是詔。來布東方。歷觀諸郡廟學頽壞。生徒惰業。往往皆是。孰知聖元崇儒美意乎。今是府獨得賢宰。以振文風。余雖無學。敢不記其實。以示諸後。既以此告李君。且進諸生曰。古之人有甕牖圭竇者。學之勤怠。豈關居處哉。雖然。廟學之制。不可不謹。李君可謂知所務矣。而亦先之水軒者。蓋有其意焉。仲尼曰。水哉水哉。將俾學者。朝夕觀之。取法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意云耳。

京師報恩光教寺記

延祐丁巳。高麗國王諱某。既釋位。留京師邸。買地于故城彰義門之外。剏梵刹焉。越三年。己未。工告畢。凡奉佛居僧之所。修齋作法之具。百需皆有。揭名曰大報恩光教寺。命錢塘行人。演天台教。未幾還山。明年乃延致華嚴教師澄公。網維寺事。已而王被命捧香江南。求法西域。不遑寧處。泰定乙丑。薨于京師。澄公繼亦示寂。其徒因居之。事以廢弛。今上卽位之年三月。今高麗國王暨潘王。以父王遺令。召本國天台師。住持瑩原寺。重大匡慈恩。君特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旋公。主其寺。旋公謂余曰。子鄉人。寺之故宜知之。盍爲之記。余

惟先王以世皇外孫。逮事左右。荷天之龍。大德之末。與於定難。著勳帝室。甫及中年。脫屣王爵。專心釋教。其所營塔廟。造梵像。施內典。供佛飯。僧者不可殫紀。爲是寺也。壯其棟宇。豐其資儲。蓋將俾佛者。精修其道。壽君福國。而推勝利於無窮也。不十數年。主者不得其人。棟宇危而不持。資儲取以自利。鼓鍾聞爾。香火蕭然。所謂脩道者何如。而王崇信之心。又何如也。今兩王能承遺命。擇人昇之。可不謂繼志之孝歟。若旋公者。能體先王之志。不踐前人之爲。則所謂福田者。其益益堅。其利益廣。而無負其師之教矣。余於是書。寺爲地五十畝。有奇。附東偏者三畝。爲屋一百餘楹。買田良鄉。爲畝者三千二十。在蘇州者三十頃。果園在房山縣百二十畝。凡爲費楮幣五十餘萬緡云。至元二年八月日記。

京師金孫彌陀寺記

佛氏之教。布於中國。化誘於人者久矣。而其因果罪福之說。能有以動人之心。故自王公至於士庶。莫不奔走奉事焉。中奉大夫中尙卿伯顏察金公。謂其室浦海郡夫人孫氏曰。吾自大德初入侍宮闈。一家蒙恩。迄今餘三十年。爵已高。衣食已足。雖夙夜畏慎。以竭其力。顧乏才能。思所以報列聖之私者。其道無繇。宜莫如歸崇佛教也。抑人之能致富貴者。蓋以宿因。今乘可爲之時。而不修善。其如後世何。迺以順二年正月。勅佛宇於宛平縣之池水村。以弘其教。曰金孫彌陀寺。蓋取兩姓及所求乎佛者名之也。其年八月。夫人歿。藏之寺北。以資

冥福。其墓塋外地四十餘畝。悉與之寺。以給僧食。因捨家僮。剃度爲僧。主其香火。曰戒洪。曰戒明。自是公且感且悲。奉佛彌篤。今年秋得疾。謀於繼室尹氏。出楮鏹五千。益其寺廩。使其子奉議大夫囊八都摠管朶兒赤。請記於余曰。吾今老且病。恐不能久於斯世。願具本末而載之石。俾後之居是寺者。無忘吾志。余不讀佛氏之書。不知所謂因果罪福之說。然其無內外彼此之別者。心也。公之幼能孝親。壯能忠君。老乃事佛。圖報君親於無窮。其心可尙也已。是爲記。至元二年十月日。

興王寺重脩興教院落成會記

今天下廟食之尤盛者。釋氏老氏孔氏也。孔氏之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不敢干以私。蓋報本而已。若釋老氏。則其宮廟像設。無定制。無常所。人無公私貴賤。皆得以事之。亦其求福者然也。本國地雖極東。而於西方之教。行之最先矣。王城之南二十里。有寺曰興王。寺之內有院。曰興教。實文王之所創。而東方之巨刹也。寺火遷都之際。屢脩屢毀。不能完復。至順庚午。華嚴諸師相謂曰。文王之剏是寺也。極其宏壯侈麗。而又廣其土田。贍其資儲。務勝於諸刹者。蓋重吾法也。吾徒無事於世。而衣食於人。優游以卒歲。坐視院門之廢。而不之修。是重吾過也。因約各捐囊鉢之儲。市材庀工。以新本院。又俾晶照達幻二師。走輦轂以幹落成之會。後九年而院成。其殿堂廊廡。撤故而新之者。以楹數之。得一百六

十。其年夏。幻師以法會所需衣盂威儀之物。自都下歸。又蒙典瑞使申當住等。奉太皇太后之命。降香幣用光佛事。秋八月丙戌。始開廣學會。爲日十五。爲衆二百。執事之人凡二百。王城內外士女之奔走供養者。不可勝計。香華供具。皆致其精。諷誦講論。必臻其極。如躬叅九會而聽瞿曇之說。盛矣哉。會既畢。幻師具顛末示余曰。始吾與照入京師。將以辦茲會也。照不幸早世。而吾能成之。且諸師之志。不可以不傳於後。請記之。余未嘗讀釋氏之書。不知所謂云云者。姑以儒言之。凡人之寒衣而飢食。就利而避害。又知綱常之懿。禮義之正。而不爲禽獸之歸者。孰教之而孰傳之然耶。蓋思其本而報之乎。儒學孔氏者也。視其廟學之廢。而慨然有動于心目者。蓋寡。而釋氏之徒。有能孜孜化誘。新其宮。廣其業。如幻師輩多矣。其不謂不負其師。吾不信也。爲其徒者。當懋其師之說。初不計其道何如。是宜釋教之盛行。而求福者之日進也。其一會僧衆并檀那名氏。具列于左。戊寅十月日記。

金剛山普賢菴法會記

至元四年戊寅秋八月朔。有一沙門。踵門而告曰。釋普賢菴主智堅也。元朝奎章公於泰定間。因事到王京。遂游楓嶽。訪諸蘭若。堅時脩葺本菴。公喜其奇絕。召堅而前曰。此山名天下。而山中勝地。此又爲之最。師姑督工。吾其爲檀越。公既還朝。堅亦不出十餘年。至元丙子。本菴比丘達正。入都。公見而喜之。出楮幣

俾供伊蒲塞之饌。以緡計者五千有奇。因謂曰。師且將去。吾當續施。智堅已謂吾忘也。普賢至今在心目。師來自遲耳。其年正師歸。以明年夏。肇開禪悅會。又以今年。益延緇流三百餘指。施衣鉢作大佛事。始于四月初八。終于七月十五。凡所以上壽一人。下福群生者。既盡其誠。而致其極矣。於公之心。猶未已也。請記公之志。以告方來。余聞信之於人。大矣。爲臣而無信。不能忠。爲子而無信。不能孝。未有無信而能爲人者也。公以道德節義。股肱天子。天下之人。顛顛然望其光。希其澤者。幾何。抑公之所以思布上恩。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欲者。亦猶惟日不足。而猶必踐十數年前之言。愈久愈篤。其爲信何如也。是知公之事君忠奉親孝歸佛誠。而能享富貴者。惟信而已。余敢不再拜敬書。公名沙刺班。今爲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室奇氏善敬翁主。出東韓名族。本國正順大夫左常侍奇轍。以其親而實幹。茲會云。

春軒記

客造春軒。有問名軒意者。主人不答。客復進曰。氣播洪鈞。陽升交泰。物意得以發生。人心隨而舒暢。群卉花妍。百鳥聲樂。其光熙熙。其景融融。故取其如登春臺。如立春風者歟。曰否。元者。天地生物之始。春者。天地生物之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名雖殊。而理則一。故取其疲癯殘疾。得其養。昆蟲草木。遂其生。皆由此理者歟。曰否。無已則溫乎。夏暑雨冬。祈寒而秋。慄冽宜於人者。非春之溫乎。

客之所云。吾豈敢當哉。客笑而退。余方在座。曰有其德而不自居。惟君子為然。余知主人胷次悠然。凡持已接物。積中發外者。無非和氣也。蓋浴沂風詠之流乎。其所取。豈止於溫而已耶。客之問。何晚也。遂索筆而書其語於壁。主人。完山崔氏文定公之後。而文簡公之子也。博學強記。尤深於性理之書。東方文士之質其疑者。皆歸焉。

高麗國江陵府艷陽禪寺重興記

至元庚辰秋。前成均司藝朴君。出守寧海。過余辭。且曰。昔吾泰定甲子。葬先母江陵城北。既葬。欲營佛寺。以追冥福。近墓得古廢寺。曰艷陽。經營迄今。迺克有成。奉佛有殿。居僧有堂。又屋其傍。以處聖僧。上棟下宇。不侈不陋。吾又無子。齒將衰暮。且當盡捨所有。奴婢田土。充其常住。永為修心祝釐之所。觀今之世。嗜利之輩。見有薄產。紛然爭奪。奪人福田。為己利窟。至使像設塵埃。院落荆棘者多矣。吾創若是。庶託文士。具其本末。鐫之于石。用戒後來。而垂無極。又有四異。子能為之記乎。余曰。唯唯。因訪其所謂異者焉。方其掘地。而得銅器。香火之具。其製甚古。雖無誌記。有名。有數釜。以蓋承。皆若新成。一也。寺舊無井。苦於遠汲。地又高燥。人謀莫及。偶於一日。默禱于佛。掘未及丈。寒泉涌冽。二也。癸酉之春。喪我先君。銅鑄地藏。以資佛恩。及其鑄鎔。適大雨風。忽復天晴。易以就功。三也。明年乙亥。火燎山丘。延及墓塋。幾燼松楸。欲救無計。慟哭號佛。天乃反風。卒以

撲滅。四也。凡此四事。觀者異之。謂非宿因所值。孝誠所至。烏能如是也。余惟佛氏以慈悲為心。拯濟為事。人能篤於仁孝。其感應之妙。不啻影響矣。朴君之於父母。凡可以養生送死者。既竭其力。而盡其誠。猶以為不足。則歸于佛。薦福於冥冥。而無所不為。其致異應宜也。蓋為君記之乎。後之居是寺者。當知朴君之志。專專於壽君福國。汲汲於孝親利物。杜其爭奪。時其修葺。觀余之記可也。朴君名澄。江陵人。始以才名。貢有司。登科第。暨仕有廉能聲。累官至三品。江陵在新羅。或稱藥國。鐵國。或稱桃源。京比濱。京入本國為溟州。今陞府冠東界云。至元六年九月。既望。記。

高麗國天台佛恩寺重興記

特賜定慧圓通。見無礙三藏法師。大天憚延聖寺。大報恩光教寺。兼高麗塋原寺。住持福國。祐世。靜明。普照。玄悟。大禪師。三重大匡。慈恩君。旋公。奉天子之命。來使本國。以至元戊寅秋。將還朝。邀余於所館之佛恩僧房。煮茗而言曰。昔吾延祐甲寅。在王京。遭疾。藥療無效。迺禱于茲寺之藥師。其夜夢神人授靈丹服之。明日疾即愈。因誓以死奉其教。曰。人患不誠。誠能動物。況于藥師之靈應乎。實自其年。施財雇工。塑金色丈六并二菩薩。繼新大殿。以覆佛。廣堂廡。以居僧。噫。今餘二十年。工始告畢矣。吾幸來而督成之。寺成而吾又去。宜載本末于石。而成吾之志。子為吾記之。余惟佛氏之道至矣。其言宏闊勝大。而罪福之說。

能有以動人之心。故其教盛行於天下。而東方事之彌篤。人無智愚老幼。皆知有佛。凡死喪患難。動輒號之。謂非佛。若不能一日於世者。故佛刹相望。幾半於人家。然皆好於剏新。而折幢破礎。人莫之顧。本寺自光王時。爲藥師道場。邦家賴之。厥後燬于兵。小東而屋之。以襲其名。今幾百年。而公能闢舊址而新之也。抑世之爲塔廟。或丐錢於官。借力於民。因而有病國者。公則不然。竭其所儲。并其己有。經營勤劬。磨以歲月。迄用有成。此其可書者也。公以衣冠貴胄。而能勇於謝世。既而入中國。知名儒釋間。遂荷天眷。而膺恩命。光耀宗門。名標國史。又承國王待遇之重。進階一品。俾冠僧流。眞所謂領袖萬僧者矣。人固有得意而渝其志者。公出入中外。榮寵如此。而居輦轂。亦且十五年。其於扶持宗教。興復茲寺。未嘗一日忘于懷。此又可書者也。若夫土木之工程常事也。則不書。寺不知剏於何代。舊名留巖。光王日齋僧常有數。一旦少其一。邀於路。獨有形貌醜甚者。姑致之座下。左右戲之曰。末比丘勿說赴齋王宮。僧曰。爾亦勿言親見藥師。言訖躡空而去。卒隱留巖井中。王於是大其寺而崇信之。始改其額。而國人相傳云。

剏置金剛都山寺記

海東山水名於天下。而金剛山之奇絕。又爲之冠。且以佛書有曇無竭菩薩所住之說。世遂謂人間淨土。天子之使降香幣。絡繹于道。而四方士女不遠千里。

牛載馬馱。背負首戴。供養佛僧者。踵相躡也。山之西北。有嶺橫截峻險。若登天然。人之至此。必盤桓休息。地既僻。居民絕少。或值風雨。病于露宿。至元己卯。雙城總管趙侯。謀于山僧戒清。卽其要衝臨道縣。買地數頃。剏佛寺爲祝聖道場。春秋舟粟。以飯出入者。散其餘。山中諸蘭若。資冬夏食。歲以爲率。故揭名都山。侯之經營是寺也。令其境內僧徒曰。爲浮圖者。吾知之矣。其不日上報四恩。下濟三塗乎。若飢餐渴飲。絕學無爲者。上也。勤勤講說。孜孜誘者。次也。髡而家居。逃賦而營產。斯爲下矣。僧而爲下。不惟佛氏之罪人。亦國家之游民也。爾既不役於官。而又不吾助者。罰於是衆。髡且喜。爭執藝事以來。斧者斧之。鋸者鋸之。樸斲之塗。塹之。侯輸家粟以食之。撤屋瓦以蓋之。不借民力。不日成之。工既畢。使來請記其事。余雖不識趙侯。聞其賢久矣。凡爲事。當利於物。而便於人。爲己而求福者。末也。夫臨道一山之要害。故營是寺。以便其出入者。雙城亦一方之要害也。推是心以行其政。其便於人民者。必多矣。近有東南邊民。流人彼境。侯則詰責所由。拒而不納。曰。爾無恒產。因無恒心。故流徙耳。人無恒心。焉往而能容哉。余於是益知趙侯之爲人也。敢不爲之記。侯名琳。嘗入仕本國。從先王在都下五年。以功三轉大護軍。陞檢校僉議評理。今承家業。爲雙城等處軍民總管。性好儒釋。不喜游畋。通詩書。尙禮義。人以此多之。

重興大華嚴普光寺記

後百濟甄萱所都。今爲全州。州之南萬德山。有寺曰普光。寔自百濟爲大伽藍。演華嚴法。比丘中向少。長是山。憫其寶刹將廢。慨然有重興之志。聞州人今資政使高公龍鳳。知遇於上。性且樂善。以元統甲戌。航海西游。見於都下。曰。公身生邊地。而得志上國。如此。豈非因果歟。蓋前世之爲。足徵于今。猶今之所植。必有報於後世也。又曰。公昵侍帷幄。夙夜左右。跬步不能離。其寵光之渥。輿服之美。親戚朋友在鄉黨者。莫之知。所謂衣錦夜行也。苟能於鄉黨。營立祠宇。上爲君祝壽。下與生靈同福。屹然爲一方歸仰之所。使人之見聞者。咸曰。某之所爲。則其爲畫錦。不旣多乎。公欣然曰。諾。出楮幣如千緡。俾新本寺。而置三藏。已而爲宰臣所恭。出居南服。向亦還山。以脩葺棟宇。祝公遄歸爲事。至正改元之前。二月。黜斥權姦。更張政化。風霆發號。雷雨作解。公被賜環。眷顧益新。向又入都。公懲前之未卒志。加其費以督成之。仍與長資。存本用息。歲時轉藏。合前後所施。以千計者。二萬有五千。泥黃金。新其色相者十五。縷白金飾其器皿者三十。凡爲屋一百餘楹。佛殿僧堂。寶軒丈室。海藏香積。威光潮音。翼以廊廡。繚以垣墻。門庭階阼。登降周旋。增損舊制。皆得其宜。始于丁丑春。成于癸未之冬。功畢之月。與山人昂淑等。普集檀緣。大開華嚴會。以落之。用衆三千。爲日五十。奔走士女。供養讚歎。填谷溢陵。難以算數。向謂宜記本末。傳之後世。遂以高公之命。來求予文。謹按甄氏入本國。餘四百年。寺雖剋於百濟。屢火于兵。碑記不存。不可考其歲月。或興或廢。迄至于今。必待高公然後能復其舊。公生三韓之地。去京師五千里。夤緣會遇。迺能依日月之光。蒙雨露之恩。波及鄉國者。多其餘也。又能張大佛事。祝釐報本。垂之罔極。豈偶然哉。夫春之耕者。秋必有獲。人以所見而不疑。至於佛氏因果之說。可獨不信乎。遂用其言而爲之記。

新作心遠樓記

向師之重興普光也。予旣記之矣。復作樓東北隅。問名於予。夫名由實立。命物以類。耳目所未接。而使強名之。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也。向曰。人生稟天地之氣。五行迭用。而四時之宜不同也。冬而欲煖。夏而欲清。深居以齊思慮。登高以舒心神。此常情而理然者也。今吾寺環四山地。卑且隘。入其境。如入環堵中。是樓之作。非以觀美。爲欲使夫居於斯者。當其溽暑蒸歊。草樹鬱鬱。汗流被體。而氣息如縷。或春花漫山。秋月滿壑。煮茗登臨。祛煩剔滯於胷中耳。子何拒之固耶。予嘗聞學佛之徒。槁木其形。寒灰其心。惟慮山之不深。居之不僻。而爲外物所爍。故有面壁不顧者矣。有鳥窠其栖。巖竇其室者矣。若夫厭居之僻。敞大屋以侈之。嫌山之深。出高臺以壓之。時節陟降。自適自便。雖吾儒儉者。且不爲。而佛者爲之乎。然樓旣成矣。而其請又厯。姑取地僻心遠之意。以揭之。雖然。心之爲物。本無遠近。彼此之殊。儒者以正。以之脩身。以至于齊家理國。而平天下。佛者以觀。以之脩行。以至于見性成佛。而利自它。要之。誠不以以心觀。

心以心正心。顧其存養如何耳。故先儒有非觀心論曰。心一而已。以何心而觀此心。既以塞其請。因書其語。俾登斯樓者。境與心會。因其名而求其義。且知吾儒之言。非故相反。蓋欲相發者也。若面勢觀覽之致。非所宜書。茲不及云。

京師穀積山靈巖寺石塔記

靈巖東峰石塔。前同知民匠摠管府事朴瑣魯兀大所藏舍利者也。舍利有塔。載於佛書。如釋氏在時。七寶制底。從地湧出。佛滅度後。阿育王所造。溢於西域。而布於天下。至今幾千百年。而往往猶有存焉者。朴君三韓人。入爲內侍。蒙恩既久。思所以報上而利物者。以爲苟得佛舍利如一粟許。恭敬供養。其所謂無量福報。可必也。心求不置。則得幾粒。奉持積年。已而曰。舍利隱見無常。隨人勤怠。今吾老矣。不藏於名山福地。後之人敬信者。或不如我。則豈爲吾家有。乃募工作石龕。如浮屠法。中心藏之。外八其面。刻諸佛像。請予文其事。仍刻之。予聞佛者言。舍利。梵語譯之爲堅固。或有不信。以金石擊碎之。炭火焚銷之。金石炭火。可破可滅。而粟粒自若也。蓋表其佛性也。朴君能得而有之。又能爲之所。使人瞻禮而同其福。此石可倒。而其所以報上利物之心。當堅固而不可破滅矣。是爲書。

趙貞肅公祠堂記

至正改元春。穀在征東幕。贊成事趙公。與其姪平原君。持家傳來徵予文曰。先君貞肅公。功在社稷。德垂後世。雖銘諸幽堂。而神道未有碑。家垂國史。人鮮得窺。恐久堙沒無聞。且先君嘗於舍後作堂。爲燕居之所。因稱祇園。今欲於其中。垂先君像。以時致祠。立圭石庭中。具刻功德。俾子若孫。習聞佩服。無墜先志。無忘先訓。子其母辭。予時方任滿還都。未有以應之也。今貞肅公之子三藏法師。旋公。住錫燕山。每見予語及其事。且言雖學浮屠法。昊天罔極。恩何敢忘。其言益切。而其請益厲。穀迺叙其大概曰。天下之生久矣。一理一亂。近自唐家既衰。五季大亂。遼金與宋。南北分裂。戰爭不息。生民之塗炭極矣。天開景運。聖人繼作。名臣輩出一。六合定群志。同文軌。變風俗。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其惟皇元乎。貞肅公生於太宗九年丁酉歲。時甫收汴蔡。天下幾定。而南征西伐。尙猶未已。本國雖已歸附。而制於權臣。寓都江華。述職不時。以致天兵壓境。此亦國步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際。俗習遷變之始。而三韓之再初也。當是之時。夷夏始通。宣上德。達下情。動資舌人。而公以能華言善辭令。拔擢飛騰。始則束帶立朝。與賓客言。終則尊主庇民。爲社稷臣。觀公之生。豈偶然哉。至元己巳。忠烈王以世子入覲。公實從之。甲戌。釐降帝女。令襲王位。其入對冕旒。歷陳利害。出負羈縲。備嘗艱險。誅權姦。以正名。復都邑。以定國。使海隅蒼生。熙熙奠枕。迄至于今。繫公之功。居多焉。初。朝廷所遣黑的。畜憾飾詞。欲事紛更。已誤天聽。耽羅平壤之人。直隸內郡。反吠其主。與夫留屯將率之耗害者。尋皆罷去。其後流民及

被掠爲遼藩所蔽者。悉使歸國。暨佞臣倡議。再征日本。欲因軍興。蝨賊我邦。事得中止。皆由公汗馬專對之力也。凡王之遺公奏請也。趣召入見。慰撫良渥。所言未嘗不允。世祖嘗謂曰。汝非國人耶。何其敷對詳明。辭色舉止。絕不類東人也。於戲第其中興之功。無出公之右者矣。公諱仁規。字去塵。平壤郡人。考諱瑩。贈金紫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妣李氏。內園丞文幹之女。封土山郡夫人。夫人夢日入懷。已而有身。遂生公。生而穎異。不好嬉戲。稍長。知讀書。略通大意。卽去從虎職。始由諸校。累遷將軍。知閣門事。御史中丞。左承宣。四轉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再遷御史大夫。太子賓客。由賓客陞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就陞平章侍郎。庚寅。特授嘉議大夫。高麗王府斷事官。仍降金虎符。以旌其能。壬辰。加侍中。大德乙巳。再進判都僉議司事。丁未。引年乞退。錫功臣號。封平壤君。開府置官僚。國有大事。卽其家咨決焉。明年。遘疾。子弟迎良醫入。公曰。吾結髮徇國。年踰七旬。官至一品。且死生有命。醫何能爲。時諸子赴都。唯忠肅侍側。囑之曰。欲理其國。先齊其家。詩不云乎。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汝家夥同氣。慎毋忿爭。爲人所笑。待汝兄弟來。其具訓之。以爲家法。四月二十五日疾革。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國中士庶奔走哭泣。聞公平生正直。見其死。卽知其生矣。訃聞。王發天不憖遺之嘆。賻葬以禮。諡曰貞肅。媿夫人。司宰卿趙公溫呂之女。生五男四女。長男瑞。登科第。特授懷遠大將軍。高麗副都元帥。三司使。諡

莊敏。次璉。官至中議大夫。王府斷事官。僉議贊成事。諡忠肅。次延壽。擢第春官。特授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三司使。次義旋。特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住天源延聖寺。兼任本國瑩原寺。福國祐世。靜明普照。玄悟大禪師。三重大匡。慈恩君。次璋。今爲重大匡。僉議贊成事。長女適左承宣盧穎秀。次適江浙平章烏馬兒。次適大護軍白孝珠。次適戶部侍郎廉世忠。孫若干。元帥長男宏。及第。官至典校副令。次千禩。第進士。今爲密直副使。次千裕。今爲元尹。女適安吉王也兒吉尼。次適判書金敬直。次適延德大君瑱。斷事官長男斯民。今爲郎將。次德裕。今爲奉訓大夫。王府斷事官。判典儀寺事。次允瑄。次普解。祝髮中天台。教選女。適萬戶權衡。次適右常侍金上璘。萬戶長男忠臣。今爲宣武將軍。管軍萬戶。三司左尹。次信。女適郎將金暉山。次適上護軍尹之彪。贊成事。男興門。今爲少府尹。外孫若干人。長女男頊。今封慶陽君。女適判書許富。次適三司使金上琦。三女男忠胤。今爲典理佐郎。女適上護軍李權。次適別將金五萬。四女長男孝臣。今爲三司左尹。次佛奴。今爲翊正司丞。女適護軍閔玪。曾孫以下甚衆。皆不載。公資明敏。器雄偉。寡言語。美風儀。接物寬和。執事剛方。弼亮四世。蔚爲元臣。性又好善。喜施。尤篤於釋教。緬清溪佛寺。爲上祝釐。金書妙典。墨印海藏。繪瓌梵像。不可勝紀。至於持家嚴教。子以義。逮公未老。子孫多爲達官名士。布列中外。旣沒之後。咸遵家訓。孝友怡怡。人不間言。尸鳩平均。脊令急難。其不愧

矣。凡人之情。日遠日忘。公沒殆餘三紀。而又圖所以不朽。而事亡如存者如此。是為記。

大元高麗國廣州神福禪寺重興記

同知民匠摠管府事朴君。造予言曰。吾弱冠辭親。宦于帝庭。自武宗之世。已承恩渥。洎仁廟繼極。以東宮舊臣。眷遇異常。當此之時。豈知思鄉里而慕父母乎。曩奉玉音。乘傳而歸。因覲省桑梓。則先君已老矣。拊吾背曰。翁日夜願汝貴望。汝來。汝豈知之。引至神福蘭若。曰。是汝卯角所遊地。而鞠為茂草者也。翁殫家之有。雖衣巾盡捨之。上為君王祝釐。下與汝乞福。堂堂乎一大佛刹也。自爾迄今。幾二十年。言猶在耳。不敢一日之忘。嗚呼。不惟生之。而教養之。不惟思之于心。而又禱之于佛。是知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人能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鮮矣。今先君下世。吾亦老矣。而神福之興。未有紀。此不肖之嗣。忘親之大者也。將買燕山之石。載其顛末。并刻先君之言。與吾鄉里昆季之名。歸置之神福之庭。俾後子孫。知有吾父子而天性若此也。子為我筆之。予聞之。不能無感。凡急於富貴利達。而游宦萬里之外者。豈盡思其鄉里而慕其父母乎。且以吾東人言之。其高步禁闥。烜赫一時者。不為不多矣。安知不有視鄉里如秦越。待親戚如塗人者哉。朴君一聞其親之言。慈孝之感。終身不忘。必欲刻之貞珉。傳之無窮。可不為之書乎。寺在廣州。其初始蓋與州並興。興廢不常。今則奉佛有

殿。居僧有堂。廊廡靚深。門庭敞達。據一州之勝地。而為諸方之禪藪也。始于延祐甲寅。訖工于至治之末。山人永丘。實尸其事。舊無常住。資朴君施良田。在州西村之鳥山者。一十五結。其夫人金氏。施實楮五百貫。以充供具焉。州於三韓。居諸牧之首。而朴氏又為州大姓。自其祖守道以上。皆為本州之職。長於一鄉。父諱堅。由中郎將。引年致事。為中顯大夫。監門衛大護軍。年七十八。泰定甲子九月初二日。終於家。贈匡靖大夫。密直司使。上護軍。母張氏。封唐津郡太夫人。元統乙亥正月二十五日。歿。壽八十四。君有二兄。二弟。伯孝真。檢校別將。次璉。郎將。季天祐。不仕。次寬。知安山郡事。女弟適司醢令。同正李注。孝真三男。四女。長純。次彌。札實禮。今監門衛大護軍。宿衛輦轂。次脫帖木兒。女皆適士人。天祐三男。曰仁。萬。曰平。曰文。保寬三女。皆適士人。孫男女及外孫甚眾。不錄。君小字璣。魯兀大。武宗之初。奉旨入充內侍。帝常呼小璣。魯兀大。因賜為名。初拜儀鸞局大使。再遷朝列大夫。同知大都路北怯憐口諸色民匠都摠管府事。性慎重。既知遇列聖矣。已而謙退。老於佛事云。

韓國公鄭公祠堂記

廟祀之制古矣。事其親者。廟於家。事其聖且賢有功德者。廟於國。若州閭。其制可考也。自漢而下。禮與時變。有以廟貌而易其神主者。有以薦福而廢其常祀者。於是乎家廟之外。又有祠堂矣。然其報本追遠之心。則一也。夫其功德有大

小。故其報有厚薄。而其享有久近焉。前徽政使鄭公之爲親作祠堂也。語其鄉人李穀曰。吾齟齬辭親。今已老矣。親今俱已下世矣。其反哺之情。負米之恨。庸可極乎。願以不肖遺體。得備天朝內臣之列。官高祿厚。追贈三代。恩及九泉。茲欲構堂梵宮之側。像而祠之。以追其福而壽其祀。且列聖天子恩命。刻之貞珉。置之宇下。庶幾侈上之賜。而慰其孝思。子其爲我文之。此韓國祠堂之所由作。而記之所由述也。按禮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欽惟聖朝。仁覆四海。孝治天下。以養人心。以作士氣。凡內外之臣。自緋以上。皆得封贈父母。等而上之。其數極備。其有簠簋不飾。帷薄不脩者。不與焉。雖父母妻室。皆如之。於戲。旣推其恩。又責其行。所謂道德齊禮。其懲勸之意。並行而不悖者歟。抑嘗觀積善積惡。殃慶類至。若不在身。必在其子孫。或承家世祿。席寵籍勢。出擁千騎。入食萬錢。禍機一發。爰及後昆。或起迹白屋之下。致之青雲之上。垂名於竹帛。致孝乎鬼神。夷考其由。非偶然也。今夫韓國之先。其功其德。雖不白於當時。而有子之貴。而能享其報如此。豈其所積致然耶。况徽政讀古人書。行丈夫志。律己以廉。處事以公。昵趨禁闔。高視搢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不其韙歟。韓國諱仁。姓鄭氏。高麗河東郡人。贈崇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韓國公。考諱性良。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榮陽郡公。妣匏氏。追封榮陽郡夫人。祖諱公允。贈中奉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榮陽郡公。妣崔氏。追封榮陽郡夫人。媵夫人李氏。封韓國太夫人。男五人。長允和。官至正尹。次允琦。官至護軍。次禿滿達。卽徽政公也。次天佐。官至判內府寺事。次某。不仕。女三人。孫男女若干人。初大德庚子。徽政生。十一歲。以內侍從。忠烈王入覲。因留事闕庭。成宗愛其穎悟。壬寅。詔入學齒胄。習書禮。旣通大意。命給事仁宗潛邸。至大己酉。拜典寶監丞。官奉訓大夫。俄遷典瑞大監。洎陞監爲院。六轉爲使。加資善大夫。攝利用監監金玉府。其被仁廟所以愛遇之內臣。無出其右。天曆初。移章佩卿。已而復使典瑞。又四遷光祿大夫。徽政使延慶使提調。掌謁司事。其在徽政也。孜孜以薦進賢能爲己任。故士論翕然歸之。穀嘗爲屬官。得公之深知公之詳。敢敘其大略云。韓國年七十九。元統癸酉十二月十二日。卒于家。明年而疏恩封太夫人。旣封之六年。至元己卯七月十九日。卒。壽七十有四。又七年而作祠堂。時至正五年乙酉三月也。

東文選卷之七十終

東文選卷之七十一

記

大都天台法王寺記

李穀

至正三年癸未春。法王寺成。榮祿大夫太醫院使趙公。謁予記。其言曰。芬高麗永春人也。自昔至元癸巳。選充內侍。給事掖庭。以迄于今。伏見世祖皇帝神武不殺。能一天下。聖聖相承。休養元元。皆本於仁愛。故於佛氏慈悲之道。神契妙合。是崇是信。芬竊感慕焉。又伏思念。猥以微賤。過蒙上恩。今既老矣。欲報末由。謹遵浮圖之法。開剎伽藍。上以祝一人之壽。追列聖之福。下以利生靈於無窮。其列本末。以圖攸久。將子是託焉。予惟為臣之道。致身戮力。盡所當為。若夫拳拳祝君之心。有出于不能自己。而亦有所不能為之者。則歸之佛天。如斯而已。茲寺之所由作也。按佛氏之法。起自東漢。而其三韓地濱出日。西域之教。宜若後至。以今觀之。山川之間。竺梵遺迹。往往有先中國而為之者。又其為俗。凡事君事親。養生送死。一以佛教。人或不然。群恠而衆訾之。謂於忠孝。有未盡也。吁。習俗之久。蓋有莫本其所自者矣。今雖在輦轂之下。寺號高句麗者。其剎相望。宜乎公之汲汲於是也。先是有泉府使李公三真。捨安富里第為佛祠。名之法王。召鄉僧。攷信者主之。後入權門。為馬埒。李欲得其直。別營它所。而未能也。既

老且病。莫可奈何。聞公之為。即以屬之。俾為檀越。公日訴其家。得其直之半。為楮鏹者二萬五千。并所自施萬五千。典瑞使申公當住所助七千。而買地于金城坊。仍屬攷信幹其事。已而李沒。公與夫人崔氏。又罄其服飾器皿。可直錢者。先為廊三面。以饒人。次作殿。其中以奉佛。信又示化。庚辰二月。請天台師一印。主席。塑金色釋迦文殊普賢及天台智者像。以闡其所謂一心三觀之教。事聞中宮。賜楮紙一萬。相其費。明年作堂東西。又作南廡。北折而接之。堂以寮其徒。中廡而門。以直三門。翼殿左右。以位賓次。又明年作丈室。殿後室之東南。以居侍者。又其南。以廚香積。以藏資儲。凡用楮幣。為貫十四萬。有奇。屋為間八十有餘。崇不至奢。卑不至陋。像設端嚴。金碧絢煥。威儀供具。寺所有者。莫不畢備。其年十月。皇帝在西內。有進金字蓮經者。命藏是寺。中宮仍以香幣來。俾資諷讀。明年亦如之。蓋所以崇重妙法。且嘉公勤於報上也。方役之殷。印師曰。吾徒既仗佛力。衣食於人。而猶惜檀施。可乎。悉捐囊鉢之儲五千貫。同知民匠。摠管府事朴瑣。魯兀大。大府大監朱完澤。帖木兒。各施二千。資長明燈。鄉人好善者。約春秋率錢。聽誦大經。歲以為常。始于甲戌。終于癸未。首尾十年。亦厯矣哉。嘗觀塔廟者。其成之難。毀之則易。雖大其居。而足其食。後人業之。而自利之。利盡而寺隨以亡。人知其然。猶踵為不已。毋徒曰。吾盡吾心。吾竭吾力。後非吾慮。斯可已。公之所以既成是寺。而又鑿其事於石。其意有在也。後之居此者。宜致其

思焉。寺故監察御史觀音奴所居。地方九畝。於經營之始。偶得片石舊屋下。有刻三字曰法王寺。公蓋感其有宿因。因額之云。

大元贈奉訓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遼陽縣君趙公墓塋記

至正四年四月望。中政院使趙公。使其弟利用少監完澤來曰。吾自武宗之時。入為宿衛。俄從明皇于朔方。道里遼遠。庭闈之安否。久不相聞。泊扈駕南還。則先人之墓木已拱矣。然猶縻於內職。壓於上命。未得匍匐拜掃。東望痛悼。迄至于今。今令吾弟歸。以致追遠之誠。且立石以識先塋。以表吾志。請子為之記。予辭不能。且謂之曰。人子之事親。合於理而盡於心。斯謂之孝。蓋養生送死。事之常也。慎終追遠。德之厚也。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中政公之事親。可謂得孝之道歟。夫若養生送死。其昆弟姊妹皆足以為之。而公以齟齬之年。離鄉里。遠父母。高步輦轂之下。昵侍宮掖之中。既而委身先帝。間關萬里。夷險十年。赤心一節。為眾所知。故今上繼統。適念先志。待遇益豐。官躋一品。恩及九泉。其視昆弟姊妹。規規以口體之養為孝者。為如何也。郎中公諱公卓。高麗淳昌郡人。後從姻婭。移居水原府之龍城縣。年六十四。延祐己未。卒于家。而因葬之。夫人金氏。封遼陽縣君。以土俗陰陽家法別葬焉。長男忽都不花。資善庫提點。本國僉議評理。次中政公。名伯顏不花。由大府太卿。五遷榮祿大夫。本國淳昌府

大都穀積山新作羅漢石室記

院君。次少監。由承徽寺丞。三轉利用監。本國僉議評理。長女適判司僕寺事金直方。次適大護軍長守。次適密直使朴仁守。嗚呼善惡之報。捷於影響。郎中之先世。皆隱不仕。而中政之忠孝之至富貴之極。如此者。豈偶然哉。墓在縣北古城山麓。山之周七八里。凡樵蘇其中。耕蠶其傍者。一視此石。則知公之忠孝而敬恭之心。當油然而生矣。

至正甲申冬。大府太監朱完者帖木兒。游西山訪石室。其二竇東西相對。間可五丈。其北崖壁立。君謂居僧妙宏曰。自有宇宙。便有此竇。所謂天作地藏。以遺其人者也。如作石佛像。居之北崖。以朝二室之僧。且與室相稱。攸久。足為不朽之功矣。即募巧匠。采白石而為之。釋迦世尊左右補處。南面居中。而十六大阿羅漢。以次分列焉。明年春。監隨路總管府金鼎住見之曰。豈有其徒室處。而其師露居者乎。又謀於宏。鑿其崖而室之。其制方丈。厝其像於中。又接屋其前。以待風雨。煥丹碧以嚴飾。勤香火以瞻禮。恍若瞿曇和尚。復生於耆闍崛山也。既而二君請予紀。嘗觀造像設者。多範金鐵。飾之珠玉。守者或怠。輒為人竊去。銷毀。力苟不足。乃用土木。其泥塑木刻。易至圯壞。幾於褻慢。豈如石像堅重。簡質且無後慮者哉。予又聞之佛者曰。世界有成壞。謂之劫。夫自天地開闢。幾千萬年。而釋氏生。釋氏沒。今且數千年。而世界自若也。不知又經幾千萬年。而世界

之至於壞乎。予知夫此像此室。當與此山相終始。而此山又與此世界同成壞。則二君之功。其可謂不朽歟。姑叙其事。以紀歲月云。

虛淨堂記

順菴三藏公。扁其所居曰虛淨。客有問之者曰。公雖毀形。而有衣冠紈綺之習。公雖避名。而有國朝褒崇之號。出有九重異眷。卿相貴交。入有儒釋賓友之歡。齋厨豐潔。軒戶清幽。或禪誦之餘。焚香煮茗。左右圖書。商證古今。其遇興也。作字如斗。題詩滿紙。至於禮貌談笑。務適人情。和氣所薰。皆充然如有所得。客之好飲者。輒醉以酒。如廬山故事。雖世之享富貴而稱好事者。未有以加焉。烏在其為虛淨也。公笑而不應。其游稼亭李子。從旁而對曰。客烏知其所謂邪。夫虛者實之對。淨者穢之變。凡物之理。未有不從實至虛。由穢即淨者也。以人事言之。君臣父子。倫理之實也。居處服食。生養之實也。近取諸身。則形氣之實。身體髮膚是已。情欲之實。聲利貨色是已。當其經濟一己之私。酬酢萬物之來。所以殄瘁其筋骸。憂焦其思慮。而橫結其恩讎者。不啻若膏火之煎冰炭之交膠漆之合。其所以穢於淨者。為如何也。及其勢窮理極。萎然而隕。枵然而空。冰消而雲散。身猶不可得保。况外物乎。惟達人然後。不囿於物。不拘於實。聽其自然。而待其極。極則未有不變者矣。而其真虛真淨者。未嘗不在其中。公則其人也。抑嘗聞之公曰。人不可以不知本。安居而飽煖。非君之賜乎。則思衣食所自。如芒

刺在背而鯁在喉。日用惟在視聽耳。誘掖而成就之。非師之恩乎。則以扶持宗教。克復山門。為己任。事已乃已。生育劬勞。非父母之德乎。則思所以報罔極者。堂而祠之。碑其功德。而傳之無窮。又凡有所得。隨得隨施。若佛僧之供經藏之節賓客之奉。日不暇給。去其多藏之穢。而歸之無盡寶藏焉。豈世之徒知滅綱常。縛空寂者。所可髣髴哉。故知公之不離世而能出世。不役心而能存心者。能不為物所化而已。是則珍奇不能奢。患難不能惑。聲色不能淫。何適而非虛淨耶。若曰無物。然後為虛。無垢。然後為淨。必欲遠城市。忍飢寒。規規用力。汲汲脩心。予知其去道愈遠也。既以語客。因書于屋壁。

小圃記

京師福田坊所賃屋。有隙地。理為小圃。袤二丈有半。廣三之一。橫從八九畦。蔬菜若干味。時其先後而迭種之。足以補鹽齏之闕。一之年。雨暘以時。朝甲而暮牙。葉澤而根腴。且且采之而不盡。分其餘隣人焉。二之年。春夏稍旱。瓮汲以灌之。如沃焦然。種不苗。苗不葉。葉不舒。蟲食且盡。敢望其下體乎。已而霪雨。至秋晚。乃霽。沒溷濁。冒泥沙。負墻之地。皆為頽壓。視去年所食。僅半之。三之年。旱。早晚水皆甚。所食又半於去年之半。予嘗以小揆大。以近測遠。謂天下之利。當耗其大半也。秋果不熟。冬闕食。河南北民多流徙。盜賊竊發。出兵捕誅。不能止。及春。飢民雲集京師。都城內外。呼號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廟堂憂勞。有司奔

走其所以設施救活無所不至。至發廩以賑之。作粥以食之。然死者已過半矣。由是物價踴貴。米斗八九千。今又自春末。至夏至不雨。視所種菜如去年。未知從今得雨否。側聞宰相親詣寺觀禱雨。想必得之。然於予小圃亦已晚矣。不出戶庭知天下。斯言信不誣。時至正乙酉五月十七日也。

高麗國贈匡靖大夫密直使上護軍朴公祠堂記

有元朝列大夫同知大都路諸色民匠都總管府事朴君瓊魯兀大。既爲其先人作神福寺重興碑。又繪其父母像。堂而祠之。以寓追遠之誠。然不於家而必於寺者。蓋將資冥福於無窮也。君謂余曰。嘗聞儒者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吾自幼辭親。遠宦中國。定省之不知。甘旨之不問。則於生事之禮。可謂後矣。吾昵侍宮掖。父母之喪。未得匍匐奔走。死葬之禮。可謂闕矣。凡今家廟之制廢。而薦福之說行。其於祭禮。亦可謂未盡矣。每念至此。未嘗不盡然痛傷也。吾雖欲自致。而又無後。誠恐先人之祀之不壽也。是用作斯堂。又捨田之在鄉里者。爲結十二有奇。歲收其入。永爲時事資。俾吾兄弟子孫無忘焉。子爲吾文之。余於朴君之事。已詳書于神福之石矣。茲不復云云。但記其言。并載其田之四。至于碑陰。且爲朴君告其兄弟子孫曰。兄弟同氣也。兄弟之子猶子也。則視朴君猶父也。父之言其可忽諸。凡人子之於父母。若朴君者。亦足爲孝矣。其訓而子若孫。俾無忘其言。而無墜其功。則此堂不爲虛設。而子

子孫孫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至正六年歲次丙戌上元日記。

寧海府新作小學記

禮州小學。掌書記李天年之所作也。李君既佐府。見諸生曰。本國鄉校之制。廟學同宮。幾乎褻矣。而又引諸童子。使之群聒於大成之庭。其爲褻益甚矣。乃與諸生謀於父老。卜地於府之東北。役以農隙。不日而成。當中而殿。以垂魯司寇之像。左右爲廡。以爲擊蒙之所。迺廊迺垣。既輪既奐。於是擇諸生之稍長者。爲之教誨。君日一至。考其勤慢。而勸懲之。雖祈寒暑雨。不敢或怠。由是凡民有子。口可離乳者。莫不就學焉。居一年。君捧牋賀丁亥正旦。既至京。教官有闕。權補成均學諭。一日塗遇寧海諸生之應舉赴京者。曰。而府之小學。其規已成矣。但其屋宇。苟非時葺。則易至於頽壞。子宜託好文者。錄其始末。而示諸後。使無墜成功。諸生遂來求余記。余惟本國文風之不振也久矣。蓋以功利爲急務。教化爲餘事。自王宮國都。以及州縣。凡曰教基。鮮不廢墜。李君乃能留意於斯。可謂知所先務矣。獨不知小學之規。當讀何書。當肄何事。若曰習句讀。斯可矣。何必問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工篇翰。則足矣。何必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乃鄉風村學耳。予爲諸生恥之。諸生勉旃。其屋宇之廢興。當有任其責者。茲不論。至正七年五月既望記。

神孝寺新置常住記

至正己丑春。神孝法師修公。謁予曰。吾自幼託迹于茲。今已老矣。昔我忠烈王。重興是寺。於斯時也。田租之歲。入不貲。檀家之日。施相繼。庫儲充溢。厨供豐潔。推其齋餘。日活窮人。不知其幾。泊王之棄世。十年之間。猶自若也。其後十餘年。田入歲削。檀施日減。居僧始病其不足矣。又其後數十年。至于今日。則庫人報其米盡。厨人告其粥罄。居僧奔走乞食。日不暇給。散而之它者。十之四五也。吾不忍坐視。迺捨囊鉢之儲。得布爲五綜者一百五十。并諸檀所施三百餘疋米。若干拾碩。以爲新置常住之本。切欲存本用息。以圖久長之利。以補匱乏之需。迺謂主者曰。衆流成海。群輕折軸。安知此物。月增歲益。以成無盡藏乎。仍約之曰。置茲泉本。將以周急。苟有所急。未免權借。隨卽歸還。毋令虧損。待其漸積。布至于五千米。至于十百。然後方可破用。約已成矣。乞誌于壁。以示後人。無忘吾言。余與師舊。敢以爲辭。雖然。前人作之。後人述之。前人成之。後人守之。前人後人。必須兩身而一心。異時而同力。而後可也。作之成之。已有吾師。述之守之。不知何人。如不得其人。雖丁寧反復。徒爲虛文耳。此記不作可也。師曰。吾於後人。亦何敢保。然則如之何。曰。有佛天在上。當質之爲證。後之人。或之違者。必有陰誅耳。余笑而諾。於是乎書。是年清明節記。

舟行記

己丑之歲仲夏既望。自鎮江圓山。夜半登舟。泝流至龍淵。天猶未明。已有松亭

田居士。與林州潘使君。候于岸上。與之俱行。折旋而北。晚泊古城。明日至扶餘。城落花巖下。昔唐遣蘇將軍。伐前百濟。扶餘實其故都也。時被圍甚急。君臣棄宮娥而走。義不污于兵。群至此巖。墮水而死。故以名之。扶餘監務。設食于巖隈。僧舍。日已午。解纜而小西。則有磯石穹然。其下淵澄。深不可測。唐兵既至。隔江而陣。欲渡則雲霧晦冥。不知所指。使覘之。云有龍穴。其下衛護本國故也。唐人用術者。計餌而取之。龍初拒而不上。竟力致之。石爲之剝。今有深廣尺餘。長僅一丈。自水際達于石頂。若斲而爲之者。謂之釣龍臺。自臺而西。五里許。江之南岸。有僧舍曰虎巖。巖石壁立。寺負巖。巖有虎迹。宛然若擘而上者。巖之西。有斷崖千尺。崖頭曰天政臺。蓋百濟時。得與天通。每當用人。書其名置臺上。君臣具袍笏。列伏于北岸沙渚。以候。候天點其名。然後取而用之。土人相傳如此。自虎巖步至其臺。臺無遺址。惟石聳于半空耳。此所謂扶餘之四詠。一方之勝境。而好事之人。不遠千里而至者也。余鄉去此才六十餘里。自少經過。又非一再。而不曾寓一目焉。頗自謂不好事。今乃當農月。載歌舞盛賓客。供給將百人。往還踰三日。其爲好事何如也。雖然。史失其事。又無碑紀可考。而事亦近恠。土人之言。不知信否。况凡所見。多不及所聞。余因記之。以爲後來好事者之戒。且志余過云。

東遊記

至正九年己丑之秋。將遊金剛山。十四日發松都。二十一日踰天磨嶺。宿山下。長陽縣。去山三十餘里。蓐食登山。雲霧晦冥。縣人言遊楓岳者。以雲霧故不見。而還。比比有之。同遊皆有憂色。默有禱焉。距山五里許。陰雲稍薄。日光穿漏。及登拜帖。天朗氣清。山明如刮。所謂一萬二千峯。歷歷可數也。凡入此山。必由此帖。登帖則見山。見山則不覺稽顙。故曰拜帖。帖舊無屋。累石爲臺。以備憩息。至正丁亥。今資正院使姜公金剛。奉天子之命。來鑄大鐘。閣而懸之于帖之上。旁廬桑門。以主撞擊。屹然金碧。光射雪山。亦山門一壯觀也。未午。到表訓寺小憩。有一沙彌。導以登山。沙彌言。東有普德觀音窟。人之隨喜。必先於此。然深且阻。西北有正陽菴。是我太祖所剏。而安法起菩薩尊相之所。雖陡高而稍近可上。且登是菴。則楓岳諸峯。一覽而盡。余謂觀音菩薩。何所不住。余所以來者。蓋欲觀此山之形勝耳。盍先往乎。於是攀緣而登。果如所言。甚愜來意。欲往普德。則日已向晚。且不可留山中。遂由新林三佛諸菴。沿溪而下。暮抵長安寺宿。翌早出山。自鐵原至山三百里。則距京實五百餘里也。然重江複嶺。幽深險絕。出入是山。其亦艱哉。嘗聞此山。名著佛經。而聞于天下。雖絕遠如乾竺之人。時有來觀者。大抵所見。不如所聞。東人遊西蜀。峩眉南越。補隴者有之。皆言不如所聞。余雖不見峩眉補隴。所見此山。實踰所聞。雖畫師之巧。詩人之能。不可得其形容之髣髴也。二十三日。自長安寺度天磨西嶺。又至通溝宿。凡入山者。由天磨

二嶺。登嶺則望山。故踰嶺入山者。初不以絕險爲虞。自山而踰嶺。然後知其爲艱也。西嶺差低。登降三十餘里。陡甚。謂之髮斷。二十四日。至淮陽府。留一日。二十六日。踰鐵嶺關。宿福靈縣。鐵嶺。國東之要害。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者也。故嶺以東。江陵諸州。謂之關東。至元庚寅。叛王乃顏之黨。哈丹等賊。奔北而東。自開元諸郡。闌入關東。國家遣萬戶羅裕等。領其軍。防護鐵關。賊劫掠和登。以西諸州人民。至登州。使登人覘之。羅公聞賊來。棄關而走。故賊如蹈無人之境。一國洶洶。人被其害。登山城入海島。以避其鋒。至乞師天朝。然後乃能殲之。今余所見鐵關之險。誠使一夫當之。雖千萬人仰而攻之。不可以歲月得入也。羅公眞小膽哉。二十七日。到登州。留二日。今稱和州。三十日。早發和州。自鶴浦口登舟入海。觀國島。島去岸十里許。入自西南隅。水際白沙如練。其上平地五六畝。形若半壁。中有屋基。人言浮圖者所居也。其上山圍若塊。勢不甚高。蔓草覆之。又無樹木。視之一土坡也。舟而小西。崖岸稍異。其崖石則皆方直。櫛比而壁立。其岸石則皆平圓。排列。一面可坐一人。然不整齊也。行數百步。其崖高可數百尺。其石白色。方直長短若一。每一條其頂各戴一小石。若華表柱頭者。仰面而視。可竦可愕。有一小窟。撐舟而入。漸窄。不能容舟。視其窟。深不可測。其左右東立之石。如外面。更整齊其上。石脚下垂者。皆平正如覆棋局。若一鉅而斷之者。以此觀之。則非惟外面如此。盡一島乃一東方石條也。其窟巖崑。使人魂悸。

不可久留。回舟而北。又有一面如圍屏者。捨舟而下。徘徊攀緣。大概石與窟無異。而崖不甚高。其下稍平易。其圓石排列者。可坐千人。遊觀者必憇息於此。有人留飲。慮其風作。且非烟火食者所住。傍崖而東南。又行數百步。崖石稍異。作方鐵網。盛水磨小圓石。長五六十尺。一條若一條。一面皆是。人謂鐵網石。此其國島之大概者也。若夫奇絕恠異之狀。非筆舌所可髣髴也。誠不知造化者。何以至于此極也。既還浦口。舉酒相賀。一以獲覩勝境。一以風浪不作也。自浦口棹舟而入。所謂鶴浦者。登元帥臺。百頃澄湖。一螺孤嶼。亦一奇觀也。既晚。不可留。至縣館宿。九月朔。踰歙谷。縣東嶺。欲入穿島。問其狀。島有竇通南北。風濤相透而已。然自穿島。絕海而南。可往叢石亭。其間八九里。又自叢石。絕海而南。可往金蘭窟。其間亦十餘里。舟中勝景。不可言也。是日微有風。不可舟。故不入窟。島沿海邊。至叢石亭。崖州守沈君。相候於亭上。所謂四仙峯者。其石東立。其條方直。大概如國島。但其色赭。其崖石亦參差不正耳。自其上臨視之。四峯離立。峭拔斷崖。欽峯。臨東溟萬里。對西巔千重。竇關東壯觀也。舊有碑在崖上。今不見遺跡在耳。又於東峯。有古碣。剝落磨滅。無一字可識。不知何代所立也。人言新羅時。有永郎述郎。缺四仙童者。與其徒三千人。遊於海上。此碑碣。豈其徒所立者耶。亦不可得考也。臨四仙峯。有小亭。置酒其上。日已晚。至通州宿。通古金蘭縣。故城北隅。有石窟。人言金蘭窟。觀音菩薩所住之處。明日乘舟。並岸而入。

書石亭

亭

望見之。微若菩薩形像。立於窟中。以其窟深且狹。故不可入。操舟者曰。吾居於此久矣。自元朝使華。本國之卿士。仗節剖符於方面者。下至遊觀之人。無問貴賤。必欲來觀。每令吾舟而導之。吾實厭之。嘗操小刳木。獨入窟中。窮而後止。別無所見。以手捫之。一面蘚石耳。既出而回視之。則又髣髴其形像焉。噫。吾之誠有未至歟。抑其思想所致。若所謂思成者歟。余聞之。頗有領焉。窟東有石池。人言觀音浴處。又有巖石蔌蔌。方寸其大。多至數畝。皆欹側。人謂痛足巖。蓋觀音菩薩足踏而痛。巖爲之欹側也。自金蘭至林道縣宿。初三日到高城郡。由通州至高城。一百五十餘里。實楓岳之背。其山嶄崿險絕。人謂外山。蓋與內山爭奇。恠其東南有楡帖寺。寺有大鐘。與五十三佛銅像。人言新羅時。五十三佛乘此鐘。自西天竺泛海而來。泊高城海岸。既又至楡帖而止焉。高城南有憇房村。實山麓也。由憇房陡上六十里。而至楡帖。余始與同遊之人。約必至楡帖。觀所謂鐘與佛像者。行既遠。路且險。馬皆瘡背病蹄。或有落後者。故不復登山。初四日。早起至三日浦。浦在城北五里許。登舟至西南小嶼。穹窿一巨石也。其頂有石龕。龕中有石佛。俗所謂彌勒堂也。其崖東北面。有六字丹書。就視之。則兩行三字。其文曰。述郎徒南石行。其述郎南石四字。則明甚。其下二字。稀微不可識。昔州人苦其供給遊賞者。斷而去之。深至五寸許。字畫不滅。今其二字不明者。蓋以是歟。既而回舟。登四仙亭。亦湖中一島也。徙倚環視。則所謂三十六峯。影

言成
三〇

三十山碑
胡字上

倒湖心。湖可百頃。澄深瀾漫。實關東勝境。亞於國島者也。時無郡守。其州吏開小酌。不可以獨飲。命舟而出。人言此湖為四仙所遊三十六峯。峯有碑。胡宗旦皆取而沉之。今其跡猶存焉。胡宗旦者。李昇唐之人也。來仕本國。出巡五道。所至輒將碑碣。或刮去其字。或碎或沉。至於鐘磬有名者。或鎔鐵以塞之。使之不聲。若於寒松叢石亭。三日浦之碑。鷄林府奉德之鐘之類。可見也。四仙亭。朴君淑貞存撫時所置。座主益齋先生為之記。自三日浦渡城南河。過安昌縣亭。宿明波驛。初五日宿高城。留一日。初七日。主人小酌仙遊潭上。過清澗驛。登萬景臺。小酌宿仁覺村舍。初八日泛舟永郎湖。日晚不得窮源。到洛山寺。謁白衣大士。人言觀音菩薩所住。山下石崖有竇。是觀音所入處也。晚至襄州宿。明日重九。又有雨。舉菊觴於樓上。十日宿洞山縣。有觀瀾亭。十一日宿連谷縣。十二日。江陵存撫使星山李君。候于鏡浦。方舟歌舞中流。日未西。上鏡浦臺。臺舊無屋。近好事者為亭其上。有古仙石竈。蓋煎茶俱也。與三日浦相甲乙。而明遠則過之。以雨留一日。出江城觀文殊堂。人言文殊普賢二石像。從地湧出者也。東有四仙碑。為胡宗旦所沉。唯龜趺在耳。飲餞于寒松亭。亭亦四仙所遊之地。郡人馱其遊賞者多。撤去屋。松亦為野火所燒。惟石竈石池二石井在其旁。亦四仙茶具也。由亭而南。有安仁驛。日已西。不可踰嶺。遂留宿。明日早發。過驛。東峯甚險。至燈明寺。觀日出臺。遂並海而東。憇于江村。踰嶺宿羽溪縣。十二日宿三陟。

與拉奇四仙

縣。明日登西樓。縱觀所謂五十川八詠者。出至交柯驛。驛去縣治三十里。於十五里臨海斷崖上。有元帥臺。亦絕景也。小酌其上。遂宿驛舍。十八日宿沃原驛。十九日到蔚珍。留一日。二十一日早發。蔚珍縣南十里。有聖留寺。寺在石崖下。長川上。崖石壁立千尺。壁有小竇。謂之聖留窟。窟深不可測。又幽暗。非燭不可入。使寺僧執炬導之。又使州人之慣出入者先後之。竇口狹。膝行四五步稍闊。起行又數步。則有斷崖可三丈。梯而下之。漸平易。高闊。行數十步。有平地可數畝。左右石狀殊異。又行十許步。有竇。比竇口益隘。蒲伏而行。其下泥水。鋪席以防露濕。行七八步。稍開闊。左右石益殊異。或若幢幡。或若浮圖。又行十數步。其石益奇恠。其狀益多不可識。其若幢幡浮圖者。益長廣高大。又行四五步。有若佛像者。有高僧者。又有池水清甚。闊可數畝。中有二石。一似車轂。一似淨餅。其上及旁所垂幡蓋。皆五色燦爛。始意石乳所凝。未甚堅硬。以杖叩之。各有聲。隨其長短。而有清濁。若編磬者。人言若沿池而入。則益奇恠。余以為此非世俗所可褻玩者。趣以出。其兩旁多穴。人有誤入。則不可出。問其人窟深幾何。對以無人窮其原者。或云可達平海郡海濱。蓋距此二十餘里也。初慮其熏且汚。借僮僕衣巾以入。既出。易服洗盥。若夢遊華胥。遽然而覺者。嘗試思之。造物之妙。多不可測。余於國島及是窟。益見之。其自然而成耶。抑故為之耶。以為自然。則何其機變之巧。如是之極耶。以為故為之。則雖鬼工神力。窮千萬世而亦何以至。

此極耶。是日到平海郡。未至郡五里。有松萬株。其中有亭。曰越松。四仙之遊。偶過於此。故名焉。平海郡者。江陵道之南界也。北自鐵嶺。南盡平海。蓋一千二百餘里也。平海以南。則慶尙道之界。予嘗所往還者。茲不錄云。

寧州懷古亭記

至正己丑之閏。余自韓道寧以如京。其守成君。乞名州亭曰。昔我太祖將征百濟。有術者言。若於王字之城。三龍爭珠之地。築壘觀兵。則統三爲王。可立待也。迺相風水。迺營此城。駐軍十萬。卒能取甄氏焉。其屯營之所。曰鼓庭。郡乘所載者如此。舊有亭在鼓庭。俯官道。所謂爭珠之勢。實在宇下。而王字者。乃其山形也。吾病其亭廢陋。且失其名。今已撤舊。擴而新之。幸名之。使人知此亭之作。非苟然而已。余鄉距此僅餘三百里。其經過者。固亦屢矣。寧之爲寧。余知之矣。民無定業。吏無定居。奚暇理亭榭哉。丙戌之春。奉使而來。時則有李君龜乙。爲之守。化草萊以成田。芟荆棘而開道。余知其良吏也。去歲秋。又覲省而歸。則今成君爲政。且半年矣。視李君之理。殆過之。下車數月。盡得民情。利則興之。害必務去。勸農勉學。均科救荒。以次而舉。民既悅服。則出令曰。而知而生之所自乎。此乃興王之地。故太祖之神宮在焉。今其殿宇圯墜。上漏旁穿。無以妥靈。敢曰。顧享爲人。而不知報本。是不虔也。館舍公廨。所以奉賓客嚴官府也。今皆荒廢不理。是示其慢也。不虔且慢。則有常憲。非惟守土者之責。雖爾人民。亦安得道其

誅。皆曰。惟命。於是舉一邑之人。無問豪強。戶役而均程之。度材陶瓦。先新神宮。禮殿齋房。一皆輪奐。乃安神棲。乃肅祀事。次及館廨。且修且作。且勸且董。期以今年農隙。必欲訖工。無一不完者。適聞國家新政。當先除吏。乃曰。吾將去。汝且可休工。撮其材瓦之數。書而藏之。且戒主者。毋有所失。以待新官。以畢吾志。既又謂茲亭據一州之勝。當四達之要。不可不作。剋日而成。噫。成君以此州有祖王之遺愛。進瞻肖貌。儼然創業之姿。克敬克悚。退游鼓庭。杳爾行軍之迹。永懷永慕。敢不竭其心力。以報本復舊爲務乎。故其施爲如此。余故以懷古名其亭。亭之作。雖小不足書。然因是可見其餘。故并記之。成君名元揆。昌寧人。東韓名家東菴之外孫。是月初九日記。

韓州重營客舍記

至正己丑秋。雨甚。馬山客館南廊壞。雨旣霽。農亦隙。州人欲修之。郡守朴君曰。非惟南廊。雖廳廡幾圯墜。盍一舉新之。州人謂地不產材。尋尺之木。於它山百里外取之。而又居吾土者。多蔽于權豪。誰肯爲吾役。君曰。第爲之。何有。且曰。不去舊屋。人將不力。則一朝而盡撤之。州人始疑且憂。君迺量吏才。其能者則畀之大屋。而多其夫。拙者少之。旣分幹之。則令之曰。古人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爾之所以衣食茲土。而無無聊之嘆者。皆上之賜也。凡賓客之來。大則布天子之德音。小以頒國令。而邦本是恤。則茲館宇之設。其究爲民也。今者之役。

非佚爾之道歟。况其故制。狃樸且將頽壓。無以奉使華而聽詔令。郡守惟不敬是懼。安敢怠。敢違者罰。於是籍戶出夫。唯免老稚。航海取材。不憚險遠。率錢而助。簞食以餉者。磨其肩。役以其年之閏。纔數閱月。廳房廊廡。結構既周。時方寒。以適時宜。始之疑且憂者。終焉悅服。昔之豪橫。今從頤指。又以爲州官視事之堂。架書庫藏之所。不可以不作。規畫已定矣。君適代去。州人茫然如失。怙恃。君亦能哉。余少長鄉里。知民之禍福。實繫于守令。於吾鄉。益見之。比在輦轂。聞吾吏民。往往竄伏。而邑塗荆棘。賓客無所歸。郡守莫知所爲。懷印而去。余喟然曰。此非獨吏民之罪。守土者亦不得逃其責。丙戌之春。捧詔而歸。時則有李君資。爲政伊始。馭吏臨民。俱有條法。一境之人。拭目成效。曾未半歲。召官于朝。李君自長。繼政益勤。知無不爲。則曰國制。守令之居。謂之公衙。此州之守。無所於寓。寓於民家。何以州爲。命其州吏。分曹部役。不日而成。又將館宇。以次修葺。俄以家艱去郡。朴君之至。能兼二李之才。數年之間。利興害除。事集民和。實非前日之韓山也。又能待人以誠意。接賓無惰容。至於供需之物。牀褥什器之微。皆致完潔。然其取足於公帑。賊物而無一毫歛及於民。故其聲譽藹然。冠於一方。余鄉人也。慈侍之餘。幸獲見聞。今因館舍之作。略書大概。噫。自今踵君者。一以君爲法。而功之未完事之未已者。卒能成之。則不憂不爲良吏矣。君名時庸。字道

夫。密城人。由科第任文翰。拜監察糾正。例出爲州云。庚寅三月日記。

清風亭記

至正己丑夏四月。覲省還鄉。行次樂生驛。廣牧白君和父。走書而邀之。且曰。官舍之北。得古清風亭基。作四柱屋。實一州之勝。請記之。余行忙。姑復之曰。後當如京。可一至而寓目焉。爲記未晚也。明年至廣。則白君已召還。而李君某代任半歲矣。時方酷熱。氣息如縷。乃登所謂清風亭。倚柱而披襟。精神清爽。毛髮蕭颯。如蟬蛻溷濁。而出乎塵埃之外。李君置酒從容。言曰。四柱之制。簡則簡矣。朝夕陽暉。東西兩脚。坐客病焉。余翼其兩旁。而作南榮。各五尺。北亦如之。稍廣且深。既圯而將丹碧之。而子適至。盍舉觴落之。而書歲月以志。余既許白君矣。乃問亭之廢幾年。而父老無有知之者。則今之起廢。實同於剏新。春秋書作。有謂不宜作者。又謂魯長府何必改作。聖人垂教之意。微矣。余觀廣之爲州。三面皆高山。北雖曠遠。地勢夷下。公廨民居。如在井底。賓客之來。寧病于卑陋。而不知跬步之間。有此爽塏。則此亭之作。當不在貶例。余於是書。若夫清風之義。白說盡之。余不復贅。白君同年。李君執友。爲政俱有廉勤聲。庚寅仲夏記。

全州觀風樓記

李達衷

至正丁未。判事韓公系祥。出牧于全。政尙寬仁。人無怨讟。未期而民有餘力。咨于邑之鰲老。曰。惟爾之州。故所都也。故其號冠於一方。而按部營焉。王命之頒。

莫不始于此。民情所訟。莫不萃于茲。時當暑月。館宇卑湫。無以避炎溽。廳事之北。有小亭曰綠筠軒。甚陋塞。不堪處也。官給其費。易亭而樓之。可乎。咸曰。固所望也。於是駿犇走聚工徒。棟宇而墁瓦之。猶恐不及。不日而告成。登而覽之。廓如也。公喜且曰。既樓矣。不可以不名。不記。書諭雞林尹李至再。予心語之曰。予嘗按是道。主是營。病暑而幾殆。州之南有寺曰南高。移寓幾日而復命。韓公之意。則予志也。但所謂記者。記其事也。予未嘗登是樓。觀其創制之何如。豈可臆而文之乎。然且思之。所可記者有焉。粵明陵甲申。韓公先大人。爲冢宰。主銓選。予以應教。朝夕左右。有所觀感者多矣。其堂府恢弘。度量軒豁。用人之材。各有所適。柱石邦基。丹青德化。扶持肯構。而其功勛之大。氣像之豪。善慶之積。鍾于厥嗣。以其所爲。移于一樓之構。則吾知其必恢弘也。必軒豁也。柱石之堅完。有所維持。丹青之煥赫。有所潤色。是可記也。而吾之扁。則曰觀風。從而爲之說曰。風者聲也。教也。法也。告也。凡所以刺上化下。無所關係。而知國興衰者。風之爲也。風不可以不觀。觀不可以不察。觀乎地上。則省方設教。觀乎水上。則享帝立廟。先王以之。又若恒之雷風。益之風雷。則可以立不易方。有過則改。小畜之天中孚之澤。必觀其上。以懿文德。議獄緩死。蠱之振民育德。巽之申命行事。皆有所觀。君子以之。故按部者謂之觀風。其爲任重也。抑亦大塊之噫。萬竅之號。有萬不同。木之斯拔。禾或盡起者。有所感也。薰而解民慍。凱而吹棘心者。有

所養也。或條不鳴。草必偃者。有所和也。有所順也。斯亦不可不觀。其所以然也。風則氣也。凡吾之進退周旋。施爲注措。喜怒哀樂。聲音笑貌。皆氣也。氣則風也。發而皆中節。則叅贊化育。彌綸天地。寧有小欠。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登是樓者。有自我而物自物。而我保合大和。有得于中。則吾之言。未甚爲非也。或有詰之者曰。韓公之意。則在乎避暑。子之說。則略於取涼去暑之語。韓公請之。則記也。非說也。子之言。則始若記。而終於說也。曰始記。吾之所以爲記之意。終說。吾之所以爲扁之義。子之言。然矣。其曰略於取涼去暑之語。則非也。子不知夫道逢翹車而流涎。前有梅林而止渴者乎。觀樓之扁。則足矣。何必曰其涼曰淒。其而後可哉。

東文選卷之七十一 終

東文選卷之七十一

記

記碁

李 穡

先正於他藝。一不留意。獨於碁。粗得其妙。而當世之能者。或見推焉。然家不留其具也。予始孤。自都下還。鬱邑廢業。既練。整書秩。因得碁子視之。其一。海介。質白文黃。其一。石而玉潤。且黑磨礪精巧。團團如星。可謂儒有席上珍矣。然其子僅二百。以波淘石充之始足。一日。孫君見訪曰。此吾得之釋戒弘者。令先大夫綵侍之日。吾兒起所進者也。因取而枚數之曰。始者三百六十裕如也。今存者何其若是之少乎。余觀其意。似不能不慨然於其懷。予乃紬繹而思之。雖叢爾小物。亦必有數存乎其間。君子不可不知也。泝流而求之。自弘而上。成之者誰歟。傳之者又誰歟。自弘而孫。自孫而李。其亡失者已半之半。不知過此以往。傳之何人乎。漸以散逸。而頓失於何人之手乎。抑不知吾儒者用之乎。或為膏粱豪俠之所戲謔者乎。慨念古今。細思物理。能不潸然乎。圓動方靜之機。羸形猛勢之論。不暇及也。謹記之曰。白子百四十。黑子百單九。因書二通。一以與孫君。使知其碁之所寓。一以自藏。志其碁之所自來。且冀其無或失墜云。

此君樓記

予家鎮江上。距聖興山僅一舍。嘗往來山中。謁普光長老南山公。至則每以樓記為請。曰。先大夫綵侍之日。嘗求一言為斯樓榮。而公亦欣然許之。世故遷延。公竟仙去。慨斯樓之不幸者久矣。然則記吾樓者。先志也。子義不可辭。予方讀禮靡遑也。今年服闋。出游場屋。既歸。又造其廬。則又語曰。自吾樓成。年已一紀餘矣。今陟降于斯樓者。儒幾耶。釋幾耶。而今壁上無一字。豈待子壯元耶。且山中之景不一。而樓之勝於竹乎在焉。吾故以此君名之。知此君者。蓋鮮。吾獨有望於子焉。余於此君。蓋嘗內交矣。公雖不之命。猶張之。况如是。厘哉。雖然。予晚生也。何敢有所說哉。似賢之說。樂天記之詳。丈夫之論。牧之賦之備。禹偁盡宜物之狀。寬夫立邪正之分。與可得其情。而副之墨。子瞻明於理。而著之文。至若晉之七賢。唐之六逸。又皆藉君而有名者也。其餘騷人墨客。雄文傑句。所以羽翼乎此君者。不知其幾也。余雖欲出意。以言乎貞。必苦節。則必失之固。而見諂於蕭散之輩。以言乎送月來風。則必失之淺。而取笑於篤厚之人。又安得駕空之說。以求勝於古人哉。吾記不作可也。雖然。吾獨羨夫名禪老師。定罷齋餘。怡神放慮。相與徜徉乎斯樓之上。有條條然自竹林來。靜縛客塵。渙然冰釋。必有破空寂於聲聞。化清涼於熱惱者矣。此君之助不既多乎。予於是。不可以無言矣。南山。吾先人晚歲方外之交也。人有問公於予者。予輒對之曰。知此君則知南山矣。至正癸巳夏六月有日。韓山李記。

流沙亭記

流沙。禹貢所載。聲教所被者也。然以名亭。則吾莫得而知之矣。古之人。扁其游燕居息之地。固有託之名山水。或揭大義大惡。寓勸戒意。或就其先代鄉里。以志不忘本。若遼絕之域。卑惡之鄉。中國人物之所不出。舟車之所不至。如流沙者。人且厭道而羞稱之。矧肯大書特書。載之戶牖間哉。予知吾兄措意。必有出人者矣。天下之大。聖人之化。與之無窮。此猶外也。人身之小。天下之大。與之相同。此其內也。自其外者觀之。東極扶桑。西極崑崙。北不毛。南不雪。聖人之化。漸之被之。暨之也。然混一常少。而分裂常多。固不能不慨然於予心焉。自其內者觀之。筋骸之束。情性之微。而心處其中。包括宇宙。酬酢事物。威武不能離。智力不能沮。巍然我一人也。則雖潛伏幽蟄。於一偏之極。而其胷次度量。則聖化所被。四方之遠。無得而外之也。兄之志。其亦若是乎。予嘗有志四方之游。今已倦矣。辛丑冬。避兵而東。始得至寧海府。是吾外家。而吾兄居之。寧海東臨大海。與日本爲隣。實吾東國之極東也。今吾幸得一隅。以極其極。他可反也。矧流沙相對之地哉。舉酒其上。就索爲記。欣然書之。至正壬寅。

鱗角寺無無堂記

釋氏域外之教也。而軼域中之教。而獨尊焉。何也。域中之人爲之也。其禍福因果之說。既有以動人之心。而趨釋氏者。率皆惡常厭俗。不樂就名教。繩墨豪傑之才也。釋氏之得人才如此。無惟其道之見尊於世也。余是以不拒釋氏甚。或與之相好。蓋有所取焉耳。今曹溪都大禪師諱公。新被寵命。領袖九山。見上于洛水之上。賜坐從容。可謂榮矣。而視其德。無異平昔。信乎淡然無所累矣。余游洛西諸山。偶至南長僧窻。公一見欣然。以所住鱗角寺無無堂記爲請。具語其所以。蓋本寺佛殿據高。中庭而塔。左以廡。右以膳堂。左近右遠。布置不稱。是以立無無堂于膳堂之左。於是左右相距均矣。其爲屋。以楹計之。爲五者三。以間計之。爲五者二。此公之創立新巧也。經始於辛丑之八月。訖功於今歲之七月。而八月甲子。爲叢林法會。以落之。既有此屋。則膳堂左偏。又狹少。移之就右。則布置制度。無可議者。然力或莫能繼。不能不有望於後之人。此又公之意也。余惟公信道篤。故譽日廣。爲善勤。故事易就。凡所以扶宗樹教者甚多。他釋子無敢望焉。矧鱗角未有求心之所哉。是以時雖多故。不輟工役。承上意。行清規。嘉惠後學。惟恐不及。公之用心勤矣。敢不敬書。以告繼公者哉。若其無無之義。居是堂者皆知之。茲不論著云。至正壬寅記。

靈光新樓記

申君子展。守靈光。祛弊導和。政有餘暇。顧瞻館宇。樓居尙缺。君曰。有是哉。樓居所以陶堙鬱爽。精意非以觀美。於人大有益。矧吾守土。禮接王人。王人鞅掌。王事而每懷靡及。其志固有欲斯須頃之樂也。今余郡既莫得陶堙鬱。况無樓居。

何以爽精意哉。予惟不得盡事王人之禮。是懼。惟念父老尚謀之。於是群趨競。勸鳩材庀工。旬月之頃。奐焉為一邑之壯觀。申君其能矣。余惟靈光之得申君。申君之作新樓。不於昔而於今。夫豈偶然哉。竹翠蓮香。山光海氣。映帶遠近。水瀲灩。又鳴其間。凡登是樓者。非獨忘其執掌之勞。而不瀟。又何以得至於斯之幸。信乎其境之奇也。同年權吉夫。以申君之意。求予文為記。予諾之而未暇。今之歸觀也。徵之急。立為之書。忘其文之拙。惟以告其為王人者焉。無徒曰我王人也。誰敢侮予。無佚遊無縱欲。無負守土者之意。斯可矣。至正乙巳記。

風詠亭記

尚牧使金公。既作亭公館東偏。致書韓山李穡。問名與記。且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尚之所困。我尚祛之。子無辭焉。予念辛丑冬。上南幸。明年春幸尚穡時。為承宣。朝夕侍從。及秋。駕移于清。信乎當暑而困于熱也。其時深恨此邑。自新羅為大府。何無亭榭游觀之若是乎。至于今。蓋未之忘焉。今閱吾同年朴獻納所錄及門人金南遇族人金桂所稱說。則是亭也。爽然有濯風之想。其為喜幸何如哉。夫四時之氣。流行天壤間。寒暑溫涼之異。宜人之所以應之者。亦各有其道也。然松石水泉之興。絲竹盃觴之樂。有主乎中。則所謂寒暑之流行於目前者。有不足以動吾之心。何也。喪心者外物也。捨之二者。順天時。放吾志者。其惟風詠乎。風乎舞雩詠而歸。曾次悠然。無一點綴。况暑雨祈寒之怨咨。有可以澆

此哉。使仗節剖符。行過是州者。得如春服既成之際。和氣洋溢。尚民其幸哉。敢請名以風詠。若夫工役之本末。常事也。然又有可書者四焉。公以今歲孟夏。視事。即欲修葺館宇之頽圯者。忽暴風作。大木斯拔。良材山積。此其一也。部分群吏。身自督役。不煩一民。眾工效力。既修公館。而及亭榭。此其二也。初度風詠。輦糞壤。審面勢。既既闢。宛然舊址。蓋其指畫深契昔人。而制作之妙。則又過之。此其三也。莅政以還。恩威並著。事輯民和。聲績異等。功役之微。亦有次序。此其四也。至於繞垣為囿。引水為池。以種以樹。顧瞻敞豁。眾峰拱衛。斯亭之羽翼也。略之可也。後之風於斯。詠於斯。以得夫吾與點也之大意者。其何以報吾金公哉。併以告之。金公名南得。庚辰進士。出入中外。有重名。予愛敬之。故不辭而為之記。己酉十二月日。

真宗寺記

至正丙午夏五月。侍中柳公所營真宗寺。功告畢。邀韻釋三十三人。講其所謂華嚴法者。以落其成。衣鉢供具。悉新悉贍。上聞之。降香幣以賁其會。公卿搢紳。奔走讚歎。坐無虛席者十日。予始得而寓目焉。椽題椀栴。藻繪丹碧。不壯不庠。不侈不陋。像設纓蓋之飾。華燈音樂之奉。粲然而完。僧寮客位。儼翼周衛。以至庫廚之所。日用所宜者。莫不精備。考其肇功。則在甲辰夏孟。其夫日役五百餘指。其屋間計六十有奇。費不官削。役罔厲民。是何成之疾也。公謂予曰。吾志也。

子知之。蓋記諸。予惟公祖英密公。有重名。至元間。其後相德陵。又相毅陵。身都上相十三年。蓋嘗重營是寺。而其葬在西岡。子孫歲時展省。而寺久將圯。公慨然惟念不肖孫。得以繼跡先祖。實由先祖劬營。昉美。以覆我子孫。子孫之列。吾最長。不克繼述。罰其可辭。矧茲寺在吾壑域之中。盡一撤而新之。且堂之以垂我英密公之畫像。以祀以報。俾學佛者。祝釐之餘。呼無量光。以資冥福乎。此真宗寺之所以興復。而待中公平昔之志也。侍中公一守家法。既以豐名鉅量。爲朝德首。故其克復京城。定難興王。禦侮北鄙也。談咲從容。廟堂之上。易國家岌岌者。爲泰山之重。蓋其一發言一舉事。無一不式乎先祖。茲寺之細。曷足道耶。然於是寺之興。又足以見公篤孝之端矣。孝蓋理本。撫下仁事。上忠。皆於是乎出。則爲是寺。以繼先志。以報上恩。其道固當然矣。豈與夫眩禍福之說。假祝釐之名。極侈與麗。傷財病民者比哉。雖然。世之所謂豪傑者。率此之趨。而不吾顧。吾道也不絕如綫。將咎誰哉。寺之興廢本末。有舊藉在。茲不論著云。

勝蓮寺記

南原府山水之勝。人多稱之。浮屠氏屋於其間者。大抵皆據其絕特之境。而勝蓮寺又爲之冠。康君好文。與余言如是。且以往持大禪師覺雲狀。求記其本末。余於佳山水。每恨不能往游。掛名其間。固有所願。雲師之賢。又余之所嘗慕焉者。故樂爲敘之。寺距府理東北一舍。舊名金剛。不知創於何代。弘慧國師諱中

巨者。自內願堂。退老居之。屋宇卑陋。嘗欲增廣而不能也。既沒。大禪師拙菴諱衍。显者。爲曹溪之老。弘慧之徒。所推讓。合辭立卷契。俾拙菴主之。拙菴卽審工度財。其募合衆緣。則有宗閑者實幹之。改其額曰勝蓮。經始於乙丑之歲。訖功於辛丑之春。佛殿僧廡。膳堂禪室。賓客之次。庫厨之所。以間計之。合一百一十一。至於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一不完。此皆由拙菴囊鉢之儲。宗閑奔走之力。以成者也。像無量壽。居之殿中央。拙菴之所獨辦。而印大藏經。厝之殿左右。郡人之所同施也。捨奴婢若干口。卽拙菴所得於父母者。戊戌之秋。其將示寂也。以雲師於族爲甥。於法爲嗣。付以寺事。外垣尙缺。雲師築之。癸卯之夏。山門之事。於是畢矣。予曰。浮屠氏不惟侈其居。又謀所以傳之後者。蓋其常也。今夫金剛勝蓮。其名義何重。何輕。而必取彼捨此哉。然拙菴之必改其額者。示自我始也。自我爲一代。再傳而爲二代。以至百千代。可無替也。其志可謂遠矣。其傳之於雲師也。以親以法。亦可謂無慊矣。但未知雲師之得人。以傳也。亦能如其師乎否也。吾懼其愈傳而愈不可保也。雖然。自今以往。更歷百千代。勝蓮之境。無使荆棘生焉。則足矣。族乎。嗣法乎。嗣。吾不敢知之矣。拙菴姓柳氏。文正公墩之曾孫。監察大夫靖之母弟。判密直司事。李公尊庇之外孫。叅學首。四選。赴試中甲科。歷住名山。道譽藹然。雲師。柳氏之甥。學邃行高。筆法妙。一時人謂其青出於藍云。至正二十四年六月日記。

西京風月樓記

上之十九年秋七月。以開城尹林公。長萬夫于安州。未踰時。軍政具舉。其冬十又一月。移尹西京。巡問其道。御兵撫民。威惠益著。明年二月。進拜密直副使。蓋褒之也。化既大行。人樂爲用。迺以五月初吉。卜地于迎仙店之舊基。作樓五楹。塗墍丹雘。五閱月而告成。望之翼如也。東南衆山。如在席下。而江水更其前。鑿池左右。種之芙蓉。臨覽之勝。與浮碧相爲甲乙。而華麗則過之。既得上黨承旨韓公孟雲。大書風月樓三字。以揭之。而徵記於韓山李穡。且曰。子之斬吾記。以吾莫能名吾樓也。今吾之托興也。不淺。子能衍其義乎。余曰。公之高識洪量。蓋一世而有餘。且其名樓之若是也。風來而無方。月行而無迹。浩乎莫知其涯。淡也。雖道之在大虛。本無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氣爲然。是以大而爲天地。明而爲日月。散而爲風雨。霜露。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江河。秩然而爲君臣父子之倫。粲然而爲禮樂刑政之具。其於世道也。清明而爲理。穢濁而爲亂。皆氣之所形也。天人無間。感應不忒。故彝倫叙而政教明。則日月順軌。風雨以時。而景星慶雲醴泉朱草之瑞至焉。彝倫斁而政教廢。則日月告凶。風雨爲災。而彗孛飛流山崩水渴之變作焉。然則理亂之機。審之人事而可見。理亂之象。求之風月而足矣。今中原甫定。四方無虞。所謂理世也。我國家及閑暇修政刑。民物阜康。江山清麗。無適而非吟風弄月之地。况西京爲國根柢。控制西北。人士樂業。有箕子

之遺風焉。而斯樓也。又據一府之勝。賓客之至。一獻百拜。投壺雅歌。風來而體爽。月出而神清。荷香左右。情境悠然。豈不樂哉。其爲此大平之人也。雖然。鷄退聖人筆之。牛喘史民書之。所以警夫世者至矣。此又公之所以寓微意者歟。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不可以語此。不然。流連光景。害義傷教。君子所羞道也。後之來者。尙慎之哉。

南原府新置濟用財記

上之八年春。出諫官益齋侍中之孫。知南原府。未朞。政聲最東南。守令之上。予久欲書之。付循吏傳。國子學諭楊君以時。南原人也。愿而懇言。且信。一日來語。予曰。吾侯之政。入人深矣。不刻之金石。亦不泯滅。惟所置濟用財。恐易以致壞。苟不使後之人。知懼知戒。不可保其永永無弊。願先生賜之言。予於益齋先生。世受厚恩。固喜其有孫之賢。又嘗同寮諫垣。相知益深。故忻然從楊君究其事。楊君之言曰。每使者索賦急。吾支縣不及辦。稱貸而益之。由是或破產。吾侯知其然。則曰。虐民有尙此哉。會徵逋稅。得布若干。啓按廉使。使嘉之。出布以助。爭奴婢訟于官。受直者。入布口一匹。吾侯善決斷。所入尤多。總得布六百五十疋。擇鄉校三班各一人。使典之。支縣之急。四人者。白府官。出予之不取息。戒府吏無敢他用。著爲永式。吾府雖在山中。賓客絡繹。歛以委積。民甚苦之。吾侯知其然。則又曰。虐民復尙此哉。又以置財意。啓按廉使。得布糴米若干。舊有屯田。恣

吏爲奸。吾侯躬親其勞。吏不敢罔。總得米爲石二百。豆菽爲石百五十。立法散歛。存本用息。度新墾之田。可收七十二石者。以供委積。至於什用理具。旣備旣完。合而名之曰濟用財。於是編氓無橫歛。支縣守常賦。利興害祛。民樂其生。可無論載歟。予曰仁哉。然於李侯之政。此其米鹽也。予不屑焉。李侯以仁厚培其本。剛明濟其用。化一邑宜不下穎川蜀郡。其可書者不止於此。然此一事。亦足見用心之勤矣。未知南原之人。能不負李侯也哉。子其爲我。諭子之邑人。無高談異論。直舉目前事明之。病者效於醫。飢者得食以活。其有不報者耶。民汝之心也。縣汝之支也。有縣焉有民焉。乃能有汝府也。昔也心與支交困。甚於飢且病。今也李侯旣醫之旣食之。而不知報。汝尙人耶。報之當如何。無壞其法焉。無墜其志焉。斯可矣。楊君再拜曰。敬受教。李侯名寶林。乙未及第。秉志忠謇。有古爭臣之風。其理郡亦多本於此云。至正己亥秋八月記。

南谷記

龍駒之東。有南谷。吾同年李先生居之。或問先生隱乎。予曰非隱也。曰仕乎。曰非仕也。或者疑之甚。又問非仕非隱則何居。予曰吾聞隱者不獨隱其身。又必名之隱。不獨隱其名。又必心之隱。此無他。畏人知而不使人知也。仕者則反是。身必立朝廷之上。而軒裳圭組以華之。名必聞海宇之內。而文章道德以實之。則其心之所存。形于政事。被于歌詩。而灼于四方矣。心可隱乎哉。予以是知南

谷。非隱之地也。今先生居南谷。有田有廬。冠婚賓祭之取足。無心於勢利也久矣。然非以隱自居也。故歲至京都。訪舊故。縱飲談笑。往來途中。羸僮瘦馬。豎鞭吟詩。而白髯如雪。紅頰浮光。使善畫者傳其神。未必讓三峰蓮葉圖矣。南谷山可採水可釣。足以無求於世而自足也。而山明水綠。境幽人寂。舉目悠然。雖曰神游八極之表。亦不爲過矣。宜先生有以自樂於是也。予之衰病久矣。每欲歸去來而未果也。有田而近於海。有廬而薄於田。思得兩全而終吾身。予之望也。而豈可易而致之哉。先生之爲正言也。僕忝諫大夫。同言事忤宰相。諸公皆外遷。獨穡也。叨蒙異擢。至今令人愧赧。先生屢斥屢起。位纔至三品。然遺愛存於民心。華聞孚於物望。永之李氏。罕有儷美焉。是必鳴騶入南谷矣。異日立大策。決大議。上贊南面之化。如諸葛公起於南陽。可必也。抑未可必也。皆天也。先生名釋之。先稼亭公門生及第也。嘗與予同中辛巳進士科云。丁巳臘八日記。

遁村記

廣李氏旣取孟子集義之集爲名。而取浩然之氣爲字。星山李子安。說其義。予又題辭其後。以與之。浩然曰吾名吾字。旣受教矣。吾之遁于荒野。以避鷺城之黨之禍。艱辛之狀。雖鷺忍而聞之。不能不動乎色。雖然。吾之所以得至今日。遁之力也。夫叔向勝敵。以名其子。蓋喜之也。子身之分也。猶且名之。以志其喜。況吾一身乎。今吾旣皆更之。則我之再初也。遁之德于我也。將終吾身而不可忘。

焉者。故名吾所居曰遁村。所以德其遁也。亦欲寓其出險不忘險之意。以自勉焉。蓋遁者。知言之一也。而義則竊取之如是。惟先生哀憐之。忘其再三之瀆。以終惠焉。予曰。子於鄒國之書。誠味而樂之矣。其求觀聖人之道。殆庶幾乎。予故不徵他書。就孟子以畢其說。或問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訖然樂以忘天下。此雖設辭。處之不過如此爾。浩然之禍。雖自其身致之。親老子幼。抱負携持。晝藏榛莽。夜犯雨露。崎嶇山谷之中。猶恐追者踵至。屏氣縮縮。戒妻子無敢出聲。其遁也亦慘矣。是宜夢驚而悟。愕也。方且揚揚焉。內以樂於己。外以誇於人。浩然信非尋常人矣。其中必有所主。而名不虛得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將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爲。增益其所不能。浩然信乎餓其體膚矣。拂亂其所爲矣。則其降大任也。又信乎其可必也。予恐浩然之不得終身於遁村也。若其江山風物之勝。朝耕夜讀之樂。浩然自有地矣。故不詳著云。蒼龍丁巳九月記。

安東藥院記

至正丁未秋九月。安東府守臣之命下。其使則今贊成事洪栢亭由宣寧君。其判官則前長興府使鄭表由監察糾正。俱被選。朝辭而行。用其年冬十月十日。早朝。判官先至廳事行禮。向闕謝恩。庭迎使。使行禮如判官。謹甚。退受州吏謁禮畢。州之父老相慶得人。令無不行矣。明年春二月。二公曰。天氣發揚。生物始

矣。稽諸月令。人事爲重。所以備其扎天。宣流榮衛。以保大和。醫藥有功焉。湯浴有助焉。蓋先諸。乃相隙地。靡得其所。法曹衙久廢。而遺基存焉。乃立屋而名之曰藥院。總於重也。東廡三間。所以供湯浴也。西廡三間。所以供藥餌也。中高堂以壓之。所以待王人之至也。賓客之東西行者。亦得以備其急。而肘後方不足珍矣。矧其地最遠。其民最淳。和劑澡雪之不盡知也。疹氣之所觸而不幸焉者。蓋其常也。而栢亭公倡之於上。鄭判官和之於下。事半功倍。安東永有賴焉。是不可無記也。語有之。不作良相。當爲良醫。醫之道其亦重哉。今栢亭公用其心當國矣。鄭君駸駸向於用湯藥之効。當不止於安東矣。嗚呼。其需於遠也。詎可量哉。丁巳十一月日記。

漁隱記

廉東亭之居川寧也。自號漁隱。歸而求予記。予曰。上古聖人。觀象制器。吾夫子繫易。取而陳之。網罟畋漁。蓋其一也。孟子學孔氏。其言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蓋天地間生物甚衆。取之有其具。食之有其時。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者。聖人之事也。當其洪水之災。以唐虞君臣之聖。娶塗四日。呱呱不子。三過其門而不入。其急也甚矣。獸蹄鳥跡。交於中國。爲民之害。可謂酷矣。於是教人鮮食。畋漁之具。尤其所急矣。而人之性。日趨於嗜欲。而不可已。於是乎有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之法。川澤之間。洋洋圍圍。於仞而躍。至理之象著

矣。至於學校繼興。作成人材。必使學者。觀乎鳶飛魚躍之間。深體化育流行之妙。於吾心全體大用之地。聖學之功成矣。至於盆魚之樂。亦有助於後學。蓋有物有則。無一事而非仁矣。東亭好古律已。存心愛物。其視聚斂培克之流。不啻犬彘。汲汲以魚鼈。咸若之効。自任。今之自號。蓋自川寧始也。川寧處驪江下流。其地宜稼多松樹。白蓮精舍在焉。金沙庄之八詠。足以見風物之美。其曰東江釣魚。卽漁隱之地也。韓文公有詩曰。橋夾水松行百步。竹床莞席到僧家。暫拳一手支頤臥。還把漁竿下晚沙。文公吾所師也。吾老矣。如天之福。卜隣隙地。當與東亭。吟哦此詩。以終吾年。若夫竿也。絲也。鈎也。餌也。曲也。直也。埃與東亭歸。而後討論焉。於是作漁隱記。

寶蓋山地藏寺重修記

釋慈惠。始予相遇於座主益齋先生府中。長身巨顙。貌樸實而出言也直。先生甚愛之。其所居則寶蓋山地藏寺也。先生之易簣也。惠又不離側。若子弟之於父兄。予固知上人出於衆髡。遠甚。惠嘗以寺事走京師。謁公卿間。名聞于中宮。出錢內帑。鑄梵唄之器。既成。乞文於臨川危先生。紀寺功之本末。刻之石。舟浮以送之。惠則奉香幣。馳駟而歸。立石于寺之園中。大設落成之會。其能矣哉。歲辛丑。兵燹及山中。屋宇存者蓋三之一。惠迺發憤。又欲新之。於是元朝皇妃。本國禧妃。施錢於上下。迺鐵原君崔孟孫。監丞崔忠輔也。政堂李公。以祖翁之愛

惠也。判事朴侯。以外舅之愛惠也。遇惠也。如先生之平日焉。而皆施財。以致重營之功之畢。歲丙辰四月二十五日。轉大藏經。以落其成。惠曰。吾今老矣。吾於是寺。亦曰勤矣。不謁于時之喜。爲文辭者。以紀之。則他日讀石記者。安知今日之事乎。今欲文之于石。石不玆土出。欲走燕道。又不通矣。吾身亦衰甚矣。將書之版。揭之壁間。以俟後之同志焉。其言悲。予不忍辭也。迺語曰。名山寶刹。無處不有。必是山之居。必是寺之修。亦有說乎。惠悄然曰。師之命也。不然。信如公言矣。嗚呼。惠也。真能不負師矣。問其師。則真空大老也。予嘗聞其爲異人也。而不識其面。常恨之。今獲與惠也。語。豈非吾之幸哉。弟子不負師。子孫不負祖。吾所望也。吾所望也。敢不具錄。以勸來世哉。是爲記。

香山潤筆菴記

香山在鴨綠水南岸。平壤府之北。與遼陽爲界。山之最大。莫之與比。而長白之所分也。地多香木。冬青。而仙佛舊跡存焉。山之名以香。缺諸佛道場作一。缺普濟之游陟也。蓋嘗住錫于玆。及其示寂也。弟子勝智者。將奉舍利。以入此山。而覺清者。亦師之弟子也。得舊址而屋之。三楹而止。功訖矣。而邀師之真。垂之堂中。以修朝夕之禮。釋志先。以覺清之言。來請予記。予曰。清之面。吾不能記。清之言。入吾耳者。志先之舌也。清既請于子。子忘之何害。清雖未之請。有先上人之口。馨。吾但知普濟耳。餘人何與焉。是以不復辭。普濟之弟子。莫可數也。而爲普濟

奔走於入滅之後。銘浮圖記真堂。以謀其不朽者。踵相接也。從而和之者無尊卑無智愚。合而為一。牢不可破。是孰使之然哉。無亦吠形吠聲。其勢之必至歟。霜降鐘鳴。石投水受。感應交際之道。有不期然而然者歟。普濟之所以致此。必有其道矣。今夫髡而群游者。幾半於國。泝而求之數百年之上。其道之行也益盛。然其辭世而去也。如普濟之表表者。吾未之多聞也。當世之拳拳於普濟者。可知已。普濟在世則謗者多。而及其歿也。趨向之又如此。嗚呼。人之心。果誰為之主乎。吾於是告志先以此語。且以語清。使其歸向之心益切。而謀所以傳師之舍利。益謹而又謹可也。山之勝。浮屠者多言之。惜乎予之衰也。無由而至其中矣。併記之。

東文選卷之七十一終

東文選卷之七十三

記

金剛山潤筆菴記

李穡

普濟懶翁。既入寂。人始大信其道。從而思慕焉。况為其徒者乎。韓山子奉教。撰銘潤筆菴之所由作也。凡七所而供養坐禪之具。皆精潔致其極。普濟之身。雖已冥漠。而普濟之道。愈益光顯如此。信乎其感人也深矣。金剛山善住菴。有屋無人者。近三十年。普濟居一夏。累石為臺。俯視眾峯。人稱之曰懶翁臺。而香爐峯在東。金剛臺在南。水流其下。而環合之如城。懶翁游天下。徧觀山川。入金剛山。菴居如蜂房。而獨於此結制。其必有所取矣。志林粲如。志玉信元。覺鋒。謀所以致敬懶翁。則垂其象。朝夕香火。飯僧十五人。作佛事。坐禪求悟道。人人皆欲為懶翁而奔走。餘隙則思惟話頭。不置。可謂有志者矣。今以什器不足。來京緣化。且求記懸之屋壁。以告後之人。又曰。坐禪千日會。已於去歲三月三日起。始矣。終而復始。後來者之事。願併記之。予曰。善乎。林等之是舉也。雖歷墨劫。千日復千日。猶如一日。人而得道而去者。何可勝記哉。檀越名氏具錄如左。己未閏五月日記。

枕流亭記

東文選七十三

廉東亭之在謫中也。內徙川寧縣。築亭跨水。偃息其上。因取漱石枕流之語以表之。既還。請予記。予曰。東亭遇知先王。黑頭拜相。所以圖報於今上。復何言哉。言不避嫌。事不辭難。黯闇污濁之茹納。震撼擊撞之鎮定。勁氣沮金石。忠誠動鬼神。可謂確乎其不可拔矣。雖曰竄逐于外。完肌膚全性命。山水之樂。適償所願。則上之所以保全之。其恩如天矣。是宜食息不敢忘。所以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也。何名亭之反於此耶。將洗其耳。不願世事之聞歟。將潔其身。不欲塵累之及歟。東亭曰不然。夫水之性。清者也。其氣觸乎人。則徹骨而寒矣。心之昏濁。於是乎澄明。心之擾亂。於是乎靜定。可以事上帝。可以格四靈。是以天一生水而爲五行之長。而萬物之所以蕃。皆水之功也。今人朝暮扣人之門戶。求水火何也。一日不可無也。一日無則人不得以保其生。水之功大矣。其曰枕之者。親之耳。非有他也。此吾之有取也。幸子畢其說。予嘗聞天地間。水爲大故。地在水上。爲水所載。則凡有形色。生聚於兩間者。皆枕乎水矣。獨人乎哉。今夫山巍然大矣。上極乎天。禽獸草木。依之以生。雖有雨露之養。苟非水氣通乎其間。將何以遂其生哉。太華峯頭玉井蓮。是已。况乎平原鉅野。斷麓平林。其水之出也。勢也。是則人之所居。非水無地。人之所食。非水無物。水之與人。蓋不可須臾之離也。明矣。東亭居移養移。識高一世。素富貴則行乎富貴。素患難則行乎患難。蓋其自得者深矣。吾知夫雲散月出。水流風生。東亭翛然遺世而獨立。尙何富貴

患難之有動於其心哉。則斯亭也。天所以益厚東亭也。均施四方。使吾民滌煩熱通精神。蹈舞上德。則在乎天矣。是爲記。

萱庭記

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忘憂草也。字書釋萱亦曰忘憂草也。諼之言忘。忘其憂也。萱之從宣。宣其鬱也。有鬱于心而宣之。則通。有憂于心而忘之。則樂。樂則順乎親而親亦樂。通則通于天地而天地以平。天地之平。父母之樂。堯舜時雍之理。所以不可及也。求其理之所在。則著於象。求其象之所在。則見乎萱。一物微矣。一字末矣。而天理人情之昭著。政體國風之關係。予嘗讀而玩之。思與同志講之久矣。一日門生廉廷秀字民望來曰。吾伯氏號其居曰菊坡。仲氏號其居曰東亭。予以不肖。僥倖科第。三子之故。援例廩母。吾兄弟三人。同氣同心。凡所以居與動也。相觀相責。惟善之歸。竊不自量。將以萱庭號吾所居。願先生略述其義。予故引詩而略訓其字。重爲告曰。天地氣也。人與物受是氣以生。分群聚類。流濕就燥。外若紛揉而內實秩然粲然。倫理未嘗紊也。士君子少也讀書而格物。則天下之事理。致其明壯也。事君而理物。則天下之事理。歸于平。蕩蕩也。何累於吾氣。愉愉也。何傷於吾心。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夫豈有一毫之齟齬於其間哉。民望年甚少。學甚富。又與當世文士游。習坎之大象著矣。是以志之篤而不入於汗漫。行之力而不馳於虛遠。反而求之心。無所憂無所

鬱惟以事天地事父母而移之於君。直欲使嘉禾朱草遍于田野。其操心可謂遠矣。首章不云乎。伯兮伯兮。邦之桀兮。邦之桀兮。非有他才德也。順乎父母。通乎天地。身親見堯舜之理而已。民望勉諸。

天寶山檜巖寺修造記

檜巖住持倫絕。嘗語稽曰。普濟既寂。浮屠銘立石矣。寺之功宜錄始末。以彰普濟。所以區區是寺之意。於無窮亦惟子是托耳。幸無讓。予曰。諾。未幾門人覺田。又來曰。吾師既逝矣。吾徒皆散而之四方矣。寺之得如前日。未可知也。嗚呼。悲夫。吾師之道。非世之所能重輕也。然寺之興替。在乎後之人。吾徒之能振否也。又不可以前知也。嗚呼。悲夫。吾師之肇功於此。其指畫之地。坐立之所。猶夫前日也。而音聲容兒之邈然。吾師之闡法於此。其祝禱之規。棒喝之風。猶夫前日也。而威儀號令之索爾。院宇之闐寂。香火之蕭條。江月之境。平沈於野霧矣。雖然。佛性在人。後生可畏。安知他日。不有青出於藍者哉。此吾徒之所以自慰也。第念是寺。鐵山書額於前。指空量地於後。其山水之形。宛同西竺蘭陁之寺。又指空之所自言也。其為福地。蓋甚明矣。後之人。或不知此。指為新造。撤而去之。則普濟門人。所以劬躬締美之意。磨滅而不傳。田也。竊悲焉。敢以圖來。惟先生筆之。予案普光殿五間。面南。殿之後。說法殿五間。又其後。舍利殿一間。又其後。正廳三間。廳之東。西方丈二所。各三楹。東方丈之東。羅漢殿三間。西方丈之

西。大藏殿三間。入室寮在東方丈之前。面西。侍者寮在西方丈之前。面東。說法殿之西。曰祖師殿。又其西。曰首座寮。說法殿之東。曰影堂。又其東。曰書記寮。皆面南。影堂之南。面西。曰香火寮。祖師殿之南。面東。曰知藏寮。普光殿之東。少南。曰旃檀林。東雲集。面西。西雲集。面東。東雲集。之東。曰東把針。面西。西雲集。之西。曰西把針。面東。穿廊三間。接西僧堂。直普光殿正門三間。門之東。廊六間。接東客室之南。門之西。悅眾寮七間。折而北。七間。曰東寮。正門之東。面西。五間。東客室。其西。面東。五間。曰西客室。悅眾寮之南。曰觀音殿。其西。面東。五間。曰浴室。副寺寮之東。曰彌陁殿。都寺寮五間。面南。其東。曰庫樓。其南。曰心廊。七間。接彌陁殿。其北。曰醬庫。十四間。庫樓之東。十一間。庫有門。從樓而東。四間。又折而北。六間。又折而西。二間。缺其西。直正門。少東。曰鍾樓。三間。樓之南。五間。曰沙門。樓之西。面東。曰接客廳。樓之東北。向知賓寮。接客之南。面東。曰養老房。知賓之東。面西。曰典座寮。折而東。七間。曰香積殿。殿之東。庫樓之南。曰園頭寮。三間。面西。殿之南。四間。曰馬廄。凡為屋二百六十二間。凡佛軀十五尺者七。觀音十尺。覺田所化也。宏壯美麗。甲于東國。遊覽江湖。行遍者皆曰。雖中國未之多見。非誇言也。予素不樂釋氏。然玄陵嘗師。師故敬慕之。不敢置。况奉旨撰銘。獲詳師之平生。尤知其非常人也。造佛造塔。片無功德。於師之道。非所論也。絕澗之請。覺田之勤。不可以虛辱。故問其功役終始。則以某年某月對。予曰。能哉。何其成之易。

也。非師之道。能有以動人之心。而師之弟子。又有幹事之才。疇克至此哉。雖然。創基垂統。為可繼者。君子也。不顧其後。不量其器。縱吾之欲。以極其侈。君子鄙之。雖然。師既有前知之明。普濟之願。安知道場當益興。而不少替乎。予是以樂為之記。

五冠山興聖寺轉藏法會記

京城良隅。天磨山之巽地。鼓岩之兌方。有峯五焉。聚而圍之。望之若一。故號五冠。取其形也。又其奇勝。足冠三韓諸山故也。貞和公主之考。曰寶育。實居之。我太祖之曾祖。作帝建之外大父也。太祖化家為國。捨家為寺。名曰崇福。觀其額。可知已。厥後燬于兵。未遑修造久矣。敬孝大王。志在追遠。凡於祖宗所立法度。悉皆修明。至於寺院。完舊增新。無不如意。乃曰貞和之所居。后妃宜盡心焉。由是魯國公主。自為功德主。屋宇錢糧。悉新悉贍。迺適化大藏。函藏標識。秩然粲然。未幾公主薨。又置公主考妣之真。時節致祭。終玄陵之世。益豐無替。蔚然為大叢林矣。今住持大禪師曰乃明者。曹溪之老也。走侍者佛惠。求記曰。本寺為魯國轉藏者。已三會矣。其功德之勝。窮劫難於口宣。將版而懸之。以示將來。子秉筆與雲水僧作文詞。不少靳。矧蒙先王恩不淺。必樂於記。此吾所以不躬造。薄於禮而豐其求者。亦惟仗先王之威靈。知子之篤於追慕。必不辭也。予曰。吾聞明師年今六十七矣。住持是寺十一年。其遇先王之知。亦不淺矣。朝夕拈香。以

追先王魯國魯國之考妣。滌往愆崇來吉。不卜而可知也。是不負先王之心矣。使朝夕之臣。皆如明師之為。無負先王也。豈不幸哉。稽日夜望之。故喜為之記。戊午正月。

砥平縣彌智山竹杖菴重營記

釋覺照踵門請曰。砥平龍門山。世所知也。其名則曰彌智。舊有菴曰開現。居其菴而悟道者。失其名。得君王竹杖之賜。因額曰竹杖。山中人相傳如此。菴在山中。據高如在心。而上院在躋。則菴之爽塏。出林巒蒼翠之表。俯視雉岳。灑江。如在掌中。而近峯低揖。環列左右。秀拔溫藉。可愛可玩。四時之景。晦明變化。又不在于言矣。面壁心灰。情境俱泯。偏而沉寂。學者患之。出定之際。聳袂軒眉。片雲飛鳥。一碧萬里。山屏江練。左映右帶。眼界廓然。心源瑩然。疑網絕業。障滅。譬之病不能行者。如杖而起。行而無力者。如杖而健。則因境心生。因心道顯。而於所以用力之地。自有默契者矣。而况竹之虛中。迎刃而解者乎。此照之所以重營是菴也。又曰。照之始有志於此也。無因無助。適柳代言室元氏至山中。照即告之。夫人欣然。自為功德主。用丁巳春三月始工。訖於秋七月。丹雘於九月。落成於十月。雖為屋三間。而佛居中。僧居左右。與大叢林何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隕。則僧家之多寡。屋舍之大小。有非吾輩所論矣。願先生賜一言。以記。予曰。照也。空華人世。既以身入法矣。宜求乾栗馱於其心。以為金剛不壞之

地如此其急也。夫一坐具地。視三千大千世界。則大小自定也。然三千大千世界之起滅。又不於方寸之心。求方寸心。又當於一坐具地得之。則一坐具地。何可少哉。此韓山子之所以爲之記也。後之讀者。幸無譏焉。己未五月日記。

驪江縣神勒寺普濟舍利石鐘記

普濟之示寂于驪興神勒寺也。靈異赫然。疑者釋信者益奮。謀所以起敬於千載之下。則堂而垂其像。鐘而厝舍利。蓋無所不至矣。曰覺信者。實幹石鐘。而曰覺珠者。求燕石將載其事。而徵記於稽曰。廉政堂在川寧。往來吾寺。珠告其故。公欣然曰。吾如京。當爲上人。請一言於韓山子。韓山子必不讓矣。願先生賜之言。予曰。江月軒。普濟之所居也。普濟之身。既火之矣。而江與月。猶夫前日也。今神勒臨長江。石鐘峙焉。月出則影倒于江。天光水色。燈影篆香。交集于其中。所謂江月軒。雖歷墨劫。如普濟之生存也。今夫普濟舍利。散而之四方。或在崔嵬雲霧之中。或在閭閻烟塵之內。或頂而馳。或臂而宿。其所以奉持之者。比之普濟生存之日。不啻十倍加矣。况神勒爲入寂之地。宜珠師之盡心於舍利也。神勒寺由普濟大關道場。將永世不墜。石鐘之固。非獨與神勒爲終始。又將與此江此月。爲無窮矣。嗚呼。空華非譬。墨劫非闢。理也。而世則有成壞焉。世界雖有成壞。而人性自若也。普濟之舍利。將與世界有成壞歟。將與人性爲自若歟。雖愚夫愚婦。亦知所擇矣。後之禮舍利者。歆普濟之高風。歸而求之。其心。則始可

以報普濟之恩矣。不然。普濟之道也。自道也。於我何哉。是爲記。

陽軒記

龜城府院君金公。事天曆皇帝。讀書奎章閣。盱江揭文安公。時爲講官。閣下金公。事之盡弟子禮。時就所寓。質問奧義。遂得通經史習詩章。其後至正皇帝。厚待以禮。累遷至章佩大卿。職親地禁。執綺膏梁之與居。而脫然去華靡事。樂與儒雅搢紳游。或良晨美景。招呼謳歌。更唱迭和。陶冶性情。詩之興味。得之深矣。直宿之餘。每念父母。則請于上。上特爲降香。馳馱而歸者。至于再三。詣金剛山。祝聖壽畢。則舉酒高堂。壽父母。父母歡然。惟公之喜。庭闈之間。和氣藹然。人至今稱之。以公之風流閑雅也。前輩碩儒多從之游。我先君稼亭公。亦其一也。至於忠義去就大節。亦不輕以趨時。如立陵已丑之屈。守志不變。固已出於衆人。可謂君子矣。由是立陵愛重之。則其讀書所得之深。又可知也。今之居川寧縣也。有山而可登。有水而可臨。杖屨往來。又有廉東亭之難得也。當其一時吟風嘯月。傲睨天地之間。前日之繁華浩穰。人物之盛。揖讓周旋。禮度之懿。蓋已消磨於念慮。恍惚於夢寐。無復纖毫之餘。雖迂叟之獨樂。無以過之。詩之所謂君子陽陽。蓋隱於小官者也。公則隱於山青水綠之境。蓋其迹異而心同矣。東亭既還朝。每見予。稱公不置。且以公之言。請記陽軒。金公父執也。義不可辭。然病久不能盡其義。姑以一說復之。陽君子也。陰小人也。易六十四卦。無非扶陽而

抑陰者也。所以長君子之道也。聖人垂世大訓如此。則其所以抑陰而消小人也深矣。懽欣懌陽類也。深刻慘戚陰類也。第以予所識者言之。病餘起遲。負暄簷下。體舒氣行。神清志固。其樂也有非言之可盡。嘗以古人獻君之說自驗。誠有味焉。矧今遼塞夏雪。金公思獻之心。何日而已哉。惜乎吾髮亦白其半。而况公乎。請以此塞責如何。東亭曰可矣。止矣。遂書以爲記。

陽村記

陽村。吾門生永嘉權近之自號也。近之言曰。近也在先生之門。年最少學最下。然所慕而跂之者。近而之遠也。故字曰可遠。天下之近而又遠者。求之內曰誠。求之外曰陽。誠惟君子然後踐之。若夫陽也。愚夫愚婦之所共知也。春而溫夏而可畏。秋而燥冬而復乎溫。歲功得以成。民生得以遂。近竊自謂聖人之化成人材也。亦如此。詩書禮樂之教。皆所以順乎天時矣。而仲尼則嘗曰。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蓋仲尼猶天地也。猶日月也。廣大而無所不包。代明而無所不照。物乎其間者。形形色色。呈露靡遺。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尙何幽隱之有哉。雖其陰險邪類。亦皆無所遁其情。則夫子之無所不知。無所不化。昭昭乎其明也。浩浩乎其大也。浴沂風詠之流。猶足以知和氣流行。與唐虞氣象無異。則其時雨化之者。發榮滋長。復何言哉。嗟夫。仲尼爲天地爲日月。於從游三千。速肖七十之間者。皆陽道之發見昭著者也。而見而知之者甚寡。

曾子子思。幸而著書。至於今日。濂洛之說行。然後學者讀其書。如游仲尼之天地。如見仲尼之日月。秦漢以來。陰翳否塞。泯泯昏昏。幾於鬼域者。如清風之興而掃之無跡。何其快哉。十月無陽矣。然謂之陽月者。聖人之意也。觀乎碩果不食之訓。則聖人扶陽也至矣。春秋。聖人志也。麟。陽物也。而見獲。聖人傷之甚。故作春秋。書春王正月。釋之者曰。大一統也。嗚呼。士生斯世。不遇則已。遇則佐天子。大一統。布四海。陽春焉而已耳。若余也。老矣。復何望哉。可遠其思。所以自號而益勉之哉。勉之當如何。必自誠始。己未春三月癸酉記。

葵軒記

永嘉權希顏。吾所愛敬者也。清而不苟異。和而不苟同。立于朝久矣。未獲施其志。取葵花向日之語。題其軒曰葵。請予記。予則義不辭。從而誦所聞曰。夫理無形也。寓於物。物之象也。理之著也。是故龍圖龜書。聖人之所則。而著草之生。所以盡陰陽奇耦之變。而爲萬世開物成務之宗。則雖細物。何可少哉。如近世觀梅之學。亦本於此。觸類而長。烏可已也。是以希顏之曾大父文正公。道德文章。式百寮。號其所居曰菊齋。大父昌和公。功名富貴。冠諸君。號其所居曰松齋。而尊公腰萬戶之符。踞外戚之勢。作樓于崇教里蓮池之傍。額曰雲錦。樂其親以及宗族。益齋文忠公。爲之記。吁。盛矣。今希顏之取於葵也。蓋家法也。葵之爲物。傳於春秋。涑水先生。又取之著于詩。葵之遇也大矣。水陸草木之花。甚蕃。獨葵

也能衛足焉則知也。能向日焉則忠也。君子之有取焉者。豈徒然哉。霜露零而菊黃。冰雪盛而松青。風雨離披而蓮香益清。大陽照耀而葵心必傾。其異於尋常草木也遠矣。孰不愛而敬之哉。菊也。隱逸。松也。節義。蓮也。君子。葵也。智矣。忠矣。胡然而萃乎一家哉。祖子孫相繼奕世。所取以自表者如此。權氏之不與尋常草木同腐焉者。亦明矣。垂耀士林。敷華王國。可竢也。請志之。丁巳臘月。記。

菊澗記

同年朴兵部在中。扁其所居曰菊澗。求予記。予曰。菊花之隱者也。澗水之幽者也。隱必乎幽。幽必乎隱。蓋其氣類也。在中與吾。既釋褐入玉堂。歷錦省。凡士大夫之所歆艷者。皆受而不小辭。烏在其有慕於隱乎哉。在中氣秀而明。質美而清。高爽之志。閑雅之容。如良金粹玉。輝山潤海。烏在其有近於幽乎哉。然其所取也如是。必其所好也無疑。蓋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德性之所使然也。在中之得於心者。必有所在。其所以表之居室者。不得不如此。在中孝于親。養志是急。其仕也。將以榮其親也。非圖榮其身也。在中修其身。明德是務。其所以文其言也。將以顯其道也。非圖顯其身也。是則孝親而已。身則志乎隱逸。明德而已。身則志乎幽閑。非功名富貴之所浼也。明矣。一旦逢辰。進居喉舌之司。遷掌爪牙之士。所以養親之志。遂矣。豈徒榮華其身者。所可比哉。而况登山臨水。遇物興懷。丘壑之姿。烟霞之想。固有所不可得而掩者。宜乎自扁其居之若是也。予也。

於牡丹矣。近乎潢潦矣。今富貴之足羞。况神明之奚薦。瞻望菊澗。竊自恥焉。雖然。天地本一氣也。山河草木本一氣也。豈可輕重於其間哉。嗚呼。此可與在中道之。庚申夏四月記。

梁州通度寺釋迦如來舍利之記

洪武十二年己未秋八月廿四日。南山宗通度寺住持圓通無礙辯智大師沙門臣月松。奉其寺歷代所藏慈藏入中國。所得釋迦如來頂骨一舍利四毗羅金點袈裟一。菩提樹葉若干。至京謁門下評理李得芬。曰。月松自歲乙卯。蒙上恩住是寺。歲丁巳四月。倭賊來。其意欲得舍利也。窖之深。又恐其掘發也。負之而走。今年閏五月十五日。賊又來。又負之登寺之後岡。翳榛莽。聞賊語曰。住持安在。舍利安在。榜掠寺奴。鞠之急。會天黑雨又不止。無追者。踰山至彥陽。明日遇寺奴。持吾馬相持泣欲還。賊未退。適新住持將至。無所安厝。遂奉以來。李公有微恙。摩客聞舍利至。躍然起曰。舍利至吾家乎。慶幸之極。身已平復矣。將入白于內。會張氏之難作。不果者一月。贊成事臣睦仁吉。商議臣洪永通。啓于上前。太后謹妃。皆致敬瞻禮。而太后又施銀盂寶珠。命內侍叅官朴乙生。奉安于松林寺。李公重修是寺。設落成會。故也。國中檀越。無問貴賤智愚。奔波禱舍利分身。李公得三枚。永昌君瑜得三枚。尹侍中桓得十五枚。檜城君黃裳之夫人趙氏得三十餘枚。天磨山諸衲子得三枚。聖居山諸衲子得四枚。黃檜城親

得一枚。月松適出檀越。來乞舍利而去。月松不盡知也。明年六月十九日。李公來語。臣穡曰。往者在江南牢獄。捶楚間。願得生還。親禮本國名山。通度實在目中。及歸。玄陵特降香。命得芬躬詣各處行禮。至通度乞舍利。得六枚。得芬於舍利。謂之無緣不可也。舍利之在通度也。自新羅善德大王朝。入國家以來。又將五百年。未嘗一至松京也。主上殿下臨御之初。臣等備員之際。月松師奉舍利而至。其非偶然也明矣。得芬告于上。上曰。其令領藝文臣穡具書之。得芬是以來。臣穡從月松師徵其事。繼書李公語。題其目曰。通度寺釋迦如來舍利之記。是月廿一日記。

趙氏林亭記

平壤趙氏自貞肅公佐忠烈王。事元世祖。蔚為元臣。諸子皆大官。二子忠肅公。尤為厚重。君子至今稱道不置。其子判書公。以病乞安養于平州之南鐵峰之東。其子兄弟侍側。以奉朝夕。此趙氏林亭所由作也。趙氏之仲子通禮門判官名琬者。來曰。吾父母卜居于此。蓋有年矣。屋廬之苟完。饗殮之苟給。蓋自吾舅氏思菴公淪喪之後。雖所以自奉者。淡乎其無復遺味。忘其形以忘于世。樂於身以樂于心。所以送餘年底後昆者。粗得其道。而吾兄弟怡怡愉愉。扇枕於其中。其樂又如何也。方其夏景舒敷。山光水氣。沉浸於上下。雨意雲容。變化於朝夕。所以樂吾親之心。又天之所以玉成於趙氏也。吾兄弟者。實快於心。然不可

養真齋記

以宣之口。又不筆之。將無以廣吾孝思。林亭之作。將與逃賦而入山之深。邀名而標境之勝者。無以異矣。請先生記之。予曰。凡君子之養其親。有心志口體之異。若趙氏兄弟。蓋兼之矣。平之為州。近於京邑。士大夫置別墅者多矣。往來之便。仕已之同也。官事稍簡。或休暇之隙。匹馬而往。豈獨林亭娛親之可述。其道途吟詠風景之美。兄弟當自得之。又深矣。予也病也。足不出門者數年矣。故於趙氏兄弟。尤為歆艷焉。故於末略及之。伯氏名瑚。吾門生也。

大人耳。非大人之從外得也。事君盡禮。非詔也。真也。辭疾出弔。非詐也。真也。今也。私勝而不已。用術以相傾。用奸以自植。反致求全之毀者。纍纍有之。其作偽不曰日拙乎。姜公雖病。能以養真扁其齋。則其不誘於物。斷可知矣。予也口耳之學耳。所以養心之術。非不知也。而莫能行。鄒國有言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請以寡欲為養真第一義。庚申七月朔記。

六友堂記

永嘉金敬之氏。名其堂曰四友。蓋取康節先生雪月風花也。請予說其義。予不願學也。且無暇。未之應久矣。其在驪興也。以書來曰。今之在吾母家也。江山之勝。慰吾於朝夕。非獨雪月風花而已。故益之以江山曰六友。先生其有以教之。予曰。吾之衰病也久。天時變于上。吾懵然而已。地理隳于下。吾冥然而已。康節之學。深於數者也。今雖以江山冠之。示不康節同。然易之六龍六虛。為康節之學之所從出。則是亦歸於康節而已。雖然。既曰不願學。則舍是豈無言乎。曰。山吾仁者所樂也。見山則存吾仁。水吾智者所樂也。見江則存吾智。雪之壓冬。溫保吾氣之中也。月之生夜。明保吾體之寧也。風有八方。各以時至。則吾之無妄作也。花有四時。各以類聚。則吾之無失序也。又況敬之氏。胷中洒落。無一點塵滓。又其所居。山明水綠。謂之明鏡錦屏。無忝也哉。雪也在孤舟。蓑笠為益佳。月也在高樓。樽酒為益佳。風在釣絲。則其清也。益清。花在書榻。則其幽也。益幽。

四時之勝。各極其極。以經緯乎江山之間。敬之氏侍側餘隙。舟乎江。屨乎山。數落花立清風。踏雪尋僧。對月招客。四時之樂。亦極其極矣。敬之氏其獨步一世者哉。友同志也。尚友乎古。則古之人。不可以一二計。求友乎今。則如吾儕者。亦豈少哉。然敬之氏所取如此。敬之氏其獨步一世者哉。雖然。天地父母也。物吾與也。何往而非友哉。又況大畜之山。習坎之水。講習多識。真吾益友也哉。於是作六友堂記。

東文選卷之七十三終

東文選卷之七十四

記

潤筆菴記

李穡

四佛山一名功德山。西天指空師所名也。釋覺寬與金贊成諱得培之室金氏。造潤筆菴。走書求記。其言曰。山中有菴曰妙寂。了然禪師居之。懶翁出家處也。今懶翁既寂。舍利遍國中。寫真以供養者。又不可以一二計矣。然皆游歷之地。未必皆平日所留意。何也。不三宿桑下是已。若其最初發跡之地。剃以去煩惱。戒以受毗尼。所謂千聖不傳。向上一路。所由始也。所由入也。悟道於檜巖。印可於平山。皆從此中出。說法於大都。為師於先王。亦從此中出。則功德山實為懶翁之本元矣。懶翁既寂矣。藏其舍利。垂其真。以供養者。今之求功德者。之恒事也。亦知所謂真功德乎。功德山。由懶翁名益傳。世之歆懶翁以修功德者。又如此其廣。功德在山乎。在懶翁乎。在奔走禮拜者乎。請先生一言以記。予曰。吾聞功德山在大院東。有峯突然而起。有大石斲四如來形。皆四尺餘。凡求福者。群趨之。此山得名之由也。聖智妙圓。體自空寂。菴之名豈虛立哉。求功德於妙寂。皆如懶翁斯足矣。併著之。庚申秋八月初吉。記。

慈悲嶺羅漢堂記

西海平壤交界有山。大而峻。行者甚苦之。故曰慈悲嶺。嶺之北屬之平壤。其南屬之西海。羅漢堂實據嶺北。俯洞仙站。不知創於何代。然靈異頗著。予小也。馳驅赴燕都。再過堂下。嘗一入門而致禮焉。幢幡甚盛。類皆行役者之願詞也。見其廚房槽櫃之設。又知其待行旅者甚備。心喜之。未暇問其詳也。今左街副僧錄啓明寺住持中德定海者。又重新之。因其徒省珠。求記於予。又不以始末相示。予將徵之。珠又曰。啓明師行甚急。願先生略之。今之舉也。事羅漢以求其福。便行旅以施吾惠。積其功德。歸於祝聖安民而已。寺之始末。末也。何足書。予曰。然。今浮屠氏滿天下。然其源流出自西域。在於書法。所當略之也。慈悲嶺屹然其高。羅漢堂煥焉其美。呀咻之際。一接于目。豈不快哉。況於歇鞍縱眺。焚香致敬。氣息以平。身心以靜。雖曰暫焉之頃。所以益於人者多矣。在於書法。所當進之者也。予以是不復徵其詳。直書珠之所言。俾歸而懸之宇壁間。啓明師之慈悲。當與慈悲嶺並豐。而羅漢之神通。或者為啓明師之神通矣。慈悲也。神通也。豈不為國家之大用乎。予於是書以與之。

長城縣白巖寺雙溪樓記

三重大匡。缺君雲菴。澄公清叟。因絕磻倫公名其樓。且以三峯鄭氏記相示。寺之故詳矣。而溪之為溪。樓之為樓。皆略之而不書。蓋難乎命其名矣。於是從絕磻訊之。寺在二水間。而水合于寺之源。東近而西遠。故其勢有大小焉。然合而

爲淵。然後出山而去。寺四面山皆高峻。夏蒸溽無所納涼。是以據二水合流之處。有樓焉。跨左水俯右水。樓影水光。上下相涵。實爲勝覽矣。庚戌夏。水大至。石堤墮。樓因以壞。清叟曰。樓吾師所起也。如此可乎。吾師師師相傳。凡五代。所以留意山門者至矣。樓今亡。責將誰歸。乃剋日考工。復其舊。腐者堅。漫漶者鮮明。於是足以自慰矣。然吾之心。惟恐一毫或墜。吾師之心者。吾之徒未必知也。吾之徒踵吾而住。是寺者。或不知吾之心。則山門之事。不可保矣。獨樓乎哉。像設之塵埃。棟宇之雨風。爲人所唉也。必矣。是以一樓之興復。雖不足書。必求能言者筆之。所以圖不朽也。所以戒吾徒也。幸無讓。予嘗師事杏村侍中公。與子姪遊。師其季也。重違其請。用絕稠言。名之曰雙溪樓。予老矣。明月滿樓。無由一宿其中矣。恨不少年爲客耳。其師弟子之相承。載在寺籍。故不書。

香山安心寺舍利石鐘記

指空。西天人也。高麗普濟王師。其弟子也。其入寂而荼毗也。皆有舍利。人之信者疑者。於是合而爲一矣。香山岸鴨江地最僻。與女真交界。然其人多忠信。爲封疆臣。故於竺教。心悅誠服。與京中士庶無少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詎不信然。釋覺持來曰。吾與覺悟。作石鐘。以厝指空舍利九枚。普濟頭骨一片。舍利五枚于安心寺。施主則義州上萬戶奉翊大夫禮儀判書張侶室龍灣郡夫人康氏也。又藏普濟袈裟一直。綴一六環杖一于普賢寺。其香爐殿。志程所立鐘者。反而求之心可也。

澄泉軒記

澈首座叅普濟尊者。懶翁從之居者久。翁號之曰澄泉。未幾翁示滅。哀慕日甚。乃曰。翁遠矣。不可得而復見之矣。聲音之所觸。入吾心而最深。被吾體而最著。與吾名稱相隨而不竭者。澄泉是已。今又扁吾所居之軒曰澄泉。蓋欲心存目想。不欲斯須忘懶翁也。知吾心者。固知吾之爲澄泉也。不知吾者。見吾軒之扁。亦知吾之爲澄泉矣。請先生一言爲之記。予曰。吾未之釋學也。姑引儒言之。鄒國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蓋因夫子水哉。水哉而發也。吾儒以格致誠正而致齊平。則釋氏之澄念止觀。以見本源。自性天真。佛度人於生死波浪而歸之寂滅。豈有異哉。首座超出俗流。又游善知識之堂下。既得其手澤。施之心身者。又如此。其慕之也深矣。慕之深。故取之切。其不負懶翁也審矣。世之得懶翁以自號者多矣。如首座之慕之者。能幾人哉。予喜之甚。承其請而不復辭。第以病困。不能究其說。異日山中。坐石弄泉。滌清心。

熱當爲首座更言之。

谷州公館新樓記

谷之州。西海之窮處也。東接交州。北交平壤。山高水佳。一區平衍。州所理也。公館近北而環以閭闔。賓客之來。無所登覽。如在井中。知州尹商發。慨其故。伐樹誅茅。置小亭。政滿而去。金公繼至。則又曰。尹公非不能也。待我耳。乃與吏益拓其地。取材于山。陶瓦于野。閱兩月而斤斧之功告畢矣。於是走其客棣。通門侍衛。護軍徐允明。書求記。予曰。我國壤地。三面大海。北連長白山。附海州縣。樓臺相輝。冠蓋相望。游觀歌舞。四時之樂不絕。數百年如一日也。自海盜興。歲增月益。烽燧連晝夜。甲冑無寒暑。控海之地。骸骨而已矣。污萊而已矣。况其所謂樓臺者乎。丘墟狐兔。過者流涕。谷之州在京都北。可三百里。去海甚遠。其民不知烽燧。朝夕饗殮。春秋耕穫。外無一事。爲其守令者。政不煩而功易就。可知也。况其仁以撫字。義以施爲。民易寧事。易輯。如金公者哉。其役之興。可必也明矣。守令親民之職也。民安則斯足矣。安民在敬上。敬上當謹於遵條章禮使臣而已。金公其知所急也哉。公名承貴。官三品。觀是舉。可知其人矣。尹知州。又吾門生也。徐護軍。吾故人。宋氏之甥。故不以拙辭。而略爲之記。

陶隱齋記

古之人隱於朝者。詩之伶官。漢之滑稽是已。隱於市者。燕之屠狗。蜀之賣卜者

是已。晉之時。隱於酒者。竹林也。宋之季。隱於漁者。苕溪也。其他以隱自署其名者。唐之李氏。羅氏是已。三韓儒雅。古稱多士。高風絕響。代不乏人。鮮有以隱自號者。出而仕其志也。是以羞稱之耶。隱而居其常也。是以不自表耶。何其無聞之若是耶。近世雞林崔拙翁。自號曰農隱。星山李侍中。自號曰樵隱。潭陽田政堂。自號曰野隱。予則隱於牧。今又得侍中族子子安氏焉。蓋陶乎隱者也。陶者。舜之升聞。周之將興。以之爲地者也。方冊所載可見已。子安氏年十六。以詩賦中壬寅科。辭氣老成。同列猶以少故不甚畏之也。未幾學問文章日進。而不少止。淵乎其深也。曄乎其光也。周情孔思。層見而疊出也。向之老而自負者。翕然從子安氏。求正其所學焉。子安氏知文之必弊也。如周之季焉。泝而求其陶復陶穴之地。喟然歎曰。夫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天孰知其初之如是哉。上古朴略之風遠矣。不可追矣。今之制尚古質之甚者。惟陶爲然。茅茨土階之變也。而瑤臺瓊室作焉。汗尊杯飲之變也。而玉杯象箸興焉。而陶之用。未聞其有變也。雖變而不離乎質也。銅雀之瓦是已。天下之至大者。天也。至尊者。帝也。以帝者而事昊天。天下之大事也。天下之物。皆備焉。極其盛也。而其器則惟陶之用焉。制禮者。夫豈徒哉。必有所取之也。亦曰質而已矣。質之道。其天下之大本乎。三千三百。優優大哉。之所從出乎。子安氏崇仁其名也。無一事非仁。子安氏安於其中矣。而又以陶名其居。信乎其復於禮之本矣。天下之歸仁也必矣。

是達也非隱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今則明良遭逢，都兪吁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流示之爵祿而鹽其利，是以于焉者皆山林之秀也。而吾老矣，猶之可也。子安氏卓然勇往之時也，而以隱自名可乎？予與子安氏俱南陽公之門人也。同寮成均，相從也又久，故問焉以質之。子安氏其勗之哉。

朴子虛貞齋記

予既冠之明年，鼓篋璧雍。易家學也未得師，會先君同年宇文子貞先生以學官召至。予即上謁，進而自請曰：稽高麗李稼亭牛馬走也，願從先生受易。先生曰：中甫明易者也，吾所畏也。汝年少，汝父未必授。同年之子猶子焉，無患吾不汝授也。數日有所求，正先生曰：可教也。然易非少年所可學，吾且訓汝句讀。既踰時，進易義一篇，先生欣然曰：義理其殆庶幾矣。措辭失其序，余因援筆而書。如雲行流水，略無點綴。予拱立案前，喜形于色。先生曰：章不已就乎？然此易之粗也。汝數年後當自知其精者矣。僥倖科第，奔走職事，前功盡棄，況於新得。日消月磨，卒與未學者無少異焉。惜哉！壬寅科狀元朴子虛，號其所居曰貞齋。蓋取諸易也。一日謂予曰：子嘗理易，幸為我衍其義。予曰：乾坤，易之門也。乾坤廢，則加牝馬焉。尊無二上也。詩之二南風化，繫於后妃之貞也。是以配乾坤之重卦焉。禮之一人元良，形於萬國之貞也。是以致乾坤之交泰焉。乾坤二卦，足以

見貞之訓矣。而况虞夏商周之書，紀此貞也。故其理教如天地之貞觀焉。顏曾思孟之學，傳此貞也。故其道學如日月之貞明焉。貞之用，其大矣哉。子虛氏明敏之資，篤實之學，動而貞，夫一也。故其操履之確乎不可拔也。如松栢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雨露濡而不加榮，風霜摧敗而不加瘁。是以華袞賁如也。而子虛無慕焉。斧鉞威如也。而子虛無怵焉。所以周旋士林，和而不苟同。清而不苟異。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人固以貞目之矣。予也學易而未卒業，欲貞而莫能貞也。故於子虛氏深有望焉。子虛氏能保其貞也，則予也受賜多矣。異日撰中州集者，書子虛之傳曰：夫夫貞者也。知其貞而勗之者，韓山李穡也。豈非予之幸哉。子虛氏曰：先生止矣。是足以記吾齋矣。於是題其目曰：朴子虛貞齋記。或問：先生以易主而引書詩禮以暢之，獨不及春秋，何也？予曰：吾志在春秋。讀者不之察耳。雨露風霜，天時之春秋也。華袞斧鉞，王法之春秋也。春秋奉天時，明王法，一出於正而已。非春秋而何？併以著之。丁巳仲冬，下澣記。

聖居山文殊寺記

山之來遠矣。根於長白，蜿蜒千餘里。傍東溟南走又千里，停而最窿曰華嶽山。由華嶽南迤數百里而突起者，聖居也。我國祖聖骨將軍虎景大王之祠在焉。此所由以得名也。新羅聖僧曰義相者居之。或曰山之名以此。其一名曰九龍。虎景與獵者九人入山中擊獸，會日黑就巖竇宿。虎至當竇口大吼，九人相謂

虎必欲啗我。我輩中一人必有當之者。請各投筮。虎前。虎所噬。即其人也。於是皆投之。虎乃噬將軍笠。將軍即出。欲與虎鬪。虎不見而竇崩。九人皆不得出。故名九龍云。山之中浮圖之宮多焉。高峻寒冷。難於冬居。山腰以下。大抵不甚。引燬而荒者久矣。釋缺將重營之。請予筆其化疏。因謂予缺也。今功畢矣。亦能哉。予嘗有志游山。病莫能興。雖欲遂前願。又未知天之哀予否也。如天之福策杖以往。或扶輿以游。古木迴巖。樓閣風中。當嘯詠以舒懷。千仞岡一振衣。吹洞簫俯視萬里。豈不少慰予鬱結之抱哉。殿宇像設鐘磬。日用什器。蓋亦粗完。其大檀越星山李侍中樵隱之夫人河氏也。出財以助。施主名氏具列于左。且叢為一錄。永鎮山門。俾後有攷焉。蒼龍丁巳冬十月日記。

永慕亭記

清之楸洞。郭氏之田在焉。郭氏因廬其中。耕稼以供賓婚喪祭之用。饗殮之具。粗給不願餘。仕于朝則或廢而蕪。若復不顧。已則携妻孥往耕之。讀書哦詩。藁夫耕叟與之談咲。而於勢利漠然也。郭氏之大父狀元公。在至元間。忠直有文章。世祖皇帝混一天下。惟日本氏獨不庭。乃曰懷遠以德。莫尚招徠。其令高麗。馳一介明諭朕意。於是高麗君臣。隕越承命。慎簡可使者。書狀闕其人。人皆以計避。獨狀元公有願行之言。或以白宰相。宰相大喜。入告于王。出命狀元行。婦

翁崔諤欲謁宰相覆奏。狀元公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既去果不歸。君臣哀之。授官與田。今之楸洞是已。長楸出騷經。釋者曰猶言喬木。指故國也。其子正郎君終身悲號。不樂仕進。年七十餘矣。而慕之益深。其孫通憲公作亭洞中。引水種蓮。謀所以養其志。靡所不為。正郎公嘗曰。幼失嚴顏。吾悲何言。汝幸官達。吾喜可知。而吾無恙。汝又在傍。吾定不及汝矣。其謁文當世秉筆者。書吾東望之思。以示子孫。於是名之曰永慕。蓋朝而慕夕而忘。非永慕也。子而慕孫而忘。非永慕也。朝夕如一刻。子孫如一身。其為慕也不曰永乎。通憲公徵予言久矣。通憲公予同年也。慷慨有志。在法司則執法而已。不畏強也。在言官則敢言而已。不避事也。是以行省之詰而綱紀益振。海島之竄而聲名益張。持斧則嚴明而已。不務於苛察。專城則撫字而已。故稱其公勤。狀元之忠直。正郎之孝思。蓋兼之矣。宜其致身華顯。冠冕士林。而立於朝也。未嘗有終歲之安。楸洞之居。未嘗有間歲之離也。三槐王氏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而狀元公忠義之報。如是何耶。天之報善人也。以名焉。以位焉。以德焉。其致一也。有德而名不聞。有名而位不稱。君子不患也。而德之不稱。其位名之或過其情。君子之所大畏也。今通憲公之德之名。天之所以報狀元也。若其位也。雖顯矣。士論則猶慊然。有不滿之望。然年才耳順。見用與否。未可以前知也。則天之報以位也。與其否也。皆非今日之所可決也。天將大其報。故遲之。

耶。何其宜報而尙未之報耶。天之定未定久矣。予將於郭氏焉徵之。鐵原崔氏八十而生子。今其孫至多也。郭氏未有後無患焉。天必有以厚郭氏矣。郭氏無後矣。天果未可必矣。永慕亭丘墟矣。天果未可必矣。使天而可必也。郭氏何患焉。

水原府客舍池亭記

池臺坡榭。遊翫之所也。於世道何與焉。然國家理亂之迹。州縣興廢之由。於是乎在。蓋朝廷清明。上下豫安。則吏樂其職。民安其生。非有池臺坡榭。何以形容大平之盛觀哉。法令苛暴。賦歛繁重。則民咨於野。吏困於官。雖有池臺坡榭。豈能獨樂哉。然則水原府新亭之作。可無記乎。府理東北隅。舊有池。蕪廢已久。全君成安爲守時。慨然有志於興復。乃鑿而深之。中爲島以翼新亭。財不出於官。役不及於民。及其成也。州人見之。相顧驚駭。以爲何其成之易耶。必異物之來相也。何不吾役而能若此也。吁。全君其知使民者歟。會全君內遷。而秘書少監安君。出按楊廣道。嘉全君爲政之能。走書於予曰。全氏之迹不泯而傳之後。惟在於文。子母辭諸。予惟水原。按部所理。控制諸州。是以爲一道所輻湊。然其盛衰興廢。亦爲一道先。今全君威惠並至。撫集得宜。又能不煩細民。廣我國家大平之美。安君職察民風。樂道人善。皆可書也。異日穡也。功成乞退。道過斯邑。若值荷花開時。必停車上亭。以讀吾此記而後去。

淳昌客館新樓記

樓之有記尙矣。作焉著其功。名焉暢其義。舍是而強之。言亦難乎哉。淳昌刺史南侯。爲政既有餘暇。新作樓于客館之後。康君好文。以侯之言求記甚勤。規制面勢。庀工之多寡。用日之久近。則不予告。又無名義以措辭。觀其意。直欲使後之人。知斯樓之起於南侯而已。他非所急也。淳昌自有郡。館客于茲。不知其幾百年矣。而始有此樓。南侯無因於前。獨斷於己。以有夫幾百年未有之勝。據亢控遠。屹然爲一邑壯觀。樂其民以及其賓。夫豈偶然哉。予又念夫羣飛鳥革之歸然者。皆前日榛莽之餘。成其美而樂其完者。南侯之功也。不知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但存阡然之迹。其興悲而長嘆者。果何人歟。其相繼而爲民於斯。爲吏於斯。能體侯之心。有敗易之。有毀葺之。使不至於阡然者。抑何人歟。雖然。凡享其成功者。必思其始爲之人。後之登斯樓者。必曰南侯之所作也。因以議其爲人。侯之名。豈不由是而益傳乎。侯名徵。有政事才。溫雅守禮。與予通家交。故不辭其難而強爲之言。

松月軒記

前林觀寺住持玉田禪師。以吾座主歐陽先生所書松月軒三字。求記於予曰。泰定間。西天指空師至東國。予以夙因。見而悅之。遂從之。薙髮受戒。吾徒群居。雖有約束。如禮家然。然於山水間。從容自得。尤所好也。天曆初。吾師被旨還京。

師吾從而西。天下之壯觀皆在焉。然車塵馬蹄揮汗如雨。甚不自樂。是以名山勝地之游。殆無虛歲。獨巴蜀之行。危公既序之矣。而未果。雖然。予之所懷。人或不知之也。故以松月名吾軒。初吾之在吾鄉也。長松之陰。明月之夕。所以清耳目而爽身心。使塵念頓空。似境非境者。蓋未嘗頃刻而忘于懷。故舟浮江淮。馬馳燕代。吾身之所至。皆松月之軒也。及倦而東歸。則童子時所見之松月。蓋自若也。而吾身則老。此所以托之子而為身後謀也。予固知師久。師之道蓋高而不俗者也。師平生喜從當世名公雅士游。盡得其禮貌。而於藝又能精鑑書畫。博極今古。如翰林承旨歐陽原功。集賢學士揭曼碩。國子祭酒王師魯。中書叅政危太朴。集賢待制趙仲穆。道家如吳宗師。皆為之題贊叙引。集賢待制趙仲穆。真人張彥輔。吳興唐子華。又為松月軒傳神。今皆失之。惜哉。師之行實。苟不孚于人。彼諸公者。其肯與之游乎。其肯形之詩文。苟焉以稱美之乎。由是觀之。松之在山。月之在天。猶有聲色之可言也。師之在松月之間。已非聲色之可累。而况松也。非蒼然。月也。非炯然。貫之靈臺者。即其書所謂清淨法身是已。是豈可以在山之松。在天之月。議吾師哉。師名達蘊。玉田其號也。俗姓曹氏。昌寧人有。為今上元從功臣位政丞者。師其季也。

幻菴記

予之未冠也。喜游山中。與釋氏狎。聞其誦四如偈。雖不盡解。要其歸。無為而已。

夢者寤則已。幻者法謝則空。泡歸於水。影息於蔭。露晞電滅。皆非實有也。非實有焉。而不可謂之無。非實無焉。而不可謂之有。釋氏之教。蓋如此。稍長。縫掖十人。結契為好。今天台圓公曹溪修公與焉。相得之深。相期之厚。復何言哉。及予宦學燕京。修公亦入山。今三十年矣。間或相值。信宿則別。迴思前日詩酒淋漓。何可復得。信乎其如夢矣。信乎其如幻矣。玄陵歆公之風。再請住持大寺。公皆辭之。雖逼迫入院。不久棄去。蓋視世如幻久矣。嘗一典十員法席。一年未竟。而玄陵賓于天。公於幻之味。益親嘗矣。青龍惠禪師之來京也。公以書索予記。曰。身之幻。四大是已。心之幻。緣影是已。世界之幻。空華是已。然既曰幻矣。是可見也。是可修也。見其可見。修其可修。非如指月指矣。是吾平日所立之地也。夫豈入於斷滅哉。又有所謂三觀者。單復以成清淨。定輪而起幻。銷塵之術。貫乎其中。則幻之益於末學也。非淺淺矣。此吾所以表之居室。而使聞吾風入吾室者。皆得以自省也。不然。闕寂蕭灑。閑居之境。何必立名立言。以架屋下屋哉。予固知公久。又於功夫。選獨公開口的答問意。又知公名不虛得。出於眾萬萬矣。今觀名菴之義。非以自表。將使游其門者。有所據依。為其用力之地。故不以文拙辭。又作歌以寄之。曰。白雲兮行大虛。長風兮卷滄海。其來兮何從。其去兮安在。菴中高臥兮閑道人。月作燈兮松作蓋。重為告曰。後之讀吾記者。當學幻人心識。然後知修公之為人矣。知吾作記之意矣。請高着眼。戊午夏五月二十又

六日記。

砥平縣彌智山潤筆菴記

韓山子既筆普濟浮圖銘。則告其徒曰。普濟我先王之師也。道尊德高。國中誰不致敬。趨下風聞緒論。以爲終身之幸哉。獨稽懶於伺候。雖竹院僧話。亦未嘗一及於耳。是以普濟之出入禁闥。揀擇功夫也。亦不敢輕以進謁。變吾所守。蓋道不同。不相爲謀故也。師既示寂。有舍利之異。師道之益信於世。闔國奔趨。惟恐不及。稽又病。無由致意於其間久矣。有旨撰其銘。則不敢不奉教。但未知普濟之可吾文與否耳。雖然當世大儒秉筆者不少。而稽獲承是命。夫豈徒然未嘗不自幸。且自悲也。既而門人行禮於僕。曰。潤筆。予却之曰。師先王之師也。稽先王之臣也。以先王之臣。而銘先王之師。禮不當如是。使先王無恙。親賜臣。臣當辭謝。矧今先王在天之靈。臨之在上。臣敢貪冒。自納於贖貨哉。師之弟子。必欲報師恩者。修舊寺之廢。一以裨補國家。一以安處徒衆。則雖不潤吾之筆。其潤普濟之餘波。以及於物者。當益無窮矣。此釋志先志守之奔走。與夫定安君夫人任氏。今爲比丘尼。名妙德。德捨財而彌智之有是菴也。此韓山子之有是記也。後之居是菴者。惟普濟之舍利。舍利於其身可也。吾儒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請銘其座右。其檀越名氏。具錄于后。戊午秋八月記。】

砥平縣彌智山龍門寺大藏殿記

大藏一部。某官某之所施也。始置于江華府龍藏寺。避不虞也。自庚寅歲。倭人犯濱海郡邑。而江華當要衝。尤被其害。具氏孫女卒。萬戶印璫室卒。宰臣吳子淳室謀曰。吾大父歸依大法。而施大藏。不幸爲賊所躪。亡失者幾半。盍補正之。於是移之敬天寺。籤題函藏。完舊若新。則又曰。茲寺又近水。去龍藏一間。余莫如深山密谷之爲可保也。適彌智山智泉等化大藏于京中。具氏喜而告其故。泉等樂其得大寶。於是無爲而成。得有所歸。施受可謂兩無心矣。而龍門有寺以來。未備之事。一旦而集。具氏之子孫。雖百世無復有憂於大藏。且以慰乃祖之靈於冥冥之中。則龍門天龍八部。當護大藏。如護眼目矣。具氏可謂能後矣。予素不樂釋氏之教。聞千函萬軸之說。初恠其多也。及聞其目。則曰。經曰。律曰。論。而經詮佛語。菩薩語。律以著其儀。論以演其義。非盡出於牟尼之金口也。至於羽翼其道。言稍近理者。輒收入之。宜其千函萬軸之多也。有學其學者。目其書而心其義。求千聖不傳之妙。於尋行數墨之間。斯不負其師之教矣。若曰。一彈指頃。大藏已轉。則鹿野苑。跋提河。數十年間。人天圍遶。當作何事。觀邪。雖然。溪聲便是廣長舌。睫在眼前長不見。學者當自體之無忽。大藏殿凡三間。其施財以助之者。北原郡夫人元氏也。戊午秋八月日記。

東文選卷之七十四終

東文選卷之七十五

記

松風軒記

李穡

曹溪倫絕澗。號其所居曰松風軒。請予記。予曰：松之有心也，貫四時閱千歲，所以不改柯易葉者，必有所以然。風之爲物也，順八方動萬物，所以無滯形跼跡者，亦必有所以然。試觀之，千巖萬壑，一坐其地，左右視聽，靜縛客塵，渙釋俱盡。絕澗何所爲哉？目覩焉而已矣。耳聞焉而已矣。聞之有動于心耶？視之有動于心耶？其必有遺視聽而不累於其間者矣。則蒼然而異於群卉，穆若而異於衆聲。爲日用中清淨受用，亦何足尙哉？而絕澗方且扁其所居，又以號於人曰：我松風軒。一閑道人，而方內外亦從而稱之曰：松風軒。倫絕澗所居也，無亦贅中贅歟？雖然穹窿在上，則人指之曰天也；磅礴在下，則人指之曰地也。有身以起居，有屋以出入，無所扁無所表，不幾於群鳥獸乎？尋師訪道，代不乏人。有知師名者，必躡躡斷崖，不避路滑，則皆曰：吾將以扣松風軒也。因以拂疑網，開眞關。灑然披松風於心體之間，則累劫昏滯，將無一點餘矣。其及物也，復何言哉？予之臥病久矣，幸而得師。雖曰聽瑩，夫豈無少得哉？雖不吾請，將有所贈。矧先之乎？是以忘其鄙拙，作松風軒記。且告之曰：松風軒，盡大地皆是也。雖在千

萬里外，當惠我一陣清涼可也。不然，吾之熱惱，何日而濯，請無忘。是爲記。

清香亭記

舅氏中樞致政公，植蓮小池，將結亭其側。走書問名與記。穡今病餘，惟春陵光風霽月是慕，遂取其香遠益清之語，略述其義。天地之判也，輕清者在上，而人物之生，稟是氣以全者爲聖，爲賢。其於治道也，馨香而感于神明，求之三代盛時，可見已。春陵當宋文明之世，追悼五季晦盲，否塞之禍，推明聖經太極之旨，以紹孔孟之統，而其所愛，乃在於此。至著說以明之，猶以爲未盡其意，特結之曰：蓮之愛同予者何人？則寥寥千載，所以警動後學者深矣。穡也，皓首窮經，日以景慕。幸而舅氏愛同春陵，故其喜躍也，爲異於平日。吾想鄉先生賓客之至，舉酒聯句，晴波兩岸，風葉烟葦，似畫非畫，非詩似詩。蒼顏白髮，酣歌其中，是爲葛天氏之民歟？羲皇氏之世歟？心寧而體舒，氣完而守寂，不獨蓮香之清也。而舅氏之清德，當益遠播，爲子孫之遺矣。異日告老而歸，卜隣隙地，得以陪杖屨，更爲舅氏賦之。戊午冬至前九日記。

樗亭記

門生己酉科狀元柳伯濡，題其所居曰樗亭。請予記。予訊其義，伯濡曰：樗櫟散材也，故終天年。我東方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益齋侍中也。益齋自稱曰櫟翁，蓋必有所取也。濡在先生之門，視益齋猶大父也。子思述中庸，亟稱仲尼道

之所出也。身之所出也。今伯濡優游省垣。冠冕異常。行路辟易。入以孝吾親。出以友吾友。揚揚至于今。皆益齋侍中波及之餘也。故取櫟以名吾亭。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慕之也深。故親之也切。親之也切。故比之也彌近。而不知讓焉。幸先生演其義。予曰。吾少也。不讀詩。草木之不知也。益齋之言曰。櫟之從樂。樂其無用也。蓋謙詞耳。今子既曰散材。是亦無用焉而已矣。天下之物。無不可用。而木之用尤多。宮室之居器皿之用。朝夕之不可無也。戈楯之備車輿之具。緩急之不可無也。則其入用之材。皆可知已。今伯濡不此之取。而惟櫟之是求。真樂於無用者矣。益齋自號櫟。而終身廟堂。歷事五代。道德文章。聞天下。伯濡可謂知所慕矣。益齋不世出。人固不可不知量。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志者取法於上耳。不可以自暴自棄。伯濡其益勉之哉。道德也。文章也。天豈靳人乎哉。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伯濡無怠於明誠之教。則於體物不可遺之地。自有呈露而不可掩者。尙何無用有用之可言哉。

石犀亭記

光之州理。三方皆大山。獨北面平遠。而南山之谷出水者二。水之來又遠。是以合流則其勢之益大也。可知矣。每年盛夏。雨霖既作。狂奔猛射。破屋宅。齧田壟。爲民害不小。爲之長者。寧不重爲之慮乎。南山之下。置分水院。古人所以殺水勢也。而卒莫之分。於是二水交衝之地。積石爲城。使水小西而北流。地勢北下。

水順其性。民之害斯絕矣。迺作亭於水之故道。正據其中。分引湫流。繞亭四面。如壁水之制。亭之前後。累土爲嶼。樹花木。凡二所。浮橋以出入。坐嘯其中。如乘桴于海。而群島之出沒於烟濤雲浪之間。信乎其可樂也。回鶻僦天用之。南游也。得至其上。既還京。以牧使金侯之書。求名與記。予曰。大禹理水。見於禹貢一篇。大抵順其勢而導之耳。秦孝文王用李冰守蜀。冰作石犀壓水災。及酈道元撰水經。石犀已非冰舊。然後之言水利。害者必稱冰云。因以求冰之心。可見已。是以杜工部作歌行。乃曰。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凋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蓋調元氣平水土。二帝三王之事。而二帝三王之心。之政。後世之所固有。而未嘗頃刻之亡也。然必求詭恠不經之說。以爲經濟久遠之策。則工部之心。又可見已。雖然。孔子嘗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石之鎮水。愚夫愚婦之所共知也。象之以犀。必有其理。抱朴子之書言曰。刻犀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則犀之爲物。可以辟水災。彰彰明矣。又况石爲山骨。犀又郤水。水於是避之必矣。水既知避。又導之下。霈然無少齟齬。日趨於空曠之地。滔滔汨汨。至于海而後已。水患何從而復作。邑居何從而不寧。書作斯亭。當不在貶例矣。故以石犀名其亭。而取工部石犀行爲之本。又以抱朴子爲之證。而斷之以春秋之法。俾後之人。知亭之作。禦水災也。奠民居也。非徒爲游觀設也。登是亭者。考名思義。其必起敬於金侯矣。侯名賞。知印宰府。掌令憲司。爲政有廉能名。

築隱齋記

門生宋文貴改貴以中字日彰。取版築之築。名其所居曰築隱。求予記曰。文中之少也。父母愛之甚。愛之甚則欲其身之顯于世。其心可知也。凡顯于世者。三曰儒曰吏曰武。而吾之氣質。近於儒。故名曰文貴。嗚呼。父母愛子之心如是。可不深致其思乎。文中私自念曰。人人之身。有良貴。天爵是已。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士君子之所大欲也。直欲求人爵而不顧天爵。則非吾儒者之事也。天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一中而已也。故更以中。中。天地人所由立也。貴無對焉。則於父母命名之義。不少反而吾之所以用力者。亦有所據依矣。非有慕於河汾也。願併記之。予曰。中之訓。中庸盡之。夫何庸贅。然日彰既以中自命。而所居則曰築隱。予以是知日彰有志者也。中之用。著於語默。見乎行藏。其體則卓爾而莫可從也。於是築室自居。環堵蕭然。日彰之中在焉。茅茨土階。聖人之用其中也。瑤臺瓊室。後世之失其中也。日彰之中。予益慕焉。今夫士大夫。得志行己。華其居。豐其食。內以適其欲。外以夸其榮。惟日不足。幸而傳之子。又幸傳之孫。蓋無幾也。至於席未暖而移居。壁未乾而易主。築隱之室。非此之類也。明矣。但未知瓮牖歟。圭竇歟。繩樞歟。華門歟。如陶復歟。如區脫歟。上雨歟。傍風歟。所可必者。談咲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耳。日彰偃息其中。其必有所慕焉。非傅巖之野乎。高宗之夢與否。又在乎天矣。日彰惟中之是執焉。終

身于築非所惡。以形旁求非所欲。中乎在人乎。在天乎。福善禍淫。厥類惟彰。天道自不僭也。日彰其益勉焉。

圃隱齋記

予讀魯論。至樊遲請學圃。夫子曰。吾不如老圃。予以謂遲也。從聖人久矣。仁義禮樂之不問。而汲汲於此。果何意哉。聖人之志。未嘗忘天下。遲也不及知之歟。聖人雖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委吏乘田。皆在官者也。在其官則盡其職。盡其職者。非獨聖人爲然。凡爲君子者。之所共由也。沮溺耦耕。之對不恭矣。夫子責之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則聖人之志在天下。可謂至矣。老而不遇也。刪定讚修。垂教萬世。則若可以農圃矣。然猶未之聞也。然則遲也之問。不獨自鄙。又不足以知聖人也。明矣。雖然。聖人以天自處。其視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故公山之召。亦不遽斥。陽貨之禮。亦不遽絕。千載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爲心之苦矣。其鄙遲也之問。宜矣。至於遲則其自處。必不敢企顏子。顏子猶在陋巷。則其不學干祿而學圃也。何傷哉。由也求也。見責於夫子。至欲鳴鼓而攻之。遲也親見夫子怒形于色。心自語曰。由也求也。我同列之良也。而尙如此。矧我輩乎。不仕則隱。不隱則仕。退而求吾終身之地。莫圃若也。於是乎問其所以爲圃之說。誠於中而發於外。其樞衣函丈。悲惋低回。所以不得已之狀。又可以想見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周之治所以不可及也。以聖門速肖七十。從游三千。而

學圃之間。起于其間。豈不益可悲也哉。烏川鄭達可。歌鹿鳴而賁丘園之束帛。擢狀元而擅文苑之英華。續道緒於濂洛之源。引諸生於詩書之圃。尤以善說詩見稱當世。奉幣金陵。浮舟日本。專對之才。可謂不負所誦矣。嘗曰。折柳樊圃。則因晨夜之限。通乎天道之有常。十月築圃。則因寒暑之運。而知民事之有序。民事治于下。天道順于上。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吾舍此何適哉。於是。以圃隱名其齋。求予記。予曰。井田之法。二畝半在田。圃之所由始也。但未知其時。亦有隱乎無也。巢許隱矣。食不可一日無也。其爲農圃也。可知已。今達可隱於圃。而立于朝。以斯道自任。抗顏爲學者師。非其真隱也明矣。將與牧者陶者而伯仲乎。己未春二月庚申記。

寶蓋山石臺菴地藏殿記

寶蓋山石臺菴。比丘智純。請予筆其化疏。未幾。又來曰。吾持疏走公卿間。得米布。可以給吾用矣。吾老矣。猶懼一旦。身先朝露。不及見功役之畢。然吾志也。不可不使後之人知之。欲其繼吾志。又不可以口舌傳。敢請先生一言。予曰。浮圖氏善幻多技能。故其興作。易於拾芥。梵刹之相望。靈跡之有赫。不可勝紀。寶蓋山地藏石像。亦其一也。地藏瑞應。世所共知。雖不筆之記。可也。獨純之拳拳于此。其心不可泯滅也。是以書其語。又以勉後之繼純者焉。善乎純之言也。生死信無常矣。故曰。今日雖存。明亦難保。人之生死。可謂大事矣。缺鏡照不遺。故於

歸依乞丐之際。祛其昏惑。昇之聰慧。古今已驗之跡多矣。今純也。既崇信而奉事矣。地藏之所以益其智與否。吾未之敢知也。則後之精勤以求之。其得聰慧與否。吾又未敢知也。雖然。人之心。與佛菩薩之心。本一也。故在諸佛不增。在衆生不減。至愚之人。一旦能有以悔罪求哀。發其本然之善心。於俄頃之際。則本心之全體大用。宛然呈露。與夫一生宴坐。全提單提。而有得者。無以異也。夫豈止於小聰小慧而已哉。既以此語純。又訊其規制。則曰。地藏石像三尺餘。石室高六尺。深四尺。廣四尺。今純所作之屋。北簷覆于石室之上。每雨則簷溜流石室北。蓋所以庇石像。且以便精勤者云。

巨濟縣牛頭山見菴禪寺重修記

懶翁之師。指空也。曰。達順者。先在堂下。戒行緊潔。同列皆服。懶翁亦奇之。故其爲王師。領袖萬衲。尊榮無對。獨順師至。與之交禮。順師雖走避。懶翁竟不敢自尊。是以凡在懶翁門者。敬順師致禮。悉出心悅。非曰吾師尊之。吾輩姑從而尊之也。順之爲人如此。重修巨濟牛頭山見菴。以宏幽谷。所錄功役始末。走神勒珠上人。求予記。案其狀。新羅哀莊王時。有僧曰順應。曰理定。入中國。聞寶志公有遺教曰。我後三百年。當有東國二僧至。吾道東矣。於是謁志公。眞身得其法。以木爲驪。仍載華嚴經以歸。此牛頭山見菴之所由作也。山中又有元曉義相。慈明三大士遺跡存焉。今道正菴慈明菴是已。見菴既廢。未有復其舊者。至正

庚子。釋小山。有風水學。愛其地勝。謀於順公。順公與大施主判事。金臣佐及其門人曰某曰某。卽鳩材庀工。五閱歲而落成於甲辰某月。蔚然爲一叢林矣。於寺之良隅。建懶翁影堂。以致追慕之誠。於是山門之事畢矣。順師欣然坐對三十八峰。矜語坐客曰。天作地藏。以遺其人如此耶。曰。此峰其名曰某也。曰。彼峰其名曰某也。歷數三十八日。惟不足。順師之愛山也。可謂成癖矣。珠上人言之如此。故併著之。己未六月。

疎齋記

仁山崔彥父。新作室于王殿洞之東峰。塗墍茨將訖功矣。陟穿洞下孤柳。問名於牧隱子曰。予無才又多病。不能伺候。攀援之勢無所接於吾身。然自丁酉決科以來。今二十二年矣。由掌書記補三館員。累轉至今。摠郎禮儀司階奉常。未嘗一日去職。歲糜廩粟。則非不爲有司之所知也。然入仕久矣。而官未離於四品。吾之命也。吾之疎也。命受於天。非所當怨。人非疎我。而我自疎。何人之尤。且以近日豪材傑儒。多蹈禍敗者觀之。則吾之疎未嘗不甘心以內足。夫何敢有慊慊之意於斯須之頃哉。吾將以扁吾室曰疎。子幸記之。予曰。疎吾所試也。學之疎。鹵莽滅裂矣。吾雖悔可追歟。事之疎。官曠職廢矣。吾雖悔可追歟。交友之疎。舊故見遺。邂逅見猜矣。吾雖悔可追歟。君臣機事不密。害成。將陷於危。又非一再。事上之疎。吾雖悔可追歟。凡此四者。有一於身。足以棄於世矣。而况四者

之并乎。是宜廢黜。而官兩府再提文衡。病居食封君祿。又將五年。疎之於人。爲益大矣。吾之所試者止此。今子又揭之室之楣。安知子之疎。他日不爲我之疎乎。進學益勵。居官益勤。交際益信。則遭逢雖晚。當展素蘊。必遠過於吾。立事立功矣。其收疎之效。必不瑣瑣而已矣。如天之福。二老相携。綠野堂上。唱酬歌呼。蒼顏白髮。得終天年。則世之膠漆以爲固。城府以爲深。卒之露敗解散者。其有羨於疎齋當如何也。疎乎。將與子同歸乎。

無隱菴記

天台嵩山寺長老。全義李氏之良也。仕族也而棄之。學浮屠游曹溪。首四選矣。又棄之入山中。直探佛髓于心地。未竟。其父強之試僧選。乃選於天台。擢上上品。而無量義處得三昧矣。辛丑兵燹。山林幾無遺。師奉父母逃難。安然如在室中。父母大喜。聞者亦服其爲人矣。不幸父母相繼卽世。師攀呼廬墓側。終三年。雖吾儒有志行者。鮮有其比。師之所守。必有以異於人矣。川寧縣母氏之家也。山水之勝。杭稔之饒。易於度日。非如崎嶇深邃。啖松栢栖煙霞。絕世而莫與隣。則師之所居。當有搢紳儒雅之往來。然地稍僻。人又罕至。師之心可知矣。幸而東亭南游。會晤酬唱。惟日不足。師之所居。則無隱菴也。東亭旣愛其人。又樂其有梅竹水石之勝。至于今不能忘于懷。使予記其菴。以寓思慕之意。予曰。名菴之義。吾蓋未之知也。獨吾夫子有二三子。吾無隱之語。吾平生所用力而未見

之地也。今師異端也。不足以語此。雖然師之心。既非常髡矣。既孝父母矣。既愛君子矣。則吾儒者當進之又進。不當以異端麾之也。嗚呼世之覩面目而厲然其所為者。皆隱之類也。而師洞然無纖毫芥於其間。謂之無隱。名不虛立矣。吾試觀之。菴之中有人焉。人至則如見其肺肝也。菴之外有山而明。有水而清。所謂纖塵不立之境。則人也。境也。堂堂落落。橫亘十方。豎窮三際。誰復更覓主人公哉。予病也久。思欲一游山水間。以快平昔之懷。無隱菴儻容吾一宿也。不請以為記。

六益亭記

上洛金直之。予同年進士也。年長吾四歲。甚相善。日相從。不忍別。則夜同宿。挑燈哦詩。直之之父母。亦喜其好學也。厚以酒食。啖我輩。予至今不能忘也。予既僥倖驟登宰府。再知貢舉。直之猶為諸生。出入棘闈。每考闈畢。則語于心曰。直之。今又如何。及榜出。則直之不第。心自痛焉。雖直之自痛。亦何加於予哉。由是知公於心。不如公於法也。直之長於詩律。幸今詩賦取士。直之又丁外艱。不得赴試者。兩科矣。嗚呼悲哉。然直之之心。猶未已也。不得於世。則必悶于心。求所以娛心之術。莫如山野之自適。晨昏之自養焉。於是卜地於尚之支縣。曰青驪者。作室以居。取晉處士陶靖節松竹菊三益之語。益樹以桑栗柳。而自名其亭曰六益。求予記。予曰。損益之象。著於易卦。不必言也。損益之友。詳於論語。又不

必言也。直之好吟詩。詩之比興。蓋其所得者深矣。予又何敢贅哉。然賓客之登斯亭者。未必皆知直之之心。名亭之義。故略述直之之拳拳於六物者。以告焉。松之有心。竹之有苞。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之所取也。菊之隱逸。隱者之所取也。桑記幽雅。衣裳之本也。栗著楚丘。祭饗之用也。柳之為物。因時感人。忘其私而勤於奉公。給於用而易於求取者也。直之居於其中。觀寒暑之推移。樂時物之變化。隨感而應。吟為詩歌。入於無形之形。嚼其無味之味。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直之雖不得於世。其所以自得於身者如此。嗚呼。與齒去角。造物真靳人矣。吾今也憂病困頓。至于九年之久。適足以延吾年。直之之不遇而老也。宜得以娛其心。而寧其軀。為同年奔走摧頽者之所跂也。六益。益其德乎。益其壽乎。直之真吾益友矣。己未四月二十二日記。

送月堂記

李少尹來語予曰。家君棄官。老于開寧。于居之西。置一室。端居。心西方。口誦其世界之主之名。久而易服。如真浮圖氏焉。然其飲酒愛客。猶前日也。而先生末由至其中。家君思先生則不少置。如得先生一言。懸之堂之壁。是家君日對先生面。而少慰其懸懸之情矣。願名之。又衍其義焉。予曰。公吾所從游者也。其輕世肆志。雖古高士。無以過之。蓋衣冠之胄。而宦不甚達。勢有所必至焉耳。訊其面勢。則平野大川。金鼇之山。在其南。直指之山。在其西。東北衆山。低揖簷外。鑿

池堂前種芙蓉楊柳以寓所慕之幻境所托之隱居幻境卽所謂西方隱居則晉處士也臨流望月情興悠然雖吾儒何以及李氏父子間哉雖其志在於棄世遠慕西方之人而扶吾之綱常以興慈孝之風以善一鄉之俗蓋可知也送月堂不可無記矣予病久矣乞骸骨將老咸昌而未遂也如天之福得償所願匹馬往來百里山川一樽風月當叙舊日從游之樂大作送月堂詩一篇爲公歌之停杯一問纖阿其少弭節乎少尹名軼是予姻親云是爲記。

平心堂記

曹溪安上人見予于黃驪江上求記其平心堂曰吾師幻菴所命也先生幸衍其義予儒者也道聽竺教不敢發于口姑以所學言心在天地曰明命賦之物均矣而人最靈然其氣稟拘於前物欲蔽於後三品之說所由起也聖人憂之立教以明倫克己以復禮於是上下四方均齊方正矣此吾說也師之師善談祖意吾所慕焉者也心之體用析之精矣吾又何贅二十八代達磨大師初得神光將心覓心安心之頃全體妙用呈露靡遺傳至六祖法周沙界矣吾又何贅至於靈山拈花付伽葉以涅槃妙心則西乾東震代不絕書宗匠多矣吾又何贅上人非常倫也超出等夷無與比肩立故當選佛也得登階之號觀法無高下入道無彼此故其心也湛然如古井隕然如大地或運如神龍而雨天下心豈可以易言也哉吾儒者用心以平治氣以易所以修齊而及天下平耳上

人之志非止此也具萬德備萬行爲三界導師而已矣是遠乎哉不遠也故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尙可議其平不平乎哉上人其思之嗚呼吾老矣贅語至此上人平心宴坐其肯吾言乎否乎不也。

負暄堂記

雪嶽上人懶翁弟子也師之卓錫神光移于圓寂于露骨于清平于五臺而住松廣自松廣而檜巖由檜巖而瑞雲吉祥諸山然後復住檜巖也上人皆從之朝夕熏炙頗有所得其與一宿覺雖曰異調然非日用而不知者所敢望也求予名其堂予之缺神勒上人在群中目其貌秀而靜耳其言簡而當予心奇之矣故不復讓乃以負暄塞責而告之曰師之師號師以雪嶽蓋取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之氣象也纖塵不立全體獨露迥出雲表非陰陽寒暑之所可得而凌鑠也明矣然血氣之所在性命之所存淡澹以實其腹麤衣以掩其體則雖絕學無爲者亦所不免也吾想雪嶽冬居瓶水凍爐火灰井冰合寒冽甚矣朝日出高峰入短簷温温乎其可親也負之瞑目氣舒而神融雖犀帷鳳炭深閨之煖無以過之扁之堂不爲虛美矣夫至道無形因物可見而物與我又非二也雪則寒日則暄暄氣舒寒氣縮非獨吾身也天地之道也而其至理存乎其間心焉而已矣心之微雖曰方寸至道之所在也故不以寒熱故有小變堂堂全體蓋天蓋地矣上人宴坐所求不在斯歟不在斯歟予之熱惱熾甚對師

煎茶。未知何日也。

覺菴記

釋志先扁其所居曰覺菴。從牧隱子求記。予諾之。而久而未即與之。非靱也未暇也。其求也。又厪則不得不略言之。鄒國有曰。天民先覺者。述伊尹之言也。志尹之志。宜以自表。今先也。釋氏也。奚取哉。殷而上夏也。下周也。周之衰而釋氏始。尹之志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以天下自任也。至矣。其風被于中國。而及于西域。則釋氏獨得之。推而又大之。於是曰。三界曰三世。蠢蠢者皆吾之分也。吾當拯其溺而食其飢。喋喋焉鼓其吻。汲汲焉勞其身。而不少郵。則與尹之志同矣。惟其毀冠裂冕。去父子群禽獸為異耳。吾儒者。或咷之不為過矣。然世教不古。人倫之敗。取笑於釋氏者。不小。則釋氏近於獨善。其風猶足以激衰世。吾不得不取之。時與往來。况其祝釐君上。其志可嘉也哉。今先也。又其徒之有志者也。走遠近不拘束。與人不較。及物是先。蓋所謂鐵中錚錚者矣。雖然。擬人必於倫。吾罪也。固知無所避。然視帖耳搖尾。則有間矣。吾罪當從末減矣。若夫其說則佛者覺也。吾尚未之詳。

雪山記

雪山。西域之山也。聞名而已耳。無由而識其真面目也。有牛禪者。取以自號。從吾言也。牛之在雪山者。最肥膩。而其潔也。尤甚。故其糞猶為戒壇之用。吾嘗竊聞其說於其書。而敢告焉。上人素知其事。故樂取焉。今之徵吾言也。吾蓋難於讓矣。語曰。繪事後素。素質之無文者也。能受五采。故譬之性。湛然不動。純一無雜。而為五常之全體者也。性吾所當養。儒與釋共無少異焉。牛禪者。戒以絕物欲之。或污其白也。定以拒物欲之。或亂其淨也。慧以化物欲而歸于其純也。潔不在牛。而在於我矣。吾之對師也。如在雪山之中。而雪山非遠矣。師以雪山自表。則雪山與師非二矣。其由戒而入于定。由定而發其慧。全體大用。純乎白淨。與佛而等。尚何疑乎。雪山真面目。在乎師矣。在乎師矣。

五臺上院寺僧堂記

釋英露菴。懶翁弟子也。游五臺入上院。見僧堂有基而無屋。乃歎曰。臺山。天下之名山。而上院。又大刹也。僧堂成佛之所。十方雲水之所會也。而可無乎。於是馳走募緣。崔判書伯清之室。安山郡夫人金氏。聞之喜。與崔謀出錢以施。而夫人所自施。大多。始於丙辰秋。功訖於丁巳冬。其冬邀僧三十。三十年坐禪。五年辛酉。是大半也。盛設法會。以致其誠。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已入矣。僧堂無故自明。眾怪其然。求其所自明。自聖僧前燭出也。眾乃大驚。今其焰山中。諸菴相續至今。世謂金氏至誠所致也。金氏目覩其事。益感益信。益崇其教。捨奴婢田土。以為常住資。恐後之人無從而知之也。求記於穡。穡亦驚歎曰。有是事哉。吾未之前聞也。夫燈燭也。有炷矣。有油蠟矣。然必有火而後光明出焉。今也不

火而自明。非佛之靈。何以致之哉。佛雖靈。又無因而赫厥靈矣。則金氏之名傳也宜矣。僧堂記不可不作也。

報法寺記

王城之南白馬山之北。有大伽藍焉。太祖妃柳氏所捨家也。所施田民。至今存焉。中廢者久。侍中漆原府院君尹公。與禪源法蘊和尚。同盟重營。始於至正癸未。工役將訖。又謀曰。大藏經不可無。於是取諸江浙。戊子歲也。撤所居西堂。以庇經。壬辰歲也。殿宇既備。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一闕。設落成初會。癸巳歲也。歲辛丑。設落成中會。冬為沙賊所蹂躪。殿宇器皿。經卷像設。存者蓋鮮。國家克復京城之後。稍修葺之。邀曹溪禪師行齋主席。甲辰歲也。歲乙巳。夫人柳氏亡。公且悲且感。督功益急。明年工告畢。歲丁未。又取藏經江浙。明年所須器皿。又完。則曰。此吾寺之再初也。乃設落成初會。歲庚戌。落中會。歲丁巳。邀曹溪禪師行備主席。歲戊午。始作萬日彌陀會。凡為屋缺間。不侈不陋。觀者起敬。夫人以三月初五亡。而公以八月初四生。故轉藏歲再者。用其日也。公之意。又欲用公棄世之日。嗚呼。其慮之也遠矣。施布一千疋。存本取息。又施田在富平府金浦縣。守安縣童城縣者。公之祖業也。又有田在金浦童城者。夫人之祖業也。歲用其出。未嘗求丐。檀越家。公之計可謂得矣。世之流汗傍門者多矣。能不愧恥乎。彌陀會已六年矣。公之康強。天或相之。至於大半也。必矣。尊經則三乘之教。

海。達于方寸之內。念佛則九品之樂國。在於跬步之間。所以脫舊肯增新福。而澤及於物者。又何疑乎。第未知後公而為功德主。於是寺者。能以公之心為心。雖累百世而不之替乎。否也。嗚呼。此公求記之意也。歟。公相立陵。巍然為德首。迄今朝野倚之為重。如太山。而祝釐報上。物我俱利。其心愈久而不少怠。豈不大為後人勸哉。廉左使仲昌父。以公命徵予文。且曰。史氏所當書也。是以不辭而為之記。

古巖記

曹溪辛亥大選天亘。吾同年崔兵部之弟也。兵部有弟。聞之久。未知其為浮屠氏也。遇于光巖。見其面如兵部。予益悲焉。兵部無子而弟又如此。何哉。一日來語予曰。吾之號古巖也。龜谷之所命也。吾所好古也。所居巖也。古故違今時。巖故遠平地。吾初學也。所以尚友也。所以避俗也。非僧揭諦之時也。請先生一語以自表。予曰。同年之弟。即吾弟。吾豈惜吾言哉。師既背師之兄。入于異端矣。然知敬兄之友。又知求文以慕吾儒。吾豈惜吾言哉。然師之學。非我學也。吾之學。非師學也。不幾於道聽而塗說乎。盤古遠矣。大禹氏奠高山大川。人得平土而居之。其巖巖幽邃。人跡所罕至。則虎狼猿鳥之所窟宅也。然山澤通氣。時出雲雨。以溉田野。自黃帝井田之後。至于今。其利博矣。飽食佚居。不知其所由來者。妄人焉而已耳。余與後生常言之。未知其肯吾言否也。獨亘上人。似也。名由實。

立故也。上人求其所以自命之義。以澤洽三塗。道行三際。為心包并而無古今。平等而無高下。必使覺性圓滿十方。清淨周遍。則古也。今也。巖也。平地也。皆吾方寸間全體妙用矣。面壁所叅。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有豎窮橫亘之異哉。上人既毀形矣。然不忍藏其名。則於世教。非漠然無心者也。故引黃帝大禹之事。以發其一端。而終之以其教。上人其自擇焉。上人之所居。誰之力歟。上人之所食。誰之力歟。同年之弟也。敢不以情告。

東文選卷之七十五終

東文選卷之七十六

記

呆菴記

李 穡

昇上人。受知玄陵。住光巖寺者十年。嘗蒙玄陵宸翰。日昇呆菴四字之賜。屢請辭去。竟玄陵世。不得如志。及今上即位。凡三辭。又不得命。遂挺身而去。上黨韓先生。遇之神勒寺。上人因先生請記呆菴於韓山子。韓山子將筆之。適星山李子安氏至。韓山子喜之甚。授之筆。曰。子其代予言哉。子安氏曰。是不難矣。呆從日從木。日在木上也。吾與上人所居。岸東海。則出日之地也。日之出也。浴乎咸池。拂于扶桑。此呆之所以從日從木也。吾嘗南游鷄林。上佛日寺之東峰。凌鴻濛。瞰大海。時味爽色未辨。水天下上。乍明乍晦。乍赤乍黑。變化歛翕。吾實駭焉。少選日輪躍出。瞥然升于天矣。光明粲爛。可數毫髮。向之扶桑。如在目中。吾實快也。今上人其亦嘗觀於此者乎。其取以扁諸菴。則吾所不知也。以吾儒言之。曰。明命。以天言也。曰。明德。以人言也。顧明命。明明德。學者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心之明也。赤子匍匐。將入井。是心之暗也。不能純乎明。不能純乎暗。是學者之未定者也。學有緝熙。光被四表。學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此日之拂于扶桑。升于天而無所不照者歟。上人游江南。遍叅達士。於其學不問可

知也。第未知得與中原文獻交際。而求一言之益乎。必嘗有以吾所言告之者矣。韓山子莞爾而笑曰。子之言是矣。何當見昇上人質之。遂書以爲記。

清州龍子山松泉寺懶翁真堂記

懶翁真堂。名山福地皆有焉。韓山牧隱子。秉筆紀始末久矣。今其徒覺連。又來曰。清州龍子。有石彌勒石塔存。實福地也。連走于邑居鄉社。謁清信男女。得財若干。作屋三間。戊戌八月畢功。垂我懶翁真于其中。僧居左右偏。所以朝夕香火。報師恩也。請先生記之。記誰不能爲。記真堂先生事也。予曰。翁之塔奉教銘。翁之真堂爲其徒記。吾於翁則漠然不相攝。以吾不及游翁之門也。然翁真堂由我而傳于久。使後之人知翁名。實賴我筆。則與平昔親炙而無所補益於身後者。豈可同日語。吾之幸也歟。翁之幸也歟。抑又連之幸也歟。因緣會遇。當付之一笑耳。

寂菴記

華嚴大選景元。住興王寺未幾。絕去世網。超然雲水間。衲衣蔬食。將終身焉。而氣豪志潔。人之見之。無不愛敬。予之往來。暨寺也。始內交焉。元公嘗師事懶翁。翁名之曰寂久矣。今得孟雲韓先生大字以扁。徵予文爲記。且曰。二覺歸於寂。教之極也。三觀終於寂。禪之極也。功行已斷。知見不立。俱忘永嘉是非。直透達磨功德。是吾志也。然先生何能知之。予之在山也。晝而一鳥不鳴。夜而孤月又

出。水流花間。雪壓松上。獨立固寂。群居亦寂。寂之有味。舌難以旣。吾是以扁之。吾菴。吾觀先生似避喧者。然未必知吾道也。故略舉二覺三觀達磨永嘉之說。而終之以山中之事。先生何所取乎。予曰。吾儒者。自庖義氏以來。所守而相傳者。亦曰寂而已矣。至于吾不肖。蓋不敢墜失也。大極寂之本也。一動一靜而萬物化醇焉。人心寂之次也。一感一應而萬善流行焉。是以大學綱領。在於靜定。非寂之謂乎。中庸樞紐。在於戒懼。非寂之謂乎。戒懼敬也。靜定亦敬也。敬者主一無適而已矣。主一有所守也。無適無所移也。有所守而無所移。不曰寂不可也。治平政事之明効。位育道德之大驗。師之寂也。其亦普利含識之源本歟。如或稿木其形。寒灰其心。而滯於寂。則與吾儒之群鳥獸者何異。吾儒之絕物也。釋氏之罪人也。吾與寂菴。當善自圖。不流入於一偏可也。若夫山中之寂。屬之師而不屬於我。我奈何我奈何。

重房新作公廨記

洪武癸亥冬十月初吉。鷹揚護軍裴矩。來致其班主密直崔公之言曰。吾重房修造記。敢煩先生。乃出功載。大廳三間。西廳三間。樓庫三間。南廊九間。門一間。塗墍丹牒。外繚墻垣。亦一大役也。材易以直。不足則都統崔侍中助之。巡軍布二百五十疋。近仗內廂監門尉正分曹赴功。其工匠則髡而家居者。受傭競進。雇車輸材。差官董役。始于五月廿四日。訖于九月晦日而畢。予曰。何其能哉。官

有是役而民不知。上有所爲而下相勸。近時所罕聞也。董役官曰大護軍鄭承可。鄭將畢而公差代之者。廉致中也。終始是役者。唯裴君。其下曰。郎將崔愉。金乙鼎。曰。別將裴天碩。曰。散員尹英烈。又其下都將校元乙富。書者李林發。書役鄭圭夫。是舉也。班主所指揮也。下逮書役。皆得牽聯以書。不曰榮矣乎。予惟文武之爲國家用也。在身如兩臂。在車如兩輪。固不可偏廢也。然時有理亂。用有重輕。今茲多艱。我輩政當束之高閣。則武職之爲干城。爲爪牙。爲國司命。可知已。崔公忠直有名。爲上所知。叅掌機密。而溫溫其恭。在朝者亦皆慕之。軍校之樂附也宜矣。卒雖有緩急。踊躍用兵。端可期矣。况茲微役乎。稽年十五。以父廢。白身受別將。亦一鷹揚舊校也。班主徵文。何敢讓。且虎官尙簡。故直書其事。而辭不敢煩。班主宰西班。八上將軍之最尊者也。是以兩府宰相。多兼其職云。

南陽府望海樓記

南陽府在三國時。號唐城。入本國中世以來。爲益州。州之洪氏。自太祖興時。有翼戴功。諱殷悅者。是已。世爲大族。至江都末。南陽君誅權臣。反政王室。生文睿。府主。爲兩朝大母。陞之爲府。蓋山川靈異之氣。鍾而休祥。以基夫萬億年無疆之業。固不可以他郡縣等夷之也。故重其守臣。亦必慎簡。海亭漁叟鄭侯之至也。以爲日之有出入也。水之有源委也。雖遠且大。善其術者皆能知之。况君上之所自出乎。爲之臣者。固當敬止而毋敢忽也。矧余光被德音。得爲君上所出。

其地之守臣哉。是以夙夜惟寅。務以德先。化其吏不敢加以政。惠其民不敢施以威。莽歲大和。利無不興。而害悉去之。迺作樓于州理。以壯瞻視。以娛賓使。揭名曰望海。使其子國子生彝。徵余文爲記。且言曰。州舊有池。久廢不修。上葺下淤。居人雜畊其中。州人相傳池之龍。徙它境。其後乃涸。然莫知其信否也。侯旣至。命浚而築之。是日黑雲暴起。東南風雷隨之而至。州人望之。矯矯見龍之尾。及池而下。池水沸三日。白氣翳然不止。老幼嗟異。余曰。心之用大矣。一定其心。則天下無足爲者。鄭侯敬止之心。洞達無間。故明則人和。幽則物格。是樓之微。何足道哉。故先書郡故。後錄龍返之由。以告來者焉。侯名乙卿。字善輔。以幹材行于世云。

清州牧濟用財記

清在楊廣道爲牧。與忠公連壤。多土豪。吏奉法民稍馴。然臨之者或寬或猛。或苟焉得代而去。故其吏民無以異他州。出地毛奉公上。豐館餼待賓客。率無定法。或至厲民。民以是困。吏以是橫。弊成也久矣。其寬猛得中。修明廢墜。亦皆利止一時而已。至於立經。久可傳之制。彌縫上下。舊弊去而吏民安之者。蓋鮮矣。龍駒李氏慕之。予成均生也。同列稱其學。會執政知君。舉爲叅官。近例又不許叅官入場屋。故不得試。然自視與已試者無愧。觀其理清。足見其學矣。蓋予所謂鮮者。慕之當之矣乎。清爲倭所蹂躪。閭巷赤立。不自持。慕之受命莅之。咨訪

規畫。噉之撫之。再莽而澤洽。民親吏法。政聲聞于朝。當代不代。以惠其民。慕之雖困於久外。而朝廷愛民之心著矣。慕之樽節之久。得米白者二十石。糴七十石。小米八十石。糴麥三十石。布一千疋。布米用之則竭。不若立本取息。為可繼也。則又念之曰。吾去而代吾者。人人如吾心。則本也存。或不然。息將安出。是不出數年。吾法廢矣。嗚呼傷哉。則又念曰。口以授筆。以傳。非不盡其道。然非其人。則人或褻之。如得當世喜為文詞者。記其事。其傳也必廣矣。清人雖火。吾板不得竟滅之。後之為使者。携此記以來。問之曰。記如此。今其米布安在。則其人無辭矣。於是致書於韓山子求記。而伯氏判閣公。踵門趣之。予太史也。聞善必書。故書為記。

雲軒記

華嚴宜公。頃投我詩篇。味其味。自謂得詩僧矣。別久住玉泉。寄我書數百言。命意造語。直欲與文人爭錙銖。予乃知宜公。有志於詩文。甚篤。益思會晤。聞其緒論久矣。今夏來京。見訪曰。吾以雲名。吾軒請先生記。予既欲聞其緒論。乃問名軒之意。曰。公豈為色受。想行識所窘。思欲袂去浮雲歟。曰否。公豈慕信行。住向地。思欲直登法雲歟。曰否。予則翻然悟曰。是雲也。必其所臥者也。臥而安身者。山中之雲也。坐而縱目者。天際之雲也。軒暝則知雲之集。軒明則知雲之去。軒臨溪。愛其傍花。軒對松。愛其浮雲。月當軒。雲掩而過。則清光愈活。風入軒。雲隨而來。則寒氣愈增。宜公吟嘯其間。詩益高文。詞益入妙。自益甚矣。至於油然作霖雨也。澤洽生民。功高祀典。豈不大有助於世教哉。吾師及物之心。於是著矣。及物之心。前定如此。則其決浮雲登法雲。而慈雲之徧覆三千界也。可立待也。是為記。

嚴谷記

比丘尼華嚴谷。扁其居曰嚴谷。超禪師無學所命也。請予文以記。予聞華嚴圓教。具萬德。開一宗。洪纖鉅細。通塞明暗。有性無性。有形無形。至於煩惱解脫。同歸于一。而分毫無少異。况男女相哉。然是學也。吾未之詳也。姑以日用言之。起居有時。飲食有節。朝夕之嚴也。叅話有法。視聖有規。內外之嚴也。群居獨行。專意潔己。罔或懈弛。終身之嚴也。苟此三者無一之廢。斯近之矣。吾曾子有言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蓋其操存省察之密。即所謂約也。嚴谷婦人也。非吾之可近。且可教也。然為懶翁。可肯指以叅話頭。則百福裝嚴。可立埃也。華嚴五十三叅外。此乎哉。是為記。

中寧山皇甫城記

城中寧。固邦本也。府岸大海。草木多冬青。古稱樂土。仁王妃恭睿任太后。生毅明神三王。相繼即位。長興比古有年。由郡陞牧。所以旌異者至矣。民淳事簡。名賢才大夫。靜理無外慕者。多為之。至正庚寅以來。日本島夷竊發。作亂夜至。天